

是咁的，我同個 YouTuber 瘋狂做愛 | 《愛的紀錄》

作者: 倖存

Powered by [紙言](#)

關於更新

Hello 追緊故嘅大家好，呢個故會盡量每晚十點左右更新，好歡迎大家留言及追稿～

如果好反應會快啲更新同更新多啲！多謝大家支持！

01

「Hello ~ 大家歡...唉...嚟多次.....」已經第六次，曉晴第六次因為說不清楚而 NG 停拍。

「唔舒服？」我從鏡頭旁問，同時正在錄影的鏡頭也依然對著她身後的粉紅色床鋪。

「有啲搵搵咁.....」她向我微微吐出舌頭，那鮮嫩嘴唇與桃紅蜜舌，始終有種喚醒深谷野獸的力量。

「使唔使我幫你整返順佢？」我笑問。

「頂你咩...我要拍.....」雖然曉晴口頭拒絕，但邊說邊笑的她並沒有想反抗的意圖。

於是我唯有靠前，輕輕地吻了她一下：「噓.....」

「快啲.....」曉晴緊抵著嘴，臉泛紅得像是剛完成劇烈運動一樣，她並不知道紅色是讓人性慾幾何級數的提升的危險顏色。

如是者，我一下將她抱起上床，就這樣在攝影機 Rolling 的情況下做愛.....

「好香.....」我在她微溫濕潤的香唇前輕輕讚歎。

曉晴沒有回答，只是在纏綿蜜語之中甜笑，她的嘴唇時而緊抵、時而嬌喘，嘴裏呼出的熱氣瞬間又和我的呼吸交融，加上她乳白皮膚散發的葡萄柚淡香味，徹徹底底令我的男性荷爾蒙爆發.....

「你好淫...一個 YouTuber 對住部 Cam 做愛.....」我再靠近一點她的耳邊：「係咪想拍低畀人睇？」

「收聲.....」臉頰通紅的曉晴笑著點頭輕聲答後，喘氣聲隨即變得更加急促，而交叉於我頸後的雙手亦同時格外肉緊.....

曉晴加重兩分投入，我也再次加快速度。

「快啲.....啊...啊.....唔好停.....」一下，兩下，三下.....

終於.....

「嚟啦.....」

「嗯...！」

完事後，秋日陽光微微灑在粉紅色的床鋪上，合時宜得猶如是對我倆的祝福。

而我們這段關係...

應該要從兩個月前說起.....

「大概係咁啦，最主要都係唔好行到最盡就得。」藍太指著主人房和我身後走廊的盡頭：「最盡係我個女間房啫～」

「好。」得人錢財，就要聽話。

就這樣，她前前後後說了八條「守則」：活動的範圍、鞋擺放的位置、甚麼東西儘量不要碰……

但最重要的，似乎還是不要接近她女兒的房間——因為藍太說這句話時語氣較慢，眼神也變得銳利了。

藍太留著精明幹練的烏黑短髮，臉上的妝容不算濃但也感覺遮掉了一些歲月痕跡，我想她真實年齡大概四十中段，但看起來像三十八，當然這都是毫無意義的猜測，就算她是二十八還是五十八也無所謂。

「如果你仲有咩問題問 Eva 就得㗎喇，佢識廣東話㗎！」藍太和善一笑地指著在開放式廚房處理食材的工人姐姐 Eva。

「冇問題。」我點頭。

至於 Eva 的年齡我相信跟藍太相差無幾，不過身高是稍矮一點的米六五左右，留著 All back 馬尾黑髮，臉大如冬瓜的她，眼耳口鼻都像是配合比例地粗大了一點。我覺得這樣的「大」讓她看起來十分熱情，讓我初來的時候多了一分安心。

話說回來，聽藍太說，Eva 會弄很多國家的菜式：印、法、美、菲、日、英……就是不太會弄港式地道的美食。

「係呀，」Eva 回眸，笑容亦很友善：「隨時都可以問我！」

藍太和Eva的笑容，總讓我覺得她們很怕我辭去工作。

說回工作，我是要來訓練一個有過度活躍症、腦部發展落後同齡小朋友1到2年的七歲小朋友，不論用甚麼方法，嘗試讓他跟上同齡人的生活步伐。聽說這一家人前後請了四位特殊教育的治療師和導師來家裏輔助，其中兩位還是在行內頗有口碑的前輩，但都留不久，最後一個被請去協助的職業治療師是留下最久的，卻還是僅僅三個禮拜就被淘汰，而那人還是我工作時期認識，叫Yvonne的同事。

聽她說，藍太挺喜歡她，不過是那個小朋友不喜歡女導師，又對年紀較大的人比較容易反抗，所以無可奈何只能讓她來介紹一個人選來協助——而我，就是這樣有點奇怪的緣由接下這份工作了。

在來藍家之前，因為阿白的事，我已經有幾個月沒工作了。

回想過去，我的情緒長期都是維持在黑藍的憂鬱絕望色調，父母在我初中時已經離婚，後來到大學畢業後母親重病，我的工作壓力又幾乎要把我壓死，那時候阿白仍然跟我在一起，心碎的時候有人陪在身邊是一種值得感恩的事，你知道，至少有人會在你快要撐不住的時候給你一句安慰，告訴你她還在這——我以為那至少是上天給我的一點善良。

但就在接下這份工作的半年前，擊潰我脆弱心房的最後一槍終究來了——而那段時間陪伴我最多的想法，只剩下自殺。

不過或許這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此刻我仍苟且偷生著。反正——我是這樣走過來的，而又是在這個時間點遇上這份工作。

那天是我第一天來到藍家，因為想到自己不能出太多汗，加上藍太所給予的薪酬不薄，所以我是坐的士來的。而我覺得有必要說說藍家的家居，因為從第一下進門我就先嚇到了（Yvonne倒是沒跟我說過藍家的家是這個樣子）。

這裏的地板是用落葉松色的木紋磚的，玄關也是一般有鞋櫃和椅子的玄關，不算是很特別，但從客廳開始的確是讓人不得不暗自驚歎。先是55吋、幾乎毫無邊框的大電視簡約而優雅地置於彩雲玫瑰天然雲石牆前，黑大理石的電視櫃與後景的雲石配合得很有格調。3人L型白梳化本來以為是很難融入客廳的存在，坐在軟綿綿的梳化上等待的我卻已忘記了想象中的不協調感。

而此刻，故事又回到了剛才藍太向我講完「守則」的那一刻。

「咁我叫軒仔同你見面先。」藍太說，而我就坐在梳化上靜靜地看著邊檢查雪櫃邊哼著某些音樂的Eva，好像有點東南亞風情。

三十秒後，從走廊房間裏走出來的是一個穿著淺綠T恤和黑色短運動褲的短劉海男生，身旁當然就是拉著她前來的藍太。

「文哥哥。」他說，眼斜望著落地大玻璃外的白日，像是跟白雲對話一樣。

「Hello～」我揮了揮手，儘量展現我的善意。

「唔。」他依然看著白雲，即使我是他要求的男性導師，卻似乎一見面就判了死刑。

一片死寂，天空好白。

當然這是意料之內的，我向藍太點了點頭，示意她可以放心交給我，於是她便點了點頭，坐到開放式廚房前的二人吧檯去。

「呢到呢三樣，你最想玩邊樣？」飛行棋、五子棋、UNO——我以提供的有限選擇去至少讓他作出一個回答，這樣的方法總比他無動於衷好。

Yvonne

曾經說過他比較有興趣玩的是五子棋，但每次開始兩三分鐘就會開始丟棋子，我想他根本不是喜歡玩，而是隨便選一個遊戲而已，因為我覺得五子棋已經超乎他的程度——而這次亦大概是意料之內——他在三個之中指著的是顏色最繽紛的飛行棋。

「你識唔識玩飛行棋？」我問，他點頭，但我大概猜到他不識玩，點頭只是在敷衍我。不過一分鐘，他第一次擲骰後的呆滯反應就驗證了這一點。

「你可能唔記得咗規則，我簡單再同你講一次呀～」我儘量展露笑容，太久沒跟小孩交流，一來就要處理比較困難的個案，肌肉也有點僵硬、感覺也的確生疏.....我確實是有點太高估自己了。

他又再看著白雲，我在他眼前固然比白雲更透明。

「嘩，飛行棋規則係咁嘅.....」話音剛落，他就開始拿起自己的紅色飛行棋，放於另一邊綠色的飛行棋之上，然後，又再拿一個綠色的飛行棋疊在紅棋的上方，像在玩層層疊一樣。

他的忽視讓我感受到藍太目光的重量，我不過來了這裏十分鐘不到，就已經面臨他進入無人之境的窘況。

「軒仔！」藍太介入了：「可唔可以專心啲聽哥哥講呀？」

這可不好，家長介入就算不是最壞的情況，也已經不遠矣。

有那麼一刻，我彷彿預視到自己即將成為第五個，且最快被淘汰的導師。

只是，我的體內似乎有某種絕處逢生的隱藏因子，每當情況急轉直下的時候，我都至少能作出一個逆轉。

「唔緊要.....」我向緊張的藍太揮了揮手，她這才皺著眉頭坐回去。在我面前的軒仔則仍然在自己的世界一樣堆疊著飛行棋——但就在他第四隻棋子疊上去而整棟棋子失平衡掉落的一剎那，我忽然靈光一閃——總是在墮落的一刻，救贖的念頭才閃來。

「不如我哋鬥疊高？」我問，於是拿著一個藍色棋子放在黃色的棋子上，又隨即再用一個黃色棋子疊上去，跟軒仔一樣：「睇邊個疊得高啲？」

他沒有回答，只是像留意敵人的動向一樣瞥了一眼我那棟放上三個棋子的「棋塔」，然後又沉默地繼續疊高自己的堡壘。

Yvonne

並沒有多跟我提及他的日常情況或生活觀察，除了知道他房間很亂、總是無法對別人解釋自己的想法還有難以集中以外，我基本上對他一無所知。但我大概有種感覺是他不是那種太過動的 ADHD 小孩，只是非常容易分心的那類型，也就是俗稱的 ADD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

「咁.....」棋塔又倒落了，這次軒仔更是退步，第三隻就不穩地倒下。

我對物理學沒有專業理論的認知，但至少也知道要維持建築縱向發展的穩定，左右就要儘可能平衡，正常來說大概如此，因為世上沒有那麼多比薩斜塔。

軒仔不明白這個道理，第二隻棋子放在第一隻的左一半，第三隻又延續第二隻的傳統去放在左邊的一半，整個棋塔自然地就往左邊傾倒。

而就在我想跟軒仔對話時，走廊深處的房間開門了.....

「咦...」映入眾人眼簾的是一個身高米六、穿著粉色短袖黑短睡褲的二十出頭女生。只見她散著像被陽光親吻過的微啡八字瀏海，臉上的雙眸帶點戒備地望向我們。但這一切，都比不上她那短袖上若隱若現的兩端尖峰吸引眼球。

「唉呀！我唔記得同你講...」藍太站了起來，她的女兒明顯沒有想過家裏會有外人的出現。而很自然地，那女孩轉回身去從房間裏掏出一件外套來披上才抵著嘴唇出來，皺著的眉毛帶著點對母親的責怪。

但我必須專業，只能繼續跟軒仔對話。

「不如你睇我疊一次？」我說，開始示範要如何平衡，然後在第四、五隻棋子放下時刻意製造失敗的示範。

如是者，他像是得到九陰真經般又重新上路，不服輸地再次疊高棋塔。

我微笑地凝望著眼前嘗試挑戰我的小孩，同時餘光望到正在介紹我的藍太和她的女兒，我沒有把目光移到她倆身上，因為我知道我正在執行的任務是甚麼。

然而，軒仔很快又忘記了我所說的話，我必須要再用心地望著他的雙眼，實實在在地跟他交流。

「要推埋啲，因為咁樣佢哋先會不斷向上，如果你擺咗左邊少少，咁就有少少偏咗喇喎，如果係咁你都可以擺返.....」

當他看見我能一下子疊高到十個棋子的時候，那是他第一次「哇」出聲的時候，緊接著的，是他連忙想證明自己的嘗試。

不過，又是一個失敗，他在第五個棋子放上去的時候不穩了，大概是注意力下降的緣故。

「你有進步呀！做得好好。」我依然看著雙眼，這是他第一次那麼正經認真地望著我，然後有種自然而然的笑容浮現，於是又繼續嘗試。

一次又一次的嘗試，一個注意力不足的小孩，竟然在這個疊來疊去的遊戲中專注的二十分鐘。

而就在我再次抬起頭的時候，那個女孩已經不見了。

最終，軒仔成功疊到第八個棋子，但我知道他的注意力快要到了極限，所以只好一同休息一會再換其他玩法——我要儘量在短時間內知道他的喜好和習慣。

如果他是喜歡的，他很快就會投入在當中（雖然注意力上依然有所缺乏），但不喜歡的，窗外的白雲依然是他的好朋友。

我嘗試把飛行棋當成小時候玩彈鉛芯盒 / 擦紙膠的玩法去告訴他：劃一界線作邊界，兩棋於邊界中心，誰先用自己的棋子彈走對方的棋子出線就算勝利，他很喜歡這個遊戲，眼神總是可以透露想贏我的決心和專注，雖然，偶爾還是會分心和不時坐立不安地跳起來。

我又嘗試把紅、綠、藍三色的飛行棋各一擺放在他眼前，再用一個小杯子蓋著交換（大概像魔術那樣的經典橋段），嘗試以此去訓練他的記性和專注力，但原來他記性不差，即使我轉兩三次他都能記得——而且，他對這個遊戲沒有甚麼興趣，玩兩、三次就已經動來動去、眼神渙散。

就這樣的反復試驗後，我大概能得出他很喜歡刺激的結論——我想，下次我該帶一副層層疊或 Penguin Trap 來。

那天的小課堂結束後，落地大玻璃外已是一片如油畫般的粉紅色雲霞散漫空中，黃昏光采和微風如一團團纏綿的棉花糖，帶著一點甜香。

後來我知道了，原來那是藍家工人姐姐 Eva 正在泡法式洋蔥湯所傳來的陣陣湯香。

「你覺得軒仔佢點呀？」在軒仔去了洗手間的時候，藍太太快步走來我身邊詢問。

在她見證著剛才軒仔的變化後，眼神中的擔憂隨即讓位給了信任——當然，這份信任仍是不穩定的建立階段。

「我覺得可以降低一下要求，慢慢嚟先。」我在把情況簡略地說了一下後強調：「佢未必明咩叫專心、咩叫耐性……但透過遊戲嘅過程同解釋，佢會慢慢練習到。」

趁著軒仔還沒出來，藍太太又繼續解釋自己為何要找導師，包括希望他跟上同齡學生的進度（軒仔讀著同齡程度的小學），緊張的程度當然能讓我感受到她的忐忑，但這本來就不是一天、一個禮拜就能解決的問題。

「佢會慢慢好嘅，最重要係配合返佢嘅進度。」我微笑，藍太太也頻頻點頭，似乎是認同我的方向（只是我想每個來這邊輔導的導師都會說九成相似的話）。

而就在我準備離開藍家的時候，藍太太叫停我了，我轉身，只見她和藹可親的笑容熱情綻放。

「不如阿文你留低同我哋一齊食個飯？」藍太太問，在廚房裏的 Eva 也回頭等待我的答案。

09

「啊？我」我確實愣了一下，因為這樣的親近感來得有點唐突從一開始她有點不信任地想介入輔導到後來邀請我留下來進餐，不過是三個小時左右的過程。

「你有約人呀？」藍太問，邀請人留下來的時候倒是跟剛才聽我解釋軒仔情況時的被動很不同，這樣的進迫有點壓力，我感覺到自己的耳根有點發熱。

「冇嘅話唔使介意㗎。」她笑道，托了托紅色方框眼鏡後指著 Eva 說：「Eva 今晚煮咗啲法國菜，好好食㗎！」

「係呀，有洋蔥湯啦有Ma（一堆我聽不明白的菜式名）！」Eva 燦笑地指著開放式廚房上每個角落正在準備的料理，大概是鴨胸、薯蓉和法式燉蛋等等。

「唔好意思我今日約咗人下次我一定會留低食。」我有點不好意思地笑道，確實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雖然，並不知道要準備些甚麼。

但就在我婉拒了的時候，她們家的女兒卻同時回來了。

真是漂亮的時間點。

七點鐘，她回來了。

「Hi」這女孩有點不自在地向我揮了揮手，那嘴角上揚的笑意像是每天都要練習的笑容一樣。

「嗨～」我淺笑揮手，同時在她眼中看到一點自己——與陌生人相處時尷尬的自己。

如所有故事情節一樣，藍太帶著一家之主的笑容來到我倆面前介紹彼此了。

那女孩叫曉晴，藍曉晴，跟出門前不一樣，現在的她化上了一點純樸簡單的淡妝，我覺得她素顏有一種嬌嫩的美，現在的淡妝多了一分優雅，讓人一看能看出她化妝的品味很好。純白短袖和米白色的連身裙雖然簡單，但穿在她身上卻是很合襯而盡顯簡約文青的美感。

潛意識作祟，我不自覺地想起了方才她從房間裏走出來時沒穿內衣的身體輪廓，這樣的出場，讓人的腦海總是忽然重現那難忘的一刻——但我嘗試剋制。

阿文·Yvonne

介紹而來的輔導非常厲害剛才軒仔竟然可以頗集中地玩二十分鐘聽著藍太對自己的介紹，我只能不斷搖頭微笑——對於別人對自己太大期望，我一直有點不好意思。

「辛苦晒」曉晴向我點了點頭，固然也只是禮貌上的形式而已，我依然搖頭抵嘴一笑。

是在這個時候，我才留意到她手裏拿著一個摺疊過的粉色口罩。她生病了？那年還沒有任何疫情和禁口罩令，而我也並沒有繼續問下去。

「咁我聽日預你會留低食㗎喇啎。」藍太笑著輕拍我的肩膀：「你有冇咩特別想食嘅？」

「我都可以呀。」我笑著道謝，然後向藍太和曉晴點了點頭揮手道別。

因為要往門的方向而去，所以我跟曉晴的距離又拉近了。

玄關並沒有那麼寬，一個人站在右邊，另一個人站在左邊，即使不覺擁擠但也是擦身而過的距離。

不過是一秒微微的呼吸，她身上所散發的葡萄柚與柑橘混合而成的淡香味就讓我記住了，那是一種讓人嗅了會放鬆而帶點心動的氣味，是我從來沒嗅過的奇妙香氣。

12

離開藍家，樓下花園的園丁正在洗地，地磚面的水光映照著圍牆上的圓黃燈采，而我始終在想著曉晴身上的氣味，先是把人帶進一陣甜蜜多汁的柑橘樂園，隨後刺激嗅覺的才是那以微酸帶出對比的葡萄柚香氣，不複雜，但卻能讓人無法忘記。

她是那種讓人一看就愛上的女孩，很顯然。

這種感覺讓我想起了阿白。

然而我不想在孤獨的深夜回憶痛苦的往事，此刻我回家的話一定會陷入一陣煎熬，於是我只好在街上溜達，嘗試融入旺角熱鬧的人群中。

紅綠藍黃的霓虹下，每個人都像是影片開了兩倍速播放地走著，似乎有甚麼地方很趕著去似的。

而我大概也有地方要去，因為我想起自己需要買一些桌遊。

翌日，我在下午四點到了藍家。

軒仔今天穿著黃色卡通T恤和深藍短棉褲，氣息好像比昨天更好了，對著我也竟然會泛起一點信任的笑容，這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好像在荒島漂流了一個月後遇見善良的人類一樣。

Eva 在我剛來到的時候就應藍太要求出外購物了，所以家裏暫時只得藍太、軒仔還有我。

「文哥哥你睇睇？」意外的是，我還沒掏出背包裏的桌遊，軒仔就拿著家裏的那副飛行棋來到我的面前，然後嘗試去疊上去。

「我哋晚自己試，可以疊到十隻，同你一樣！」他有點自信地笑著，黑溜溜的眼珠中閃著亮光，我心裏一熱，覺得他的成功感純樸得感人，不是因為錢財、地位，而是因為單純自己可以做得好。

我看了看藍太，她也很自豪地點頭笑了一下，大概是見證著軒仔昨夜的練習。而此刻他正很努力地集中於棋塔的平衡，眼也不眨地疊高，我當然不會揭穿那棋子比我所帶來的棋子要來得大一半，平衡自然會更容易，因為我知道成功之處不是在於疊得多高，而是他開始領悟到一點專注的感覺。

後來，不知道藍太是不是也放心了，便拿起電話走進房裏去，皺著的眉頭似乎是要處理一點像工事一樣的事情似的。

棋塔疊完了，我把背包所帶來的層層疊拿出來，軒仔聽完規則後也很有興趣。

驀然，走廊深處又傳來了開門的聲音，跟昨天曉晴突然出現時的門聲於印象中的聲音重連，我驀然有種被喚醒靈魂的熱流竄過全身，好像甚麼都沒發生過，世界卻又猶如大變。

「不過呢個遊戲可能多一個人玩會好玩㗎。」我輕輕地向軒仔說，卻並不知道內心是不是真的這樣認為。

只見軒仔望著我思索了一下，耳邊傳來的腳步聲像是偵探書裏的提示一樣讓他的注意力被緊緊勾了一下。

真的是她。

曉晴從映著淡暖微光的走廊緩緩走出來，純白Beatles短袖和粉紅睡褲穿在她身上帶著可愛的活力。我留意到她那水靈靈的眼睛比昨天更有神了，大概是因為這次有準備才走出房門。

不過，我始終覺得她身上帶著一股很強烈的矛盾，以第一印象來說，感覺她是一個很自然而外向，現今社會很推崇的那種活出自己的人；但一旦是面對陌生人如我還有外出的時候，整個人所透露出的都是如楷書般的嚴謹格調，我想起了她昨天所戴著的粉色口罩。

「Hi~」她先揮手，笑容比昨天自然了一點。

「Hello~」她從我的眼前轉往開放式廚房而去。

「家姐！」而就在這個時候，軒仔似乎因為我剛才的說法而開口了：

「一齊嚟玩好唔好呀？」

「玩咩？」曉晴邊問邊在雪櫃裏找尋些甚麼。

「層層疊。」軒仔快快接上。

「好呀」曉晴對著雪櫃答應，然後從中拿出一個黑色托盤來：「你哋食唔食葡撻呀？」

「食！」軒仔點了點頭，飛快地跑了過去，而我也緩緩跟上。

「阿文呢？」曉晴望向我，第一次輕喚我的名字，動聽得讓我半秒呆呆不懂得反應。

那讓我開始想像如果我們在一起，我可以每天都聽到那動聽的聲音輕喚我的名字。

「我想要兩個。」軒仔在我還沒回答前就像餓壞了地先開口，剛好補足了我不懂反應的空白。

「你等人哋答咗先啦」只見曉晴像是有點責怪意味地皺眉輕笑，但她溫柔的聲線限制了威嚴，像責備又不忍心大聲說話的感覺。

「唔緊要。」我淺笑，的確不在乎：「我要一個就夠喇，唔該。」

曉晴點了點頭，往雪櫃去取出了正在冷藏的蛋液，這廚房有著開放式的淺木層架和收納櫃，加上L型緊閉式的乳白色櫥櫃，收納功能十分完善，視覺感覺也很寬敞放鬆。

曉晴揭開撻皮上的保鮮紙，然後從一個小櫃桶裏取出錫紙鋪在焗爐的焗盤上，然後再把一個又一個裝著撻皮的模具放在焗盤上，下一步則把蛋液倒進去。

「你哋平時都會自己整嘅？」我問。

「係呀。」軒仔雙手撐在櫥櫃上回答，曉晴補充：「其實係辛苦Eva㗎咋，主要係因為佢已經搞好大部分嘅嘢，我將啲蛋漿倒落去再焗就得。」

她輕輕一笑，充滿著女性的謙虛與知性美。可那始終是有種距離感的笑容，像是要在陌生人前建立維持某種形象的笑容。

「畀我試吓倒啦！」軒仔向那個載著淡黃蛋液的量杯伸手。

「等等」曉晴邊攪拌著蛋液邊說：「你要小心啲倒呀」

「得啦」量杯像磁石般把軒仔的手吸去。

我忽然就進入了一個家庭的生活，大概也是這樣的奇怪感覺讓我昨天拒絕了藍太的共餐邀請。不過，原來這樣的感覺也不錯——而且，我今天也是得留下來吃晚飯。

我凝望著曉晴手握著打蛋器在攪拌的認真模樣，開始希望她今晚會留下來吃飯。

香味漸濃，曉晴先是倒了四個撻皮再讓軒仔去倒，被填補的感覺總是很療癒的，而軒仔確實最後也完成了他的任務，把最後兩個撻皮也倒了四分三蛋液。

後來，曉晴把托盤放進焗爐，我本來就無意去多看甚麼，但那蹲下去的姿勢卻讓我的目光不自覺地停留在她那微翹的臀部線條上，我認為那是褲子的粉紅所作的罪，因為紅色總是能吸引我的目光。

總之現在剩下的，就是等待六個小葡撻在焗爐裏綻放的時間。

二十四分鐘，曉晴如此說著，就應許了跟軒仔和我一起玩層層疊。

我們三人一同在地板上席地而坐，又是那股難忘卻不膩的香氣飄在鼻前，剛才在廚房中還沒那麼留意到，現在倒是讓我又重新感受到那股香氣的魔力。

把三條又三條的積木交錯堆疊成積木塔後，我們就開始進行猜拳的方式決定誰先誰後，最後得出的次序是曉晴，我，軒仔。我想這是軒仔會挺喜歡的遊戲，因為這跟他把飛行棋疊高的玩法有點類似，而且更加刺激——而事實呈現也的確如此，在玩的過程，他那緊張的笑容無法遮掩。

「啊！Yes」他竟然能撐到第三輪，有點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和曉晴看著軒仔如此投入，目光因此相碰而會心微笑著。

輪到曉晴了，只見她上身輕輕靠前，鎖骨線條深刻地呈現在我目光之中。她玩遊戲並不馬虎，很認真地在找那條仍然可動的積木，這條微微抽出發現不行，便又謹慎地再插回去。後來，她把有點礙眼的左瀏海微微撥後而露出一隻白裏透紅的耳朵，在五秒後成功抽出一片生機。

就這樣，我們一條又一條地抽著，直到我深知軒仔將無法再從這極限維生的積木塔中取出任何一條積木時，我便放棄了那條唯一的生路，轉而勉強拉出一條積木——二十多層的木塔瞬間瓦解。

「Yeah！你輸咗！」軒仔有一種作為贏家的勝利光采綻放於臉上，而我跟曉晴的角色頓時在那一刻起好像有了共連的感覺。

不過很快，軒仔的眼神又漸漸變得渙散無力，手指也無處安放地按捏著大腿，我知道——是時候該休息一下。

於是後來，他把電視開上，在梳化前左跳右躍地看著下午例行播放的卡通片。而正當我在收拾地上亂成一攤的積木時，坐在我斜對面的曉晴也一同替我整理。

「唔該。」淡黃的日光剛好曬在她的側臉上，而她只是莞爾地搖搖頭，柔髮的搖曳又為空氣送來淡甜的香氣。

「你今日係咪會留嚟到食飯？」曉晴問。

我點了點頭，既然對方問到，我也就順便一問：「你呢？」

「會呀。」她倒是很自然地回答，還帶著一點藏不住的貪吃笑容：「今日Eva會整啲西班牙菜：海鮮麵、薯仔蛋餅啲你應該都有問題嘅？」

「OK呀，我咩都食嘅。」我補充：「不過就咁聽，Eva好似煮嘢食真係好犀利。」

曉晴笑著點了點頭，帶著像讚賞自己家人的語氣說Eva還有很多厲害的地方我仍未知道，日後有機會可以再從Eva口中瞭解。

我點頭笑著和應，心裏更想知道更多關於曉晴的事，我所不知道的事。

後來，她走到純白嵌入式焗爐前看看葡撻蛋液的漸漸濃色膨脹，我也靠近幾步去說了一句：「個顏色好靚。」

是的確很好看，猶如在一片翻滾的黃海海面中映照著幾朵棕色雲彩，而曉晴對此也是點頭笑著認同。

同一時間，她瞥了一下仍在看電視的軒仔，於是又向我走近了一點，一個可以小聲說話也聽得見的距離。

「細佬佢點呀？」她輕聲問，那是我倆第一次面對面，在如此親密的距離對話。

我還是跟向藍太解釋一樣的方式向她簡單地說了一下軒仔的情況，不外乎就是他的狀況會慢慢改善，且也真的能看見他對有興趣的事是可以專注。最主要的是不要給他壓力，耐心很重要。

曉晴邊聽邊點頭，眼球時而打轉時而聚焦在我的雙眸上，比起雙眼單純直望的聆聽者，我更喜歡與眼睛時而轉動的人對話，因為那讓我有「你在消化我的話」的感覺。

「其實」曉晴眼神飄了一下向軒仔那邊，然後又向我這邊靠近一點，喃喃地於我的側臉前七釐米問：「細佬嘅情況其實係咪配合藥物去治療會比較好？」

我有點意外她會這樣問，但卻也沒表現出這樣的反應來。

「其實係。」我說：「只靠藥物就係治標不治本，但如果配合藥物嘅話，其實大多數情況都係比較好。」

「不過」我還沒說下去，她就帶著無奈的眼神接著說了一句：「不過我阿媽唔會畀細佬去見醫生。」

「我正想講。」我點頭認同，彼此有點共連的感覺：「我嘅日都有同你媽媽講咗呢個情況，我諗佢都唔係好接受呢個做法。」

曉晴聽後微微低頭，我們依然靠得挺近的。

「不過都明白你媽媽嘅，ADHD係精神病患，好多人雖然都知道，但又同時會避免去面對呢件事咁，」我說，想了一想後總結：「好似一啲人唔想睇醫生一樣，怕睇完認定自己有精神病，一切就會更加嚴重。」

「大概人總係有一面係自己冇辦法面對自己，或者面對其他人。」曉晴看著我，清澈如水的雙眸中盡是理解。

「甚至，有啲人漸漸意識唔到自己嘅隱藏。」我說。

「唔」她眼望遠方思考著。

「咁又唔使咁擔心嘅，既然配合唔到藥物治療，就喺行為治療上加多少少功夫。」我輕笑著，曉晴望向我的雙眼，而我從其中感覺到一點溫暖的信任。

「多謝你。」她笑著撓撓耳後淡啡的秀髮：「真係麻煩晒」

「唔麻煩啦，佢已經算好乖。」我說。

以軒仔的表現來說，確實並沒有到十分嚴重，而我也有點不明白為何前面幾位導師和治療師會那麼快結束工作。當然，軒仔可能會有我還沒發現的面向——畢竟人往往在更熟悉後展露更多不為人知的面向。但也有可能單純是人與人之間的相性不合，這也是我們行內很常見的，經驗豐富的前輩並沒有保證會成功這回事。

不過當我說軒仔乖的時候，曉晴第一個輕聲反對：「咁都叫乖！？」

她皺了皺眉，笑著懷疑的模樣讓我也不禁跟著一笑。

「好似好多嘢想投訴咁㗎。」我抬了抬眉，鼻子輕笑。

「咁又唔係～」曉晴搖了搖頭：「你之前都有過好多類似小朋友嘅經驗？」

「都有幾年，嗰幾年我都係陪啲比較活躍嘅小朋友去培訓專注力呀、記憶力同耐性啲㗎，因為多人難控制，所以多數都係會單對單，或者最多一對二。」

「有冇咩技巧㗎？」她問：「要令啲好似我細佬咁百厭嘅人肯聽你講。」

「唔都有㗎。」要總結一個類似秘訣的東西總是不容易的——但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都係等佢哋覺得你同佢係同一陣線，你明白佢。」

她像醍醐灌頂的學生般為著這半實半空的結論點頭：「唔容易。」

我續說：「唔容易㗎，不過如果你永遠唔嘗試去理解佢諗咩，而係只係喺自己個角度去嘗試接觸佢，咁我覺得失敗嘅機率會好高——當然，都要睇一個人理解完之後會選擇點去做，後續嘅行為先最關鍵。」

「理唔理解係一回事，點樣去作出回應又係另一回事。」曉晴似是發問般作出結論，我點頭認同，正如不少人就算明白屠宰動物會形成大量痛苦卻也無法摒棄吃肉的行為；也如理解獨裁政府就是會控制人民思想、散播白色恐怖，但並不會安於或贊同這樣舉動的人民——思想與行為是否對應，才是箇中關鍵。

「有時候我都會明白細佬點解會咁做，但就係忍唔住會語氣重咗少少，好想令佢知道咁樣做唔好，但最後似乎又會於事無補，甚至造成反效果。」說到這裏，她忽然又撓撓頭地輕聲笑著：「好似啱啱咁。」

曉晴所指的是剛才準備葡撻時軒仔搶在我回答前就先開口於是她帶點責備地告訴軒仔該讓我先回答的事。老實說，我並不覺得她的語氣有任何問題，甚至覺得她那時候的蹙眉輕笑根本就是想捉弄人的天使臉上才會有的笑容。

「唔會啦，你已經做得好好」我說，她低頭一笑。

「而且你仲陪埋佢玩，睇吓佢不知幾開心。」我用下顎指了一下正在電視前舞動的軒仔，曉晴看了一眼弟弟，那如映著月色的漆黑眼珠中散發著一點無法言明的光采，帶著那種會把人的靈魂一下子吸近不少的力量。

「我好似慢慢知道你點解適合做呢個工作。」曉晴聲音很溫柔，而臉上有著耐人尋味的莞爾。

我輕輕聳肩一笑，沒有追問，世上總有些問題你會有「不必現在知道」的自然感覺。

而正當我打算多瞭解一點曉晴的時候，藍太的房門往後退了，走出來的當然是她，維持了許久的和藹笑容此刻卻煩厭得像是借了一半身家出去對方卻遲遲用藉口打發拖還的樣子。但同一時間，她卻還是得很規範地向我點了點頭（我對於自己的存在讓她無法在家裏盡然發洩，有種不好意思夾雜著慶幸的感覺。）才從玄關中抽出一對帆布鞋、手執著黑薄荷萬寶路快步離開家門藍太衣服還是沒換的深藍寬衣和白色直筒褲，大概只是到樓梯間抽菸放鬆的樣子。

我想起了阿白，那個抑鬱時暗地裏抽起薄荷煙的前女友。

不過此刻焗爐傳來的嘩嘩聲似乎告訴我：世上除了有「不必現在知道」的問題，也有「不必現在回想」的往事。

【22】

「我嚟幫手？」我問，的確覺得自己不能只是等吃。

「冇問題呀～」曉晴點頭一笑，焗爐旁的櫥櫃裏拿出一隻隔熱手套來。

焗爐門一開，醞釀了二十四分鐘的葡撻香味便如迎接將軍凱旋歸來的歡呼般熱騰騰地吹來，溫和的奶油味中夾雜著濃郁的焦香，我微微一嗅，跟身旁的曉晴笑著點了點頭，她邊笑道小心邊在旁協助我關上焗爐門。

軒仔這時候也笑著跑過來了，雲石吧檯上的焗盤擺放著六個飽滿的葡撻，蛋漿上的焦印有些似貓腳印、有些似笑臉，有點像隨意而成的藝術品。我脫下隔熱手套，跟她們一起咬第一口新鮮出爐的葡撻，一試則知皮酥脆而餡軟甜，咋滋咋滋、一層一層地在口腔爆發著甜而不膩的滋味。

「唔」我捂嘴豎起拇指，曉晴也同時閉眼笑著點頭，像是陶醉於音樂中的聽眾。至於軒仔呢，他已經一口兩口地吃完一個葡撻，而第二個也是用同樣的速度征服。

「家姐你食三個呀？」軒仔邊把舌頭當牙刷般在口腔中掃著殘餘的香味，邊看著盤上剩餘的兩個葡撻問。

只見曉晴搖了搖頭：「你要嘅話你食埋啦。」

「唔係呀，我兩個就夠。」軒仔摸摸肚子，大概對自己的胃口有著很準確的直覺。

「阿文你食埋個個啦，」曉晴忽然望著我說：「本身我都係預多個畀你，怕你食完一個唔夠。」

「啊？」我確實有點受寵若驚，但心底一暖：「你夠喇？」

「我本來都係預食兩個，夠嚟。」她搖頭。

「咁好啦，」我輕笑：「多謝你。」

橘黃的午陽剛好從雲朵後冒出，以不偏不倚的角度曬在吧檯的右側，曉晴微微側臉去感受陽光，淡啡秀髮與柔黃側顏像被暖日溫柔地吻過一樣。

「如果你有嘢忙，可以唔使陪軒仔都得。」葡撻下午茶後，我跟曉晴如此說著，同時藍太也回來了，臉色比剛才好了一點。

「嗯，」曉晴說：「咁我返房搞搞自己啲嘢先，麻煩你喇。」

「唔會。」我搖頭。

她的房間在走廊的最深處，而走廊最深的房間總是帶著讓人好奇裏面世界的魔力：在鬼故事中，那會是鬼怪躲藏而別人告訴你「不要去開」的房間；而在愛情童話中，那又會成為大相徑庭的敘述。

那個下午，在軒仔有點衝動地一舉破壞積木塔後，我覺得是時候提議他玩層層疊的另一種玩法——骨牌。因為骨牌玩的是軒仔喜歡的破壞，卻同一時間要有一定秩序的建立，才能達致破壞中有美態。

結果，軒仔像是第一次被遊戲感動般地對骨牌效應著迷，他發現原來努力專注地計算、搭建好的骨牌陣會一條接一條地被推倒，而且是從很小的動能中形成無法抗逆的倒塌——從建立中崩塌，於破壞中成就。

軒仔的集中力，總在構思如何破壞中維持在一個不錯的水平。

我想我大概越來越瞭解這個小孩，也同時知道是時候該休息一下。

大概是因為放心，藍太給我的自由越來越多，看著看著又回到房間去了，那時候 Eva 也已經回家在廚房裏準備食材，軒仔想到露臺去，Eva 向我點了點頭，說我可以也應該陪他去。

走出露臺，粉藍的天際中流著川流不息的淡紅雲彩，遙望過去，彎曲而延綿的山巒正準備迎接大半個小時後的夕陽，微微低頭，眼簾底下有著多不勝數的積木塔和玩具車，我知道，在眼底下走過的人偶，仰頭只能看見穿插在高樓大廈間隙之間的天色。

回到腳下的世界，此刻我所佇立的露臺約三米長一米闊，圍欄是以不銹鋼的黑色支柱造的，線條規律而有美感，當然是下了不少功夫。露臺左右都各放著一個嬰兒車高度的盆栽，我對花名並無研究，但這裏的空氣很怡人，帶著幽香的自然風輕輕吹來，十分愜意。

「文哥哥，你唔使讀書，係咪好開心？」軒仔迎著風，忽然問道。

「都唔係嘅讀書有讀書嘅開心，唔讀書又有唔讀書嘅唔開心。」我像繞口地回答著。

「點都會唔開心。」他得出一個灰色的結論。

「讀書好大壓力呀？」我明知故問，軒仔只是點了點頭。

我沒有追問，也同時不會作出類似「第日上中學 / 大學 / 出社會會更大壓力，依家好小嘢」的結論。

而我的沉默，讓微風得以靜靜地呼喚他開口。

老師覺得自己懶惰、很蠢（我皺眉，覺得這種忽視自己殺傷力的老師仍存在於教育界是荒謬至極的事）；同學覺得自己奇怪又好玩；他覺得自己難以融入任何一個社群。最後，軒仔說自己並不是那麼在乎這件事，用一種誰都會猜到他很在乎的語氣去說。

「唔緊要呀，你依家慢慢變得好緊，我啱啱同你一齊整骨牌，你仲玩得叻過我。」我說，他也輕笑。
說著說著，我們的話題無意之中變成了曉晴與他的日常。

「你覺得你家姐對你點？」

「OK啦，不過佢平時都好少陪我玩，係你喺到佢先同我玩。」軒仔這樣說，我有點不自覺的慶幸。

「佢平時都係會起房入面搞自己啲嘢？」

「係呀。」他說：「佢要拍片。」

「拍片？」

「係呀」軒仔從望著風景到望著我：「佢有拍 YouTube。」

「吓真係㗎？」雖然她的外型很適合走媒體路線，但我的確有點意外。

軒仔點了點頭，還跟我說了她的 YouTube
頻道名稱給我聽：「ZoeLand」，因為英文名叫「Zoe」，姓氏「Lam」跟「Land」發音也有點相似，所以就組成了「ZoeLand」的名字。

這樣的組合方式與她給我的印象，總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格格不入。

「你哋喺到傾緊咩？」忽然，露臺大門後方走來曉晴，她走進露臺邊，輕輕吐著悶氣。

只見軒仔像捉弄人成功地向我笑著：「秘密」

「秘乜鬼密」曉晴淺笑地皺了皺眉，似乎是想從我口中得出結論般。但我並不算容易才能得到了軒仔的信任，所以此刻唯有以開玩笑地方式指著軒仔帶過：「我聽大佬講。」

「懶神秘」她抿嘴一笑地斜睨軒仔和我。

如是者，我們三人就這樣在暖融融的夕陽下吹著夏日的風，聊著一些隨意想到就聊的話。從小學生活到桌遊，從桌遊到食物，直到我們嗅到廚房那邊傳來陣陣的番茄鮮味，我們仨才離開露臺到廚房那邊去觀摩觀摩。

那時候已經接近七點，Eva

正在以橄欖油大炒一番軟洋蔥和大蒜，她再一次在煮食時哼唱一些東南亞風格的輕快音樂，猶如 DJ 打碟般在平底鑊上翻炒。很快，軟洋蔥和大蒜已經炒香，於是她把砧板上已經切好的薯仔也一併倒進鍋上煎軟至刀尖順利穿刺為準，最後撒上一層黑胡椒粉和鹽調味，薯仔與拌料混和在一起的炸香伴隨著滋滋的彈油聲飄散到眾人鼻尖，味覺還沒被滿足，視、聽、嗅覺已經被這場感官盛宴好好招待，而主廚 Eva

還是可以悠然自得地邊跟我聊喜歡的食物和這道菜烹飪的心得，她說那是西班牙薯仔蛋餅，軒仔很喜歡吃——我覺得她有點小靚自己的廚藝，因為大概她煮甚麼大家都會讚歎品嚐。

藍家的飯廳以很有格調的五個純黑小吊燈作主要照明，燈光下的是一張六人鋪著果綠混白色餐布的實木飯桌，藍太坐在主人位，向左是軒仔和曉晴，向右是我和 Eva。

飯桌上正擺放著西班牙冷湯、海鮮燉麵、薯仔蛋餅、可樂餅還有肉丸，我是第一次感受到這種空虛的飢餓感，好像把身體所有動能都掏空了一樣，而我知道自己需要瘋狂地給填滿。

小吊燈柔和的光澤照耀著色調素淨卻工藝精湛的餐具，這讓我不禁回想以往所學過的任何一樣餐桌禮儀，忽然間，我感覺到這裏大概比任何高級餐廳都更需要表現這種禮儀，而且是極其嚴謹的那種——儘管直接徒手大快朵頤符合人的本性，但我還是把這種本我部分隱藏在冰山深處。

「呢個要趁凍飲。」Eva

笑著說，在我的冷湯上再灑幾滴初榨橄欖油，最後還撒上些許烤過的杏仁與綠葡萄，她說這樣會豐富它的滋味與口感。我喝了一口，恰到好處的鮮甜滋味一喝就知道是新鮮番茄才能煮出的好湯，爽脆的配料伴著清涼的湯水流進口腔，完美地填補了夏日有時過於炎熱的缺陷。

「Is it good?」Eva 忽然用英文問我，我點頭，把最後一口喝完作最好的回應。

而就在晚餐的中途，正當大家都很享受食物的當下，藍太瞥了一眼軒仔後以一臉和藹的笑容看著我說：「阿文呀，你依家係同屋企人定自己住緊呀？」

「我自己住呀。」我握著刀叉，咀嚼吞嚥後才開口。

「哦」她的臉上是一個讀不出個所以然的表情：「咁你之後可以多啲留嚟到食飯嘛，好似今日咁，其實我哋都有特別整多啲咩。」

「文哥哥嚟到食飯啦！」仍未待我回答，嘴裏含著肉丸的軒仔便已經笑著跟我說。

「你食完嘴入面嘅嘢先。」藍太皺著眉地望向軒仔又向我笑著搖搖頭，我微笑著，心中並不介意。

因為入屋的工作讓我突然像是融入這個家庭一樣的感覺我還是有點不習慣，對於藍太的熱情招待我也分不清是客套還是真心邀請，但我還是點頭道謝了。

那時候曉晴剛好也看著我，我跟她對過眼後又不禁低頭看回手中的白飯。

她的雙眼怎麼能如此優雅而淨美？我不禁在心中疑惑，但並沒有勇氣再次直視，只知道心跳加快得有一種按耐不住的感覺。

「呢兩日真係麻煩你。」飯後，藍太跟我說。

我微笑地說那是我的工作本份。

「如果啫係因為軒仔依家都放緊暑假。」藍太的語速變慢了：「如果你又有時間嘅話，不如我再開新一個 offer 畀你，你嚟我哋屋企長少少時間去 take care 佢好唔好？當然費用都會多返。」

軒仔不需要上學，讓我逗留久一點去進行治療訓練相關的工作當然也是對軒仔成長有益。

「可以嘅，我暫時都有空間。」藍家給我的月薪待遇已經夠我半年生活有餘，只是藍太這邀請來得突然了一點。但我的內心是認同和期待這樣延長工作時間的請求的，不知道為何。

後來我們暫時達成共識，比平日工作再多兩小時。

「如果有需要嘅話，你都可以帶軒仔出去行行，因為佢都好鍾意周圍去，可能咁都對佢發展有幫助。」藍太補充。

我點頭，當然也無所謂。

「Eva～」藍太向 Eva 招招手，待她過來後說了之後可能要陪我和軒仔出外一事。

「佢多數會想去邊？」後來我問。

Eva 聽到後高速運轉出答案：「公園呀、球場呀、商場嗰啲呀佢多人嘅地方都會鍾意去。」

「同小姐完全唔一樣哈哈，」Eva 淺笑地續說：「小姐最鍾意去藝術館、睇畫展、去海邊嗰啲。」

我禮貌地抿嘴一笑，藍太後來補充一句：「軒仔家姐佢做平面設計，兩姊妹鍾意啲嘢好唔同。」

平面設計師？我內心冒了疑惑，臉上還是一貫的笑意：「都好呀，個性互補。」

「但願係咁啦」藍太輕笑地和我道別，而在道別之前，曉晴已經回走廊深處的房間去了。

離開藍家之後，我立刻用電話搜尋了 YouTube

上曉晴的頻道來看，ZoeLand，訂閱人數三千多人，總共有五條影片，主要是講述一些 IG 限時動態的版面設計巧思，例如如何製作出文青風格、如何能有風格地作顏色配搭等，她並沒有多露面，全程只有配樂和字幕，好像跟我心裏預想的有所接近，因為我覺得她並不是那種會在鏡頭面前表露自己的人。

平面設計、藝術館、畫展、IG 風格設計

YouTuber 藝術型的女孩。我低頭呼了口氣，因為這讓我想起阿白也是一個熱愛畫抽象畫的藝術女孩。我不清楚那是不是她們這類人的共通點，但我覺得她們的肉體內都藏著另一個靈魂，然而，這與我們普遍為符合社會潛規則而隱藏的「本我」又有一點不同，以直覺作論，那是一種為藝術奉獻甚至犧牲的靈魂，這樣說可能仍然空洞無物，但無奈我已無法再準確地說——反正，就是我的感覺而已。

回家後已是十點鐘，我所住的單位是以前父母留下來的，兩房一廳，這三百多呎的單位是三十年前買下來的。房子缺乏裝潢，也沒有小屋改造的巧思。客廳大約是兩格公廁廁格的大小：一張陷下去的雙人舊梳化，一部過時的二十四吋高清電視，最貴的是那張黑櫻桃木茶几，偏偏愛品茶的那個男人已經棄家已去。

其實這裏的生活環境不算太差，而我也只需要交三月一期的管理費和日常的水電煤差餉等費用，比再租一個單位絕對來得划算。

不過這些大概也不重要了，我回家只是為了一張睡得舒服的床和一點個人空間罷了——若不是因為阿白以前時常來我家，那大部分剝落的舊牆我也未必會剝去重補。

我的房間只比客廳大一點，書桌上除了一部手提電腦、檯燈和文具等日常用品外就只有幾本放在桌上書架中的書本：特殊需要兒童教學與輔導的心得書、心理學分析著作等等都是一些工具書。

環視自己房間的同時，我不禁想知道，曉晴那走廊深處的房間會是甚麼模樣？好奇心，總是無由來地飄現與滋長。

洗了個澡後已是十點有半，這天的能量仍未耗盡，於是我便把房間冷氣開了，然後到廚房取出透明咖啡杯沖調 Mocha Latte。

突然的空腹感來襲，我忽然想起在藍家的那頓佳餚，還有曉晴身上散發的葡萄柚淡香味，孤寂是雜亂思緒的溫床，而這當中，似乎也是命定般無法自控地浮現著曉晴的臀部曲線。

甜焦糖與麥芽香氣四溢，我把朱古力塊完全攪勻融化後便再用咖啡機的蒸汽棒打出奶泡以倒至咖啡上，最後在奶泡面撒上薄薄的一層可可粉，猶如啡色雪粉落在雪地上一樣。

那夜我邊喝咖啡邊重看了《Taxi Driver》，然後用清水盛滿咖啡杯後便睡覺，最後發了個許久沒發的春夢，夢境雖然有點模糊，但對象很清楚。

呼

接下來的三天，我都如藍太所請求的早到了，早點來到自然能讓我作更多元或深度的輔導，雖然軒仔並沒有攻擊或大聲吶喊等外向性行為，因此在秩序的控制上並不算難，但現在還是輔導初期，我依然需要建立對他的認知，例如他破壞遊戲規則的原因、專注時所感到的困難等，這樣才能在中期時更順利進行學習訓練，讓他較容易融入在學的環境，不過這是後話，現在就如剛才所說，仍是初期的最初。

而也不知道為何，接下來的這三天我都沒再在藍家看見曉晴的身影，我在第二天向軒仔故作隨便一問她的動向，軒仔卻只回了一句「不知道」——而我的身份也不該在短期內問超過一次。

「阿文今晚喺唔喺到食呀？」自從我第一次留在藍家吃飯後，藍太在我每次在我來家輔導時都會問這樣的一句，大概是認為我要開口說留下吃飯很尷尬，所以她決定主動邀請，但其實她主動邀請久了，有時候也會形成一種壓力。

一個家庭晚餐被外人加入，偶爾一次半次還好，但若然頻率密了，只會是很奇怪的現象。

幸好在我笑著拒絕了兩三次之後，藍太也大概能揣摩到我的心意，便笑著說：「好啦，我哋如果真係整一次豐富啲嘅時候先再問你，不過你如果想留低食都唔使怕醜呀。」

我實在有點無法承受這樣的好意。不過，藍家對我的過分熱情也是某程度上讓我更用心去輔導軒仔的推動力——而或許，這就是她們過分關心的目的吧。

再次遇見曉晴，是下個禮拜一的衝突後。

禮拜一，我如常在下午兩點來到藍家，如常的以遊戲開始培訓集中力，相隔了兩天再見，軒仔似乎更期待與我相處的，我當然十分慶幸——不過也一如前幾天般，藍家中沒有曉晴的身影——直到，一個門鈴響起。

「軒仔，你帶文哥哥返自己房玩住先。」藍太從防盜眼看到門外之人後說，臉上看起來壓抑著很多情緒，跟平日那張除了和藹可親的笑容外看不到其他情緒的臉沒有太大分別。

但 Eva

見狀後也立刻回到了工人房，那讓我意識到確實有點事要發生。我本來以為軒仔會帶我到他的房間，然而他卻從自己的房間裏抽出一張木凳，然後把我帶到走廊的最深處。

叩叩

「家姐」軒仔靠近門前嘆了口氣，無奈又厭倦。

我既對軒仔的無奈產生了憐憫和憂慮，卻又因為可以步入曉晴走廊深處的房間而不可抑制地泛起一陣暗喜與悸動。

就在那樣夾雜著複雜的情緒下門開了。

門開了，門縫間剛好露出曉晴一整張光滑白淨的臉，感覺跟上個禮拜所見的她又有點不一樣的感覺。

「佢返嚟嚟。」軒仔不過是很簡單的四個字解釋，便讓曉晴本來皺著的眉頭放鬆了：「可唔可以嚟你房呀家姐？」

「哦好呀。」曉晴瞥了瞥我後點頭淺笑，而我也同時點頭禮貌地輕笑著——畢竟進入別人最私密的空間，對於我這樣的身份來說也是來得極其突如其來的事。

木門被拉後，房間裏的空間從門扇中漸漸擴散開去，像是摺扇散開般一層一層地呈現在眼簾之前。

曉晴的房間看起來是很舒服的粉色系裝潢，白色窗紗旁擱著一面落地全身鏡，但還沒能仔細看清房間所有值得細看的角落，那張櫻色的大床就已經勾住我的目光了，當中又以其整理得一絲不苟的被鋪讓我對這女孩更是好奇了。

只是，這一切破壞於軒仔的一個用力跳起坐下之中，完美的一切都在這墜落中瓦解。

曉晴瞥了一瞥被搞亂的床鋪，似乎是在意又像是無所謂地把目光移到我眼前，嘴角勾出溫暖的弧度地問候了一下：「唔好意思，屋企啲事搞到你。」

「冇事，唔會點影響到我哋嘅。」我輕笑，只見曉晴輕輕撓著耳邊的頭髮微笑，身上的葡萄柚淡香味再一次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想起了前幾天在藍家吃飯時跟她對望過一眼後無法直視的畫面，於是這一次再鼓起勇氣望上一眼，但曉晴那優雅而水靈的眼眸仍然讓我看不過兩秒便不自覺飄走。

「我哋啱先玩緊Bad Dog！」軒仔從床上雀躍地跳下來，輕輕地捉住了曉晴的手臂：「家姐你玩唔玩呀？」

「即係呢個。」我從背包裏掏出一盒桌遊，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冒著「惡犬」攻擊的風險去撿骨頭的遊戲，這裏的「惡犬」是一個會不定時彈前大叫的機械模型。

「哦——！」乍見此桌遊，曉晴第一次展露出眼前一亮的神情：「我喺網上都有見過人玩呢個㗎。」

「不過我哋玩嘅比較難㗎！」軒仔似乎有點自豪地說著：「除咗撿骨頭，仲要計數。」

「計數？」曉晴皺了皺眉。

「係呀。」軒仔把我所新加入的小規則也解釋了一遍。

簡單來說，「惡犬」面前連著有一個小盒子，裏面亂放了好四種顏色的骨頭，而遊戲本身就已經有骨頭數量牌需要每輪抽出並進行，例如這輪要抽「3條藍骨」、下輪要抽「5條紅骨」，你便要用迷你夾子抽出相應的骨頭，這當然可以作軒仔訓練在情緒高漲時的集中力，但軒仔已經玩了一段時間，需要一點新的刺激，於是我再加深了一點難度，要在抽骨頭的過程中不時回答一下我所出的數學題。

「好似幾有挑戰性㗎」曉晴眯眼笑著。

「家姐數學唔好係咪呀？」我試著開玩笑，但剛開完玩笑後就擔心會不會不合適。

「我啲數學嚇死你㗎不過好似幾有趣，一齊玩啦～」只是曉晴很快便接了我的玩笑。那是我們第一次這樣的互動，足以讓我心中暗自雀躍。

如是者，我們坐在了櫻色大床前的粉白地毯上開始玩遊戲，那柔軟的地毯材質坐起來很舒服，讓人感覺很平靜。不過很快，外面便傳來了一點微微的爭吵聲，聲音倒不是男的，是個女人的聲音，聽著大概比藍太來得年長，但話語卻聽不太清楚。

而同一時間，曉晴像是有意無意地在這個時候從床頭櫃拿來奶油白色的 Marshall Emberton 無線喇叭來播放了一點流行音樂。

遊戲開始前，我再稍微留意了一下曉晴房間的佈置，只見床頭櫃比床高三十釐米左右，我還沒見過這樣的設計。直到很後來當我和曉晴抱睡在這床上時，她才跟我笑著坦白那是為了讓她更少賴床而特別設計的，因為這樣鬧鐘就不能唾手可得。真是有點傻又聰明的女孩。

曉晴的選物很有品味，粉白色的四格木櫃上除了擺放了雪山裝的擴香石外和一些小陶瓷外，其餘位置都是或豎或橫地擺放著目測二十多本書，我從色彩最豐富的那一行開始看去：《版面設計學》、《配色寶典》、《心動版面學》，那行還有幾本都是字體設計、顏色配搭等——我看似隨意地看著，直到 Taylor Swift 的〈Love Story〉播出，那輕快的斑鳩琴聲前奏才讓我的目光回到兩姊妹身上。

「又係呢首？」軒仔問，把骨頭放進惡犬的盒前。

「好聽㗎嘛。」曉晴簡單直接地表明自己心意，跟這首歌一樣。

「我都鍾意呢首。」我說，曉晴聽後會心微笑，接續的輕柔歌聲又已代替所有回答。

「我哋不如輸咗有懲罰？」遊戲開始前，軒仔突然提出。

「你想罰咩呀～？」曉晴問，用一種「死仔咁多嘢搞」的語氣笑問。

「畀人打一下手板？」軒仔問，曉晴和我對望，她先點頭了，我才說好。

「啊！呢個好似太無聊。」軒仔不斷搖頭，曉晴抿嘴一笑地望了望正在為懲罰苦惱的他，又望向我笑著微微搖頭，我也以淺笑回應，然後再輕輕拍了拍軒仔的肩膀：「快啲呀～再諗唔好我就嚟喇。」

「啊！」他豎起一個拇指，像是偵探片裏幾經辛苦終於挖出疑點的偵探的姿勢，口中卻說出一句讓房間氛圍大變的話

「輸咗嗰個要畀人打 pat pat？」

乍聽軒仔天真的話語，曉晴和我都不約而同地嘆氣一笑——這件事，有點像是在父母面前問起怎樣可以生出嬰兒一樣。

「打手板算啦～」曉晴說，我點頭，同時覺得軒仔只是鬧著玩，並不是真的毫無男女或身份之間界線的意識。

「咁好啦。」他笑著說，似乎真是如此。

似乎是受軒仔剛才那番話影響，曉晴臉上始終掛著一抹藏不住的調皮笑意。她雙手向後抬起，指尖從頸側深入髮間，順著那抹柔順將長髮輕輕撩起。隨著她的動作，原本遮掩的透紅耳垂與白皙圓潤的雙臂漸次露了出來；而雙臂上揚的體態，更讓曉晴胸前的線條因拉伸而顯得格外挺拔收攏。這一切盡收眼底的我彷彿感覺到心跳漏拍又跳拍，只能下意識地轉移視線呼一口氣——幸好，姊弟倆正在對話。

而直到曉晴準備好的時候，她已經以 All Back 馬尾的方式出現於我眼前，比平日更清新，也多了一分活潑的氣質。

遊戲開始了，惡犬機器上開始自動播放著惡犬哇嗶哇嗶的喘息聲，第一個抽骨頭的曉晴臉上浮現著小朋友第一次玩心愛玩具的光采，我和軒仔都嘗試出題： $37+25$ 、 $37-19$ ，她竟然都在三到四秒的時間就算好，而我們作為亂出題的人，核對答案對否的時間反而比她計算的時間可能還長。

或許該慶幸的是，遊戲贏與輸的關鍵都不是看數學題答得快與慢，而是看惡犬甚麼時候會出擊。

不幸或幸運的是，曉晴一路都撿得算是穩妥，但卻在撿第三條白骨的時候就被惡犬大吠一聲地彈前而嚇到了，兩姐弟哇的一聲叫出來，曉晴似乎是真的被嚇到般按著胸口笑著嘆氣。

結果，軒仔頗用力地打了一下曉晴的手掌心，惹得她嘴角上揚地說會報仇；而我則是輕輕地拍了一下曉晴的手掌，她的手比我小一點但很溫暖。那是我們第一次手碰手的身體接觸，以弟弟的輔導員這樣的身份關係開始。

前曲播完，下一首是曾沛慈的〈一個人想著一個人〉。

用桌遊附送的迷你夾子去夾骨頭雖然不比用筷子夾綠豆難，但也是給軒仔訓練專注力的好遊戲，雖然他在計算上花比較長時間，不過其集中的程度還是有目共睹的在進步當中，而且進步得很快。

而後來，我嘗試在軒仔撿骨頭時「啊」的一聲嚇他一下，他哇啊大叫的反應引得眾人大笑，而我的這個舉動似乎也開啟了大家的開關——每當有人在撿骨頭的時候，其他人就會嘗試不定時地嚇人。

嚇人是需要技巧的，人越集中的時候，被嚇的反應會越大，同一時間，我也漸漸發現，原來嚇人是如此親近人的行為。有時候你不會分得清，是好感還是刺激讓你心跳加速。

最後，我輸了六次，曉晴輸了三次，軒仔輸了不下十次，即使這裏開著冷氣，但我們都玩得臉頰泛紅、微微喘氣。

「去個廁所先。」驀然，軒仔站了起來。

「記得去廁所要點啲。」曉晴接了一句。

「得啦。」軒仔並沒有走出房間，而是直接往房間的另一個角落走去，原來從那邊可以拉出一道門來——換句話說，也就是曉晴的房間就連帶著一個洗手間。

軒仔往洗手間走去以後，曉晴把音樂調小聲再往房門邊靠去靜靜地傾聽外面的情況，我站起來伸展了一下，又對這房間的其他位置有多了一點觀察：床頭上方掛著《單身動物園》(The Lobster) 的電影海報，我無法想象這裏貼著的是這套黑色幽默愛情片而不是《鐵達尼號》；床邊其他最吸引目光的大概是那盞磨砂玻璃與實木底座的小夜燈；往書桌看去，剛才一直沒留意到，原來這裏還擺放著一部白色的 Canon 相機和幾本隨便擺放在桌面的書：《打造戀愛腦》、《為愛徬徨的勇氣》、《我的口是心非都是有邏輯的》，還有兩本沒來得看到書名，但大概都是關於兩性關係的書。

「你可能要留多啲到一陣」曉晴從門後走來時有點不好意思地輕聲說道。

「唔緊要。」我摸頭淺笑，站在原地有點不知該怎樣才好。

要知道，現在我不是在輔導對象的房間，而是在輔導對象姐姐的房間，而此刻我們勉強也算孤男寡女共處一室——那陣從她身上飄來的淡淡香氣、那微微透紅的潔白肌膚，全都隱隱約約地在刺激著我的感官。

大概是因為二人在房間站著對談的姿勢有點尷尬，她的目光一轉，又緩緩坐下在藍牙喇叭旁，然後拿出電話來轉音樂，於是我也坐下了，就坐在與她相隔了一個身位的斜對面。

「你有冇最鍾意聽嘅歌手㗎？」她問。

「嗯你估吓？」我淺笑，她似乎沒想到我會這樣問，但嘴角卻因此而上揚了——有時候，不那麼快給出答案或許更好。

「咩國家嘅先～？」曉晴笑問。

「香港。」

「唔」她皺眉眯眼地掃描著我的軀殼，留著馬尾的她真的很活潑，好像另一個人一樣。

「大概咩時代嘅？」

「近20年？」

「陳奕迅！」

「唔係。」

「張敬軒？」

「都鍾意，但未到最鍾意嗰個。」

「周國賢！」曉晴笑指著我，像是已經洞察到最終答案一樣。

她猜中了，我笑著點了點頭問：「你平時有冇聽開？」

「我鍾意聽《地下街》，」典型的浪漫派：「你呢？」

「我鍾意《星塵》多啲。」我說，她「哦～」一聲後點了點頭後便拿起電話，很快，《星塵》的前奏從奶油白色的藍牙喇叭中播出，柔柔的，輕輕的。

然而，較靜的前奏卻又被門外突然起來的爭執聲給蓋過了。兩把女聲已經開始夾雜著「仆街」、「撚樣」等粗言穢語。

一個人越壓抑，爆發的力量就會越強——就這樣看平日的和藹可親的藍太，當然想不到她有這樣的一面。

「都係屋企同親戚啲小問題。」曉晴說，食指在空中繞著像思考更適合的用詞一樣。

「唔緊要啦，我同軒仔要做嘅嘢，呢到都做到。」我真的不介意。反正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有點問題。

「麻煩到你喇。」她把音樂調大聲一點，外面的爭吵似乎又小聲了。

「呢到有呢到好吖，」我淺笑：「呢到地毯坐得舒服過出面，又可以聽吓歌。」

只見曉晴聽後莞爾地微微側頭看著我：「你好似成日諗到好嘅一面咁。」

「咩都有兩面㗎嘛。」我說出一個雖然有點老套但卻實在的想法來，但她也是低頭溫柔地笑著。

「你一直都係咁諗？」她問：「我嘅意思係即使呢一面再惡劣，你都會嘗試去諗好嘅另一面？」

我點頭：「或者調轉講即使呢一面再美好，我都會下意識去諗壞嘅一面會係咩。」

她聽後皺眉一笑，好像在掃描眼前一個外星生物一樣，然後嗓音有點奇妙地歎道：「好特別。」

「係咩？」

「第一次遇到有人會專登諗壞嘅一面係咩。」她邊說邊隨《星塵》的副歌微微擺動上身，我從她的搖擺中，發現原來自己也在隨音樂搖動。

「唔將壞嘅一面放埋一齊睇，好似唔完整咁。」我說，曉晴思索了一會兒，微笑地緩緩點著頭。

「就好似一個人唔可以剩係睇正面或者負面評價咁。」我說：「如果剩係睇一面，會有種唔現實嘅感覺。」

「咁如果所有人都鍾意你呢？」她微微前傾，似乎對這個「雙面論」很有興趣。

「我覺得世上唔有人係所有人都鍾意㗎，同樣都唔會有人喺所有人都討厭。」我淺笑，而她還沒聽完就已經低頭一笑，似乎很快就理解了其實答案本來就在她心中。

我看著她那白淨的前額與微微透紅的側臉，心裏又是一股躁動，然而，情緒都不及聽到下一句後來得高漲。

「我哋可唔可以做個朋友？」她驀然說著一些意料之外的話，那雙清澈眸子裏是溢滿的真誠。

眼前這個女孩的稱讚讓我的血脈旋即升溫，但另一方面我也告訴自己要儘量冷靜，以免說錯些甚麼。只是即使我這樣告訴自己，心裏想要開的玩笑還是衝口而出：「我仲以為我哋已經係朋友添。」——幸好，她也是眯眼一笑。

你是一個好女孩，因為你的形象是多麼的好，同時，又能很自然地作出很讓人舒服的反應——但你該也有另一面吧？

曉晴讓人出乎意料的另一面又會是怎樣的呢？我很好奇。

「我哋交換IG？」我決定大膽掏出電話問她。

「好呀」她雖然想了半秒，但並不抗拒。那時她整個上半身都往我這個方向傾來，我幾乎要停住動作和心跳，只為聽她溫柔的聲音伴隨著淡淡髮香傳來：「Zoe，Z、O、E，11」

是一個五百多人追蹤的帳號，3

貼文，個人簡介裏沒有急著說自己興趣的任何符號，只有一句算是語錄的句子：「Be Kind.」

就這樣，我們在認識一個禮拜後就互相追蹤 Instagram 了。

「軒仔有冇 IG 嘅？」我問。

「冇呀佢話冇興趣㗎。」曉晴答。

「咁有性格？」我淺笑，她也聳聳肩地一笑，然後——廁所裏驀然傳來了軒仔便秘而發出的「嗯唔」掙扎聲，乍聽之下，曉晴與我都會心噴笑著。

《星塵》播放完了，藍牙喇叭自動播放著周國賢的《地下街》，整個感覺跟奶油色的喇叭和整個房間此刻的氛圍很合襯，像微風與散雲般自然而然地存在著一樣。

「早幾日冇見你嚟到嘅？」我問。

「哦嗰幾日我出咗去影相呀。」她說。

「你鐘意影相？」

「還好啦～」曉晴搖了搖頭：「係嗰幾日有朋友約，所以就出得頻密㗎。你呢？你有冇呢方面嘅興趣？」

我不得不承認，我們正重複著很久以前阿白跟我說過的開場白。

我喜歡拍照，而且和阿白拍下了很多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照片。

「我以前成日影呀。」我吞了一下口水，點點頭向著眼前一亮的曉晴補充：「不過最近冇乜如果你之後得閒嘅話，我哋都可以一齊影吓。」

靜聽著我的曉晴聽後竟立刻答應。好呀，一定有機會。

一切，進展得比想象中快。

最後，藍家在黃昏的時候又回復一片平靜了，我免得一個外人在那邊太過尷尬，所以也同樣的沒有留下來吃飯。

臨走前，藍太說她這個禮拜都未必有太多時間在家，所以讓我跟 Eva 作溝通，同時也告訴我軒仔想這幾天去一次攀石，我說好，坐在軒仔旁的曉晴竟然也說想去，於是我們就決定禮拜三一起去攀石。

那天夜晚我沒再看電影，回到家後沖了一杯 Cinnamon Latte 便邊喝邊跟曉晴在 IG 聊聊東聊聊西：從音樂、戲劇等總是不會老套的話題延伸到個人生活的嗜好、習慣或價值觀層面，而我想當中最重要訊息是，她現在單身。

那夜我們從晚上十點聊到接近一點，雖然不是機關槍式噠噠噠噠地交流著，但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會在回答對方的同時主動拋出問題。我想那猶如二人在愛海的兩側底下互相往對方撥動著，表面或許依然平靜，暗地卻已洶湧悄起。

說回曉晴的

Instagram，她沒有把限時動態濃縮成精選的習慣，只有三張簡潔的圖片橫排在螢幕中央：最舊的是她在夕陽下的背影照；中間的是她送別朋友時在機場所拍下的中景照；最新的就只是一張普通的風景照，大概是露營時拍下的星空照。

我發現她有著以一兩句或詩句或歌詞的形式去敘述圖片中故事的習慣，例如在星空照中她使用上了一句不知誰寫的詩句：“I should learn to look at an empty sky. And feel its total dark sublime. Though this might take me a little time.”

我喜歡這樣的她，因為那讓我想到了其中或許暗藏著甚麼只告訴我一人的祕密一樣。

曉晴說她準備休息的時候，時針置於「1」與「2」之間，我想我也該睡，可深夜的孤寂卻讓我不得不發洩以得一夜平靜。

我猶豫了許久許久，最終還是決定從曉晴 IG

那僅有的一張正面照中截出她的部分來，就這樣配合在電話螢幕中一邊置著她的近照，另一邊播放著性交影片地滿足當下自己的需要。

她不會知道這件事，而我也能滿足一己私慾，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

照片中曉晴穿著白黑相間毛衣與黑色裙子，而影片中則是阿白熟悉而嬌豔的呻吟聲與胴體。

我一時凝望著阿白跟我做愛的影片，一時又把目光轉移到曉晴那誘人而神秘的臉龐和身上白黑之間所凸出的嬌美曲線；這邊聽著阿白的嬌喘、那邊凝望而幻想著在曉晴頸上留下吻痕的情景；

在那一刻，曉晴跟阿白二合為一，以濕潤的舌頭在我的身上時而溫柔打轉、時而深情地吸吮，我無法自控這樣的想法，被潛藏在內心的本能操控著我的思緒與動作

曉晴第一次出現時沒穿胸罩而意外浮現的輪廓、在焗爐前蹲下時所顯現的翹臀線條所有畫面都如潮水般湧進腦海，而我知道這股浪潮最後將會以白液的姿態被驅散出體外——狂野、無法自控地。

猶如把身上的惡靈驅走一樣，一分鐘前是地獄，一分鐘後是天堂——或者，調轉。

清潔過後，空虛依然伴隨，於是我播了一點音樂陪伴入睡。

我用電話以幾近耳語的聲量播放著鋼琴伴奏入睡，伴奏裏還夾著著颯颯作響的樹葉和淅淅瀝瀝的雨聲，而黑日就在微弱的聲浪之中淡過。

禮拜三下午兩點，因為約好帶軒仔到家以外的環境一下，我們相約在觀塘的一個工業大廈前等大家，我是最早到的，而曉晴和軒仔也緊接來到，Eva 和 藍太則沒有來。

軒仔穿著黃寬球衣、運動短褲和跑鞋，而曉晴今天也因為攀石的緣故而穿得比平日活潑：純白混桃紅色的運動衫、櫻色的瑜伽褲和一對白色跑鞋。同時，也扎著一個很清純的馬尾，像是飄散著新鮮空氣與閃亮光芒的女神一樣。

她的身材看起來是有運動習慣的，但並不是太勤操的那種健碩類型，而是比較像比標準身形還好一點點的感覺。

臨走進攀石場時，對攀石零經驗的我問了一下姊弟倆的攀石經驗，原來軒仔只有去過一次，而曉晴則沒有經驗。

「你呢？之前有冇攀過？」二人問我。

而我只能帶點無奈地開玩笑說：「我除咗睇謝天華攀石之外就完全冇任何攀石嘅經驗」

「好爛」跟我差不多年代的曉晴聽後噗呲一笑，卻說我的笑話好爛，我喜歡這樣的反應——而同一時間，我也當然得跟軒仔解釋「謝天華攀石」是怎麼一回事。

說回重點，現在我們正在觀塘其中一個工業大廈的地下攀石場內，聽她們說這裏是全香港最大的室內攀石場，不但有超過 100 條攀石路線，清涼的場內還有淋浴設施、儲物櫃和休閒區提供。

費用是全日式的，不過我們當然不會整日逗留在這裏，我們仨從比較簡單的攀石路線開始，有時候一起攀、有時候又會輪流觀看彼此攀爬，雖然我是新手，但攀石也不是想象中的困難，除了因為有專人指示之外，簡單路線也的確是挺簡單的，所以我算是挺快就爬到蠻高的位置上。另一邊廂，軒仔果然攀爬得十分順利，像是蜘蛛俠般在簡單的路線上移動；至於曉晴，她是那種穩重的攀石手類型，每一個移動都步步為營的，慢慢一下一下移動的自己的身體，也算攀得不錯。同一時間，她的身姿也吸引了一些男性的觀望，甚至是以猥褻的目光竊竊私語，我對周圍的情況一直有著敏銳的觸覺，但也不能做甚麼。

後來，我們又嘗試了一下其他路線，有些路線似乎會有受傷危險，我和曉晴也會拉著軒仔離開，他的微言在我們請他吃雪糕後就消逝了——然後在大約在五點左右，我們便離開了這個攀石場。

因為運動與烈日照曬的關係，曉晴的臉頰被曬得有點紅彤彤而帶點汗珠水光，我看著她那微微黏髮的後頸，腦海又是一片雜念——直到有人突然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阿文？」走在我們仨面前的，是個目測五十多歲的消瘦男人來著，手拿著一個綠色環保袋，皮膚黝黑帶一點點黑斑，頭髮有超過一半都已變灰——好久不見了，是阿白的父親。

「Uncle」我點了點頭，微微揮手，曉晴和軒仔也因此留步。

「好耐冇見你喇」他說，語速不快，眼睛小得總是給人一種可憐、孤寂的感覺。

我告訴了他來觀塘的原因，在同一秒憶起阿白跟家人住在這附近的公屋。只見阿白父親聽後眯著眼點了點頭，好像想不到該說甚麼，但又有許多話想說一樣地沉默著，很實在的空白。

「最近身體好嗎？」我問。

阿白父親嘴角微微勾出一個勉強的微笑，鼻子輕輕嘆氣地說：「都係咁。」

說畢，他似乎真的不知道該說甚麼了，目光一轉到旁邊的軒仔和曉晴身上，便又親切地問：「屋企人？」

我看了一眼軒仔和曉晴，說他們是我的朋友。

「哦」他的雙眸開始無力了，而他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我都係咁喎去超市買啲嘢返屋企，見到你仲以為認錯添。」

我輕輕一笑，他從環保袋裏拿出一個裝著約十顆大士多啤梨的透明包裝盒來：「咁喎見到你，你哋拎盒返去食啦不如？」

「唔使啦～我」「拎去啦我想你拎去。」他說，說得很真摯，於是我也只能靜靜地點頭微笑，從他手上接過那盒士多啤梨來。

「咁你好好保重喇，有機會見面可能食個飯都好？」他說。

「好。」我點頭，他也同樣點頭輕笑了一下，而誰都能看出其中用了不少力氣。

如果他只有這些話要說，我想，阿白並沒有跟他說過我們之間的事。

後來他離開了，我才發覺手中的士多啤梨有點冷。總是如此，事情總是發生以後，我才遲遲地意識到些甚麼。

我把士多啤梨收進背囊去，身旁的曉晴手沒拿電話，也沒多問些甚麼，只是靜靜地在我身旁站著。而我開始覺得有點奇怪，因為軒仔不見了

「軒仔呢？」我心跳又轉了一個節奏。

「佢自己去咗超市先。」曉晴說。幸好。

軒仔耐不住性子要去超市我能理解，但我怎麼會沒留意到？不知不覺間，我又錯過了一個我該留意到的事情。我暗自慨嘆，沒有說半句話。

從這裏往超市去，大約三分鐘，曉晴說，關切的眼神溫暖地曬在我的側臉上。

她沒有問我的情況，也沒有問那個中年男人是誰，甚麼也不說地站在我身旁，而我卻能感覺到她無微不至的溫柔，好像不論我如何墜落，曉晴都能像羽毛般把我柔柔地包覆著，免於傷害。

「佢係我前度嘅爸爸。」我說，沉默中有種感覺覺得該跟她說，而她乍聽之下就凝望著我的雙眸，伴著我緩緩的步速走著，我知道她很好奇，也嗅到她想聽的慾望——只是她太好，不作任何打擾。

「不過我前度早幾個月因為情緒上嘅問題」我的手在胸前打轉，有點不知道該如何說下去，但緩了一下之後，我還是把那個詞從內心的底層挖出來：「決定自殺。」

曉晴聽後快眨了兩下眼，反應幾乎沒怎麼變過——但我知道，人在情緒越複雜的時候，外在越是看不出個所以然。

「對唔住」我低頭淺笑：「好似忽然之間太沉重。」

「唔唔會」我知道開解別人並不容易，也明瞭此刻聽到我這樣說的曉晴一定也會對我很包容，但我不打算說下去了，此刻實在沒辦法說下去。

後來我們到超市的時候已見軒仔在零食類的貨架前佇立，便走上跟他一起看，不去超市不知道，曉晴在這裏有著挺強烈的母親影子：軒仔想要這包，她說包裝空氣太多，不值得；軒仔說要那包，她又說那包太燥熱，選一包健康一點的。

彼此輕輕吵鬧著，氣氛又變得生動起來了。而在終於購買以後，我們也就回藍家去。

走出超市，觀塘大街上來回著各式各樣的族群：穿著校服的中、小學生、剛買完菜的工人姐姐或老一輩的居民、提早下班的西裝上班族夏日烈陽照在街上，即使接近傍晚也始終熾熱。

「啱啱個伯伯邊個嚟？」路上，軒仔忽然問道。

我的眼神遊移了一下，正選著些適合回答的答案時，曉晴就先替我回答了：「個叔叔係阿文朋友個爸爸嚟。」

「佢唔開心。」軒仔說的時候，眼神展現了超齡的睿智。

「有時候叻咗都會咁㗎～」曉晴說後望向我，臉上掛著溫熱的笑容。

「多謝」，我用唇語向她道謝，她抿嘴一笑後搖了搖頭，在我心中的那片缺口，驀然好像被填補了不少一樣。

在回程的途中，藍太傳了一段訊息給曉晴說她今晚不會在家吃飯，而同一時間，曉晴也問了我留在藍家吃飯的意願。我點了點頭，同樣補充一句吃甚麼也無所謂。

回到藍家以後已是六點初，曉晴和軒仔姊弟倆都各自到洗手間梳洗，於是我便跟正在準備食材的 Eva 閒聊一番。

她笑著說今晚煮的幾道我應該會很喜歡，我看了一看櫥櫃上的材料再問她，的確，她準備煮的一切菜式我都很愛：美國頂級斧頭扒、白汁雞肉意大利麵、烤雞肉凱撒沙律、墨西哥芝士餡餅

我問她是從甚麼時候開始學烹飪的，她說是二十五歲，我對烹飪只有超級淺的認知，但感覺學十多年就能擁有這樣的烹飪水平，大概也是非常有天分或是下了很多苦工的人，或者是兩者皆有。

後來我確認自己沒有東西可以幫忙後就到陽台去了，那時的天空正劃出一道隨意的紅霞於雲彩之間，軒仔洗完澡後也跟我閒聊了幾句才往電視那邊去，看著某串流平台的日本動漫。

待陽台又剩下我自己一個的時候，我像是自然而然地闔上雙眼，漸漸把所有空氣吐出，然後再深深吸氣，停頓，再緩緩呼出——整頓呼吸的過程中，倦怠就在風的歌聲中消逝了。

可是，淨空的過程卻沒有帶走任何纏繞著自己的思緒。阿白那雙帶點憂愁、神秘的眼睛，像在某個角落正在往我這邊看來一樣。

驀然之間，幾個月前的情緒，又和此刻的一切重疊了——直到有人從後柔聲地喚著我的名字。

我回身，是拿著純白相機和腳架出現的曉晴。她向我輕輕一笑，說自己要拍日落。

落日把她臉頰上的微小水珠曬得晶瑩剔透，同時也讓她那雙眼睛照得更迷人了。

「喺到做咩呀你～？」她很隨意地開了話題。

「冇呀。」我聳了聳肩，意識到自己真的累了。但也同時意識到，原來曉晴在我身邊讓我安心了許多。

夏日的風像是耳語般微微呢喃，曉晴淺淺一笑，即使跟我距離了一個身位，但我還是能嗅到從她身上而來的淡淡體香，一種讓人忘記方才煩惱的香氣。

只見曉晴很認真地鎖緊相機，然後開始在調整腳架高度的時候向我問：「我記得你係咪話過你之前有影相嘅習慣？」

「係呀，不過我好耐冇影嚟。」我說。

「點解會放低咗嘅？」曉晴單純地好奇。

我雙手撐著圍欄，凝望著慢慢落下的夕陽，那使我想起某年夏天我為阿白拍下的照片，那些保存了她的溫度的照片。

「如果真係要講嘅話」我迎著輕微的南風說：「大概係因為覺得好似冇嘢值得記錄咁。」

「啊」曉晴像有點共鳴又帶點同情地嘆息，我眯著眼地望前感受著紅日曬著我皮膚上的溫熱，同時也感受到她關切的溫暖。

「你應該係鍾意影人多啲？」曉晴問，我點了點頭：「不過其實我以前幾乎都只係幫我前度影相，我自己唔會點拎起相機。」

「OhSorry」曉晴不好意思地低頭說。

「唔唔會。」我連忙揮手：「我已經 OK 㗎喇。」

曉晴聽後凝視著我的雙眼，大概是覺得我只是在強顏歡笑，所以眼神中透露出一種想安慰我的貼心。

「有機會嘅話，我哋約出嚟一齊影相？」曉晴問，同時用毛巾微微擦拭著額前飄散的瀏海，那吹送到我鼻端的香氣，總是給我一定的安全感。

「都好呀。」我點頭，天空已經被晚霞染紅：「可能禮拜六日嘅時候？」

「嗯。」她抿嘴一笑，而我著她趕快拍照，不要被我打擾。

後來，曉晴也就靜靜地調整著光圈和快門時間，我不時瞥向那被斜陽照耀的臉頰，唯見她的肌膚被暮色披上了微紅的輕紗，既神秘又貼近自己。

城市的夕陽讓一棟棟的高樓成了對照的倒影，猶如水流在樓宇的表面緩緩上升，上是殘照，下是灰影，落日越往下墜，陰影就往上吞噬更多樓層，直到剩下百家所亮起的家燈，斜陽就變成了其他地方的旭日。

晚飯時段，我們幾個「小孩子」又在 Eva 身邊欣賞著她的廚藝，一人要弄好幾道菜絕對不是易事，尤其是要對次序、細節的掌控：甚麼菜式應該先煮、甚麼步驟可以比較後再完成所有都是對廚藝很高要求的考驗，而 Eva 卻還是游刃有餘地哼著歌烹調。

香氣與色澤是不會騙人的，這頓晚餐同樣令人驚喜：烤雞肉凱撒沙律爽口開胃、高級斧頭扒味美嫩滑、白汁雞肉意大利麵香而不膩，最後是我最喜歡的墨西哥芝士餡餅，以牛奶、芝士、蛋黃攪勻的醬汁灑在餡餅後，整個豐富的口感讓人一吃難忘，有種即使肚子微脹卻還是想再吃一片的衝動——尤其體力因攀石而消耗不少，自然吃也吃得比較多。

整頓飯沒有多少句話，但我覺得投入的咀嚼聲是餐桌上最好的溝通。

吃著吃著，我從餐桌旁拿了一張紙巾擦嘴，同一時間也看到坐在我正前方的曉晴正把餐碟上最後一些意粉捲起來後放進嘴裏；相反，坐在她身旁的軒仔則是一路呼嚕呼嚕地把麵吸啜，很是爽快。

我把紙巾遞上，曉晴笑著道謝，接過後輕輕地擦拭著嘴唇上的白汁，然後再把微微走前的秀髮撥弄到耳後，我的目光不自覺地落在曉晴白嫩的手臂，或許因為她身穿寬肩背心的關係，視點也就自然地掉落在那微微顯現的腋下，我意識到並迴避過去，不過心已亂跳了一陣子，一陣熱流在體內流竄。

飯後，我應軒仔要求跟他玩了一輪「惡犬」才回家，最近他越來越喜歡跟我玩遊戲，這是好事；同時，也是我該思考下一階段輔導的時候。

八點半，藍太雖然還沒回家，但我覺得也是差不多時候離開，於是便跟她們告別。不過在我準備整理背包的時候，跟軒仔坐在梳化上的曉晴則是起來笑說送我下樓。我點頭說好——儘管怕給人製造麻煩，但曉晴這樣主動地提出，心裏還是很溫暖。

曉晴並沒有特別打扮，只是在白寬衣背心外多穿上一件運動外套，我想她是有些話要跟我說的，儘管我沒多說甚麼，但心裏期待著。

升降機前的大堂播放著優雅而緩和的古典鋼琴曲，樓層數字則在顯示板上快速升升降降的，我和曉晴並肩站著，當琴聲送來她的髮香時，我終究確切地感覺到，原來我也有些話想說——只是我還沒說出，她就先開口了。

「阿文你住邊㗎？」

「我住旺角，」我說：「花園街附近。」

「搭巴士？」

「我習慣行返去，因為都係半個鐘左右。」我淺笑，她有點意外地笑著。

進去升降機以後，我們還是挺自在的站在左右的，但因為空間密閉的關係，曉晴的體香幾乎就是近在鼻端的存在，我的不知不覺間小聲而深深地呼吸著，幾乎聽不見一樣。

「你平時返到屋企之後會做咩㗎？」曉晴問，頭微微側向我的那邊。

「唔」我思考了一下：「冇咩特別㗎，都係沖杯咖啡，之後聽吓歌、睇吓戲㗎。」

「你鍾意睇咩類型嘅電影？」曉晴問，我才剛回頭想要回答時她就伸出手笑道：「等等！等我估吓。」

「咁都好估」我為著她突如其來的可愛反應低聲一笑。

「你應該唔係咁鍾意動作片、英雄片㗎類？」她皺眉猜測，我抿嘴一笑地點頭。

「總係感覺你可能幾鍾意睇愛情片㗎」曉晴還沒問完，升降機就在二十樓停下來了，門還沒開已有人聲傳來，我和曉晴往後退了一點，而走進來的是兩個年紀目測跟我相約的男子，身上噴著過於厚重濃烈的古龍水，二人並沒有停下說話，以一種不必要的大聲量在聊著某男性朋友的性生活：「冇戴套」、「用跳蛋」之類的詞語肆無忌憚地飄散在升降機的空氣中。

曉晴低頭往我這邊摸了摸鼻子，下意識地，我在那一瞬間決定微微拉著她的手臂往我身後靠來，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否合適，但有種強烈的感覺驅使我行動，只見後來那兩個男人笑得很大聲，我回眸看了一眼低頭抵嘴的曉晴，心裏第一次有了要保護她的強烈想法。

後來，升降機再開，門前是一個工人姐姐和三個約莫只有十歲的小朋友，那兩個男人邊笑談邊往後退，我再一次微微牽著曉晴的手臂拉近身邊並互相調換了位置，這樣才度過了一分鐘的升降機歷程。

「頭先唔該你。」曉晴跟我走出大堂時候嘴角微揚地說著。

我淺笑地搖了搖頭，想起好像有甚麼話還沒說完的時候，她就再開口了。

「啱啱我未問完添」

「唔使啦～」我輕笑一下後續說：「下次我哋約出嚟睇戲，自然就知大家最鍾意睇咩。」

乍聽之下，曉晴沒立刻回話，神情在一瞬間轉變不少，那是捕網無法捕捉到的笑意。

「好呀～」她說，上半身微微往我靠了一點後溫柔地說：「仲有影相。」

「我記得嘅。」我輕聲告知，此時已走到屋苑花園的昏黃園燈下，好像電影裡轉了色系一樣，橘黃的光照為告別的氛圍增添了一點溫暖。

「咁我走啦，」我揮手說：「多謝你送我。」

曉晴聽後微微咬唇，然後也莞爾地揮手道別。

回到家後，我聽著 The Beatles 的〈Let it be〉和 Beyond 的〈灰色軌跡〉，洗了一個接近十分鐘的溫水澡，我有點為著某段思緒並未如身體上的污跡般隨水沖去而納悶，後來擦身時才想到：思緒並非纏繞在軀殼，而是沉沒於腦海中。

原來是這樣的一件事。

如每夜自然產生的規律一樣，我在洗澡後沖調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然後發現從雪白的牛奶在咖啡表面渲染中，我原來會想到在自己生命線裏留下過刻痕的阿白。

思緒總是一點跟一點地串聯，點成線，線再成面，我記得這是阿白跟我說過的美術理論，叫「點線面」；不過，後來忘記了是甚麼意思了，只覺得跟人的思考一樣，點連線、線成面——從小到大。也許，我對「點線面」的記憶是完全錯的。

這夜不是一個簡單的夜晚呢，我看著白與啡兩色混合在一起，心裏還是一片混沌。

已經好久了，好久沒有試過一晚除了喝咖啡外就甚麼事都不想做。感覺全身被掏空一樣只想在房間裏待著，然後從網上點開一些只要不讓情緒太跳脫就都可以的幾小時平靜鋼琴音樂，影片裏搭配著一些下雨環境聲就更好。

那是屬於回憶的音樂。

二十五歲那年，我認識了阿白。

大學畢業不久的我當時正在一間社區中心裏專服務兒童和籌備某些日常興趣班，一週七天有六都在小朋友、家長、同工之間周旋，好像因為接觸不同人而與世界多了幾分連結，卻又一直都處於精神疲憊的狀態，工作壓力與母親的重病讓我幾乎沒有任何休息的機會——那段時間，就是走在上班的路上便想離開世界的樣子。

阿白就是在那個時候出現的。

因為中心舉辦的藝術治療班，我們每逢禮拜三、六都會見面。活動主要提供給低收入家庭或少數族裔學生，我是籌備活動的負責導師，同時還要跟一名外判的畫師作藝術治療，那人便是阿白。

我們初見於寒冬，那時我陷入工作和生活的低谷，比我年長兩年的阿白則剛失戀不久，而寂寞的人一旦邂逅過後，總會感覺到多少彼此的相似。

阿白在初見時穿著樽領白毛衣和黑長裙，濃密的黑髮上還戴著一頂米黃色的貝雷帽，膚色不算白皙，但卻也只是被陽光照曬過一點的程度而已，臉最誘人不是高挺的鼻子和有活力的嘴唇，而是那對無辜而又帶點憂鬱的雙眸——那是第一次看見就能把人勾住的感覺。

我們第一次見面、交換聯絡方式以後，很自然地私下聊著彼此的生活。人一旦發現彼此的共同點之後，會想找更多、更多。到了我們第二次見面已經是在我家吃飯，忘了是怎樣的契機，我們吻在一起然後慢慢纏綿到床上，那天很多事情我都忘記了，但我記得那夜的床上有多溫暖。

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她的另一面。

在社區中心裏，無論是面對同工或是服務對象，她都總是以柔弱的口吻、輕愁的目光去待人。但床上的阿白，與外邊的她又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差異。

在與阿白交往前，我也有過三段感情：高中的初戀和大學的兩任女友，每一任我都跟她們做過愛，但就是沒有一個人像阿白一樣主動在過程中作過主導：主動問感受、主動換姿勢、主動在共赴高潮以後將我的私處舔吮一遍

但在徹底完事後，赤裸的阿白卻又會用純白的被鋪蓋過自己的豐腴肉體，像一個對性完全冷感的女人般用棉被蓋到自己的胸前。

阿白的外與內，隔絕著在一片慾海的表面之上與其底層。

因為性生活上的合拍，我們互相所擁有的日子絕大部分時間都是愉快的，甚至，彼此之間幾乎沒有一般情侶會在日常生活爭吵的地方：口味、生活習慣、處事態度全都像色環中的類似色般相容——不過，我們有些事情太少攤開來說——而我想是這個原因，導致感情直到最後一個月才發生了鉅變。

要解釋的話實在太複雜，但我想分手不會是一方的責任。那段時間，她的雙眼漸漸在生活中失去了靈魂，也就是當時接觸上薄荷煙，每天一包。

如果我早一點意識到她有多不喜歡我們一起時的某些事情和行為，或許一切都有挽回的地步，可恨發現之時，已經接近她尋死的一刻。

這段感情發展在很快的開始，卻也同時迎來，很突然的結束

那死者的世界總是在某個時刻向我播放著阿白在尋死前所面臨的情緒煎熬：那抽不完的薄荷煙、那隔絕世界的孤立、那些令她崩潰的一切一切

明明彼此在一起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幸福快樂的，但情緒病卻把感情的所有都往那無底深淵抓下去了，猶如在暖色繽紛的紙上出現了一個小黑點，而那個黑點卻把所有其他豐富色彩都吞噬了。

我確實不願回想這段往事，但曉晴的出現無疑讓我想起了阿白的一切。

我把咖啡喝完，卻少有地感到飢腸轆轆，回憶與阿白的往事帶給身體的副作用是身心的極度疲憊，而且還會連帶著變差的胃口，但我想越逃避食物的時候，其實也代表越需要，於是便到廚房煮了一份芝士火腿香酥餅。

但當肉體的空洞隨吞餅而填補之時，靈魂卻忽然浮現愛慾泄出的需要——那一刻我才意識到：食物所填補的元氣，讓靈魂有力氣去感受空虛和求救了。

於是，那夜我又再一次一邊看著曉晴的照片一邊回顧著昔日跟阿白所拍下的影片，直到濃密的情慾被宣洩這夜才算完結。

接下來的兩天也是跟平日相差無幾的輔導，不過軒仔可能因為睡不好的關係而在集中力上有點退步：總是會走神，又比以前更不能自控地走來走去。

我想情況大概時常是會這樣的，總不可能一切都如此順利，所以在面對阻滯的時候只能冷靜地保持思考，以如水般不拘泥於形式地流動才行。

我開始改變與軒仔輔導時的休息模式，從五分鐘的休息時間改為更多個一到兩分鐘的小休息，也就是類似少吃多餐的概念，同時也開始教他一些靜心的呼吸法，情況又漸漸有點緩和了——當然，未來的情況可能又會再變壞，但那是後話。

自從那天曉晴送我下樓後，圍繞在我倆之間的氛圍在不知不覺間變了一點，如果人們的互動是帶著顏色的，那我們大概是從米白漸變成菊黃，然後此刻的是更濃的柑橘氣息。

禮拜五的晚上，我再一次應藍太邀請留下吃晚飯——不過這次有點不同的是，這個家庭終於出現父親的角色了。

與我想象中的截然不同，藍家並沒有所謂的婚姻問題，藍生只是公幹關係到了日本一趟。而關於藍生，他在一家香港的上市公司擔任市場策劃主任，每個月都要出差去與不同地方的大客戶交流，所以很少在家。

「阿文。」藍太呼了我的名字並簡略地接受了兩三句，我低頭向藍生點頭示好。

不知道是不是有曬太陽的習慣，藍生是一身強烈的古銅色，加上方臉型和平頭髮式，整個感覺很陽剛，我想他大概有五十歲了，不過整個外型看起來年輕了好幾歲。五官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但整個人的氣質除了陽剛之外，還帶著一點高要求的菁英姿態。

這日的晚飯，大家的進食聲音、姿態都比平日更拘謹了。

「藍曉晴，我公司最近有個 entertainment 嘅分支出嚟，想搵幾個人做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你過嚟試啦。」藍生在吃飯時提起這個話題，也許是因為他坐在長桌主人位或認真語氣的問題，讓我頓時猶如置身於某間公司的會議之中。

到底是怎樣的人才會當著我的面前、在一個有外人的飯局中提起這種事宜？我不禁疑惑。

只見坐在我對面的曉晴雙手都停下進食的動作：「唔喇，留返畀專業啲嘅人。」

「你唔專業咩？」藍生以中學的生涯規劃老師的姿態在說話。

「我整 graphic design 㗎。」曉晴的語氣很冷，而我肯定這不是因為我正在喝 Mojito 的關係。

「我幾個月前都有問過你做唔做我公司 graphic design 呀，你個陣時又話你有咩信心。」我低頭吃著飯，在夾菜時才偷偷地瞥一眼曉晴的臉容。

「我有興趣啫。」她斬釘截鐵地說，氣氛驀然從家庭喜劇變成嚴肅正劇。

眼見情況不對，另一邊主人位的藍太便又笑著緩和一下氣氛，但也已經無法扭轉在一個外人面前展露家庭不和面的事實——當然，我愛看事情的另一面，我會好奇藍家的溫馨家庭氣氛在另一面又會是怎樣——只是沒想到不用窺探或打聽就能發現。

那頓晚餐當然是以冷冰冰的氛圍結束，我像個走錯餐廳的人吃完一頓無法享受的晚餐（卻不是因為食物品質），離席時思緒還是一片雜亂。

而就在我準備離開藍家的時候，我得知了曉晴也會出門，說是要到附近買些東西，但我感覺到這不是她的真正目的，一個人說謊的時候，全身都會圍繞著一個奇怪的氛圍，無論那是多好的謊言。

「去邊？」我在二人進入升降機後問曉晴，她穿著米白色的連身裙，頭上還戴了頂跟她很搭的咖啡色草帽。

「到處行吓。」她這才用帶點倦意的眼神回答我，然後我看見她的褲袋裏露出了口罩的耳繩。

「唔舒服？」當她在踏出升降機前戴上口罩時，我問。

「Kind of.」耐人尋味的答案從她嘴裏說出後，她便戴上口罩。

每個人都有祕密，她不必要把一切都告訴我。

因為二人沉默地並肩而行著，所以我空出了一點思緒去留意周圍：挺胸而立的制服保安在向我們點頭並開門、玻璃門前兩個金髮白膚中年男人走進來——此刻，左邊那個男的眼珠轉望著曉晴並咽了一下口水，我看到了。

踏出大堂的玻璃門，晚風帶點冷意地吹來，而那當中彷彿戴著一點暗語似的提點著我。

走出花園後，我向身旁的曉晴微微低頭一點輕聲說：「不如我陪你行吓？」

「但我冇咩地方想去㗎」她很坦誠地仰望我。

「無所謂呀，周圍亂行吓。」

「好呀」她以很輕柔的語氣說：「多謝你。」

「咁不如我送你返屋企？」她說：「我冇目的地但你有。」

「如果你真係冇地方想去，咁就咁啦。」

如是者，我跟曉晴便踏上回我家的路，沿路上我依然能感覺到她的沉鬱，也許是多了帽子和口罩的遮蓋，但我想最主要是她心情是真的不好。

這夜有點涼，大概是颱風即將來臨，是夏天難得浮現不用開風扇或冷氣的日子。沿路上街、車燈斑駁，行人左右紛雜交錯地路過，我們從天氣聊到食物，從咖啡聊到心情，然後她很自然地說出了自己的感受。

「我老豆好煩㗎」她說：「好似一定要見到我係做緊啲好正經嘅嘢先
OK好似個老細咁，每一個月都問我有冇咩 output，會唔會喺邊啲地方睇到我嘅 design。」

「你覺得佢呢啲行為比起關心，更加似係畀太多壓力你？」我問。

「佢根本唔係關心，純粹想管住我啫，好似要我證明畀佢睇自己做緊啲佢想見到我嘅路先滿意咁。」她低頭嘆了口氣。

「你指平面設計？」我問。

曉晴聽後沒有立刻回答，然後忽然認真地望著我：「我問你一個問題。」

「好。」

「你覺得我似唔似搞 Graphic Design 嘅？」她問，雖然知識關乎個人感覺的問題，但很嚴肅。

「觀察嚟講」我想了想她身上和身邊所被塑造的一切後說：「似。」

「點觀察？」她問，我倆肩膀靠得挺近的。

「如果表面啲講，我見你間房擺咗好多書講版面設計、配色啲啲。」我說，但又同時想到她桌上的幾本戀愛心理書——究竟還是不明白其存在的原因。

「書架擺咩書你都留意！？ 」她眯著眼，雖然戴口罩但能看見笑意與一點驚喜。

「觀察可能係職業病。」我聳肩。

「除咗呢啲呢？」曉晴追問：「如果唔講表面呢。」

我想了想：「咁可能你有藝術嘅氣質。」

「具體嚟講呢？」曉晴突然對這方面好像很好奇，但我沒有答案：「好難講㗎。」

「但你覺得我應該係一個 Graphic Designer？」她再次問，而這次有點動搖了我。

「可以咁講？」我的確找不到其他工作的可能性，她那三千訂閱的 YouTube 頻道也根本算不上工作，所以只能如此答了。

「咁我好似都塑造得幾好」她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跟我對話的說，直到望向我，我才知道原來她真的在跟我說話：「但其實我唔係啦，我唔係。」

她沉默著，好像在思考該不該再說下去一樣。

「每個人都有啲嘢唔可以畀人知嘅。」我說。

「唔係呀其實可以畀人知㗎。」曉晴笑著搖頭：「唔係犯法嘢㗎。」

「咁犯法又唔一定係壞嘅～」我笑著回答。

曉晴對這個答案意外地一笑，笑後靜靜地沒有把方才的話題延續：「係咪聽日影相呀？」

「等你得閒㗎咋。」我說，曉晴的笑意在街燈下盪漾。

說著說著，她已經送我到大廈門前。

「上嚟飲杯咖啡先返去？」我一問，她立刻就答應了，像是在等待我邀請她上家一樣。

按了密碼、掠過在看娛樂新聞報紙的老看更、搭升降機上幾層樓——曉晴成為自阿白以後第一個來我家的女性朋友。

當然，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不止如此，但我們的關係暫時是如此。

你怎麼看這段關係？——在升降機中我們對望了一眼，她的淡葡萄柚體香味又一次勾住我的好奇。

弟弟的輔導員？若然只是如此，她大概不會想送我回家；朋友？僅僅如此嗎？這樣就可以邀你上家單獨喝咖啡嗎？

走廊不長，但我想瞭許多許多，這是我許久沒有的心跳節奏——是後來我才意識到，當我看見曉晴的時候，我已經忘記了對阿白的愧疚。

我的家當然一點也不能媲美曉晴的家居，我只可以讓曉晴坐在微微凹下去的梳化上。同一時間，我也很驚訝自己竟然會毫不介意把整個家居袒露在這個女生眼前地邀請她上來。

「Sorry我拎張凳畀你坐？」我問。

「唔使啦我鍾意呢種感覺，」她笑著說，同時脫下口罩露出甜笑：「好似軟綿綿啲咁大咭咭。」

曉晴是那種會看重事情好一面的人，她會發現好一面而緊抱它——跟我不太一樣。

「多謝你。」我抿嘴一笑，邊再問了問她想喝甚麼咖啡，在有限的選擇中，她選了常見的 Cafe Latte，然後她還很貼心地補充一句：「都係我最鍾意嘅。」

如是者，我從廚房拿出咖啡機和兩個玻璃杯來沖調咖啡，同一時間也用藍芽喇叭播著 Taylor Swift 的〈White Horse〉，我覺得這首比較柔和的歌曲更適合二人獨處的初期。

「你好似好有研究咁㗎。」她淺笑，連草帽也拿下了，然後開始在整理比較亂的頭髮，我的餘光裏能發現兩段往下的陰影在曉晴胸前衣服皺褶浮現。

「唔係啦，都係普通㗎。」我笑道，的確這不算甚麼。

同時，我拿出特濃咖啡膠囊並蒸牛奶給她沖調 Cafe Latte，香味越來越濃，歌曲也播放到較高昂的〈Mine〉和〈You Belong With Me〉，歌手同樣是曉晴和我都喜歡的 Taylor Swift，從輕柔的音樂到較激昂的旋律，曉晴已經很自然地隨著節奏微微左右擺動身子，我倆互相對視，在音樂中找到默契般相視歡笑。

最後，我在她那杯咖啡上用奶泡拉出一個愛心，這是很常見的拉花，說是暗示或別無他意都可以。

「你學過拉花！？ 」她問，很是驚訝地仰望我。

「自學㗎一段時間，靠自己慢慢練。」我答，把那杯算是拉得九十分之作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好不合適的配搭，我想也是時候翻新一下整個家居。

「我又認識你多少少。」她一手捧杯一手握杯耳地笑道，我倆相視而笑，從她烏黑亮麗的眼眸裏能看出漂亮的亮光，我隨後點亮了茶几上的復古小夜燈。

客廳的主燈並不明亮，加上暖色的小夜燈整個感覺就更貼近電影感的燈光氛圍了。

後來，我給自己沖調了最喜歡的 Mocha Latte，然後跟曉晴同樣坐在那好像大軟咕的舊梳化上一同喝咖啡，那時候喇叭播放到〈The Story Of Us〉。

「嗯～！好好飲！」曉晴喝了一口後豎起拇指讚歎，我輕輕一笑，目光很自然地落在了她那沾有雪白泡沫的上唇（而且沾得不少的那種），當她眼神落在我那望向她嘴唇上的眼眸時，她便呆呆地伸出舌頭往上，從左至右地舔乾淨嘴唇，然後再甜笑地補上一句：「真心好飲。」

我微微一笑，也喝了一口自己的。

「你呢杯係咩？我對咖啡冇研究。」

「Mocha，多咗啲朱古力。」我說：「你要唔要試吓？」

「好呀」曉晴放下咖啡杯：「你使唔使飲一啖我個？」

「試一啖。」其實我很清楚那會是甚麼味道，但當然也不會拒絕這樣的時刻。試喝她那杯咖啡時，我避免了她方才所喝的杯緣位置，而她似乎有留意到這一個小動作而會心微笑。

很香濃，我們如此說著彼此的咖啡，而這股四溢的香氣讓我們二人又拉近了，不知不覺已是肩並肩的距離。

並肩之時，我能感受到曉晴上臂的柔軟，隨之而來的是緊捉著她手臂的衝動，不知是不是音樂的節奏使然，我們倆微微擺動，如此近的距離沒有絲毫尷尬。

我們就在這你碰碰我、我碰碰你的距離之中聊了好一會兒：從咖啡開始到平日生活，最後自然而然地聚焦在獨居生活。而我知道了原來她也有搬出去的念頭，不過仍在醞釀，並未成為計劃。

我想她想搬出去的主要原因是父親的關係，但我沒把這個直覺訴說出來。

「阿文」她往我的臉龐再靠近一點輕聲說：「我幾鍾意同你傾偈。」

「我都係，我」我淺笑地呢喃，有點想開口說下一句又收回去。二人就這樣相視而無言，曉晴的精緻五官和身上的香氣卻把我越勾越近。

「其實」曉晴呼了口氣，我好像幾乎不用聽就知道她會說甚麼：「我可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齊？」

不用思考，這樣的距離，好像說甚麼話都是多餘的。

我點了點頭，就這樣靠前吻上了曉晴的軟唇，那種縈繞一生對快感的渴望頓時因此甦醒。

她溫柔地接受了我的吻，我能感受到她那軟而濕潤的嘴唇呼出的熱氣帶著濃郁的咖啡味。

曉晴隨熱吻有往下躺的傾向，於是我右手上前捧著曉晴的後頸地往梳化另一邊靠，她那飄散著誘人體香的後頸冒出了香汗，這使我的腎上腺素於體內飆竄，整個下半身都一陣溫熱與澎湃。

「唔啊嗯唔」熱烈的吸吮與喘息聲成為了彼此唯一溝通的聲音，我稍微抽離了一下，只見她那貼著腰間的雙手微微把我拉近，我凝望著那雙充滿渴求的雙眸，隨即又被那從嫩唇中呼出的香氣所吸引而吻上，濕潤的舌頭互相交纏吸舔，溫暖的愛液在彼此的熱吻中激盪著，就是這樣的一刻，我有種被吸進去無底洞的感覺，而也因為這樣的墮落，我想到了佔有，我想佔有這副豐腴胴體。

我把手慢慢貼到曉晴的側臀，慾望快要燃燒到頂峰，但那時曉晴頓時按了一下我手後微微側頭退卻了一點，我不得不立刻停下來——儘管全身上下是多麼不情願。

「我之前未試過」曉晴很認真地看著我，絲毫沒有說謊的意思。

「我哋慢慢嚟？」我很意外她從未失身，但這也讓我的慾火頓時燒得更旺了。

只見曉晴眼神飄蕩了半秒，靜靜地點點頭後又接受了我的吻。

隨著彼此吻得越來越激烈，曉晴環抱我的力度就越緊。因此，我把手微微從其腰間順至側臀，在貼合地吸吮完她的上唇後輕聲地問：「去我間房？」

緊抱著我的曉晴點頭答應了，我隨即離開梳化牽著她進我的房間，也是這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原來還沒牽過她的手就已經做到這一步——同一時間，她手心的溫熱讓我體內的熱烈情感不斷膨脹。

我把那暗淡的小夜燈擱在門口作房間的唯一照明工具，就這樣在帶點模糊感地看見曉晴的情況下繼續與她熱吻。她毫不介意我所有的身體接觸，於是我進一步去親吻她香汗淋漓的側臉與耳輪，我的左邊臉頰因此微微貼著她那溫熱的左頰。

這樣的親近，已經讓我預想到赤裸的肉體互相交合的興奮。

自然而然地，我落下了她的髮圈，那淡香柔順而濃密的頭髮一陣一陣地刺激著我的感官。

「嘎啊啊嗯」曉晴順著我親吻的節奏與深度而呻吟著，我吸吮了一下她的上唇後把舌頭伸進去，曉晴的舌頭也緩緩到來回應我，不過我們的門牙與舌頭一不小心便撞在一起，但沒人在意，只有緊密與溫熱的笑意。

沒關係，我們可以練習。

「慢慢嚟。」我在曉晴的嘴邊說，她笑著後抱我抱得更緊，然後我們又這樣接吻了好一會兒，直到我快要忍不住。

「我想要你」我把手貼在她白色長裙那側臀的拉鍊上，同時感覺到自己的陰莖已經勃起至昔日最懷念的興奮度——甚至，我想這次是超過以往所有的經驗。

「好」曉晴的聲音變得有點不同了，但這是誰都能聽得出的依賴和飢渴。她像個小女孩一樣地捉著我的腰間，而我知道彼此在這第一次都需要更多的安全感，所以不用待她開口我也會戴上避孕套。

落下拉鍊、脫下白裙與長衣，所剩下的就只有一個穿著櫻色蕾絲胸罩與內褲的絕色美人在眼前。

「你好靚」我從她的頸邊輕吻到赤裸的鎖骨上，同時能感受她的手想脫去我的上衣——是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身上還有枷鎖——到我脫得剩下內褲之時，她那白裏透紅而帶點溫熱氣息的身體已經在等待我的進入。

曉晴的雙峰挺而帶點酥軟，在櫻色胸罩脫下後，我便如回歸本性地彷彿置身香濃的糖果樂園般一邊吸吮那微硬而挺的糖果，一邊摸著她那樂園的輪廓。

「唔好」我把舌頭在那粉色地帶緩緩地打轉，她按了按我的肩膀，臉上卻帶著甜笑地繼續把我拉著過來。即使我此刻依然集中在曉晴的上半身，但二人從臀部的扭動到雙腿的交纏，所有所有都告訴我：曉晴需要我，迫切地需要。

「你好正我好想要你。」我在她耳邊夾雜著溫熱氣息地說，雙頰通紅的曉晴微微眯著眼地緊抱我，同時深情地笑而點頭。

在那一刻，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從來沒有體驗過如此的渴望——比以往所有每一段戀情都更深切的墜落。

我邊舔吻邊輕咬曉晴滑膩的頸窩，她敏感地抓著我的手地低聲讚歎著，曉晴告訴我她的頸部很敏感，我於是一邊撥弄她的秀髮一邊愛撫乳房，同時以緩慢而深情的姿態吸吮著她那香滑的玉頸，她的喘息因而變得越來越急促。

這時候，熱汗已如一層輕紗般落在我們身上，我把目光轉而到曉晴的蕾絲內褲上，只見那蕾絲薄面中隱約可見一些墨黑的毛髮，而更吸引我的是——內褲底層此時此刻已經濕透得在櫻色蕾絲上呈現一片陰影。

這讓我想起阿白和我的初夜也一樣，不用潤滑或其他輔助，在熱吻一輪後那森林已潮濕一片。

我對此刻眼前回憶和現實交疊的美景輕聲讚歎，曉晴羞澀地抿嘴一笑，我想到我們只是認識了大概一個月的人，而我是她弟弟的輔導員，我們還沒牽過手——但我們現在在床上翻滾——如此陌生又親密，如此讓人徹底著迷。

從側臀把內褲慢慢拉下，曉晴的雙腿配合我而抬起一點讓我方便脫下，隨著拇指從微翹的臀部掃到白滑的大腿時，那片伴隨著稀落黑髮的粉色秘地終於出現在我的眼前——我用力咽了一下口水，因為那是我最喜歡的狀態，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進入這個秘境，但我知道還可以讓事情變得更完滿。

在床上，太著急不是好事。

我再次爬回床頭與曉晴接吻，她濕潤的舌頭比剛才更主動了，我在她一次伸舌頭時以雙唇吸住，她竟敏感得緊抓著我的嗯出聲來，大概是費洛蒙的關係，她身上的香氣變得更加豐富，我雙手一邊輕輕地撫摸著她滑膩的背脊，一邊親吻著她的乳房至下腹的位置，她那低沉的呻吟是夜色下最動聽的聲音——她值得我不著急——即使我現在就能插入並達到最高點，但單方面的高潮配不上曉晴。

究竟是為何她開始對我動心？腦海浮現了這個念頭，那時候我已經親吻到她的大腿，如羽毛般輕輕地在她秘地的邊緣位置留下痕跡——女性的敏感自然而然地帶來了更大的肢體反應。她的雙腿顫動了，但沒有把我推開，而是輕輕地夾緊。

曉晴微微捉著我的頭髮，像是在漆黑中找到一點向心一樣——因為我給了她穩定的感覺嗎？或是她覺得我特別？——而就在我快要親吻到濕潤的陰唇之時，她按停了我的侵略，害羞地、輕聲而甜蜜地說：「我未沖涼唔好」

我會永遠記得這一瞬間。

就是在這一瞬間，藏匿在我身體內的獸性復甦了。

我聽隨她的說話，笑後便再次靠近曉晴的嘴唇：「咁我要入嚟喇喎。」

曉晴聽後微微側頭地笑著點頭，她的臉頰已經通紅至無法預想的地步，我吻了一下她那溫熱的臉頰，很快，床上就剩下兩個赤裸的人。

我輕掃著她的敏感秘境，她微微顫抖卻不甘示弱地把手伸到我已勃起了好一段時間的陰莖上溫暖而緩慢地套弄著——因為身高差的關係，她只能摸到莖部的上半段，我把躺著的曉晴微微抱起，二人一邊熱吻一邊觸碰著對方最敏感的地帶。

「啊」曉晴隨著我的一舉一動嬌喘著，而我慢慢一點一點地探進。

我再一次吻上曉晴，直到有感覺時喃喃低語：「嚟喇」

我將曉晴的身子壓在身下，同時右手帶領陰莖輕掃她兩旁的粉色花瓣，我凝望著曉晴臉上在此刻的百般變化——那充滿著興奮、飢渴、愛慕、敏感——同一時間，她那緊捉住我腰間的手更用力了。

我抽了口氣，終於嘗試進入，曉晴像無法思考地嬌喘出愛的氣息，我沒有急著抽送，直到感覺內壁適應了陰莖的存在時，才在那完整的貼合中插入滑出：緩慢地、試探地。

「啊」曉晴咬著唇，美麗的貝齒呈現在我的眼前，我吻著她的香唇以吞飲她愛戀的高熱氣息，同時感到自己幾乎已經想射——這裏太舒服了，佔有的感覺讓我無法自己。

我調整紊亂的呼吸，她卻同一時間夾緊大腿地搖著頭，我不能自己地從她的嘴唇再吻到耳邊與汗頸，汗水的熱氣夾雜著她身上的體香，而那微微黏在臉頰或頸旁的秀髮更是讓曉晴顯得更加誘人。

這是一副充滿生命力的身體，而且還有無數值得探索的地方。

但在這夜，在這樣一個措手不及而突如其來的情夜，美麗的可能性在想象當中未有實行——我想是需要時間的，因為這只是我們的第一次。

「我要」過了一段時間，曉晴身體微微顫抖地拉著我的後頸，我亦自然而然地作出最後的衝刺，在那一刻把我所有雜亂的思緒，全化作那高潮的一點洩出——在那一刻，我覺得我們是一體的——從性器官的結合，然後到飢渴與滿足的同時最高點。

這讓我開始期待那外與內的二合為一。

完事後，我與曉晴在床上輕吻了一會兒，比起殘餘的激情，我想那溫柔的深情更讓人動情。

曉晴說想回家再洗澡，所以我只給了她一條乾淨的大毛巾擦擦那覆滿薄汗的胴體，同時把我衣櫃的短襯衫拿出而披在她的肩上免得著涼。

曉晴莞爾道謝，我喜歡她臉上此刻依然帶著的泛紅溫熱，那靦腆的感覺讓我想起了阿白完事後的樣子——也是在這一刻，我知道自己已經踏出了一步，開始可以揮別舊日子。

「你好叻。」我把那櫻色內衣褲遞給她，她低頭一笑後把我拉到床邊，好像小孩子做錯事有點失措臉紅地擁抱著我。

她抿了抿嘴唇，把我披在她肩上的襯衣更拉近胸前了：「之前我都最多只係得」

「點講呢」她的手在空中打轉了一兩秒後耳輪更紅了：「啫係都係得互相摸過或者自己係囉都係呢啲經歷。」

「哦」我點了點頭，還是為著這意想不到的秘密而驚訝著。

我輕輕地牽著她的手，第一次不是為了做愛地緊牽著她的手地柔問：「啱啱你有冇邊到唔舒服？」

只見曉晴搖了搖頭：「只係一開始有啲緊張。」

「我都有啲」我不禁坦承，現在的心跳還是好快。我還需要時間習慣我和曉晴已經走到這一步的感覺。

曉晴笑而不語，只是靜靜地把另一隻手也放在我的手背上，溫柔地輕輕包覆著。

後來，我拿著風筒為曉晴那內褲底部依然微濕的位置吹乾，就這樣二人微微裸露地繼續聊著剛才在床上的感覺。

那時已是十一點，所以我決定送她回家，當然她很貼心地說不用，但我也不會就這樣搖頭，畢竟這是我們的初夜——反正，就是三十分鐘的路程，不是多麼偉大的奉獻。

回家時她戴回了草帽與口罩，依然沒有說原因，但我感覺離她解釋的時間點更近了，所以沒有追問些甚麼，只是繼續自然地牽著手地並肩而行。

「陪我去買少少嘢？」她問，指著沿路的一間在舊式商場營業到凌晨一點的超級市場。

「好呀。」我想起了她離家時就是說要買東西的。

這個時分，在這超市內的人流大多都是年輕的一輩，大部分都是情侶在逛。我們逛了一圈後買了些飲料和零食，同一時間看見發現這超市的角落是連著出售情趣用品的成人用品區。

我們都沒有說話，只是輕輕地相視而笑。

購物完畢後夜色就更加朦朧了，可城市的車流卻依然不減。

「不如我哋聽日去遠少少嘅地方影相？」她問：「遠離少少個城市。」

「好呀。」我認同：「你有冇話想去邊到影？」

曉晴提議了到欣澳的長索島，而我對欣澳的印象只有迪士尼——或許我該去一下。

「睇片好似好靚咁，想去睇吓。」她淺笑地牽著我的手。

「好呀。」我們從這段時間曖昧情愫一點點的醞釀，到這夜一念之間便成了情侶，我想我還需要一點時間適應。

當然這不是因為我不喜歡她，我喜歡她，而且恨不得她明天會再來我家——只是我沒有開口，因為我不想顯得自己就只想做那件事。

怎料，她在這時候先問了：「聽日影完相之後可唔可以嚟你屋企？」

「我得一個人住你隨時都可以嚟～」我莞爾地轉換了牽手的姿勢成十指緊扣，在她嫣然一笑之際同時感受到自己的下體也開始起了反應。

呼

「送我到呢到得喇，多謝你。」到了樓下，曉晴轉身跟我說。

「好呀，返到去好好休息喇。」我鬆開了手，已經開始不習慣離別：「聽日見。」

「嗯」只見曉晴含情脈脈地凝望著我，好像這夜還沒結束，她還有話想說。

下一秒，她便已經輕輕地上前擁著我，側頭靠著我肩前說回家小心。

半年了，還是已經大半年？我已經好久沒有感受過這樣的親密。在等待這樣緊密的聯繫中，原來時間和記憶的概念會一點點地流失。

但這一次我真的可以忘記你了吧，阿白？

我真的可以忘記我們之間的互相傷害，忘記最後混亂的一切了吧？

你甚麼也不用回答。

我確實很對不起你，但我現在只想把你留在黑白的過去就好。

翌日迎接我和曉晴的，是萬里無雲的潔淨藍天。我們約下午在欣澳地鐵站等，幾乎剛好在前後一分鐘的時距中到達，一切都是那麼的美好。

只是大概昨夜我們太親密，現在初見面好像還不太能習慣彼此之間的距離。

我想這也是正常的，畢竟我們昨夜一次過從初次牽手到上床，也沒來得及思考甚麼。

今天曉晴還是戴著頂草帽和口罩，我們拿著手機地圖找路，聊聊路上的景色，聊聊天氣和拍照，聊聊軒仔，但就是沒有談及任何我們之間和我們昨晚發生的事。雖然我們靠得很近，可是我的手只有牽著空氣和焦慮。我甚至有一刻覺得，她會不會已經為昨晚的事感到後悔。畢竟我們從確定關係到睡在床上，只是一瞬間的決定。

終於——當曉晴建議到前方富豪雪糕車買一杯雪糕一起吃時，我懸空的心才定了許多。

她先讓我吃一口，然後自己也脫下口罩輕輕地舔嚐著雪糕。很快，我們的唇邊都互相沾上了雪糕和彼此嘴唇的甜蜜。我情不自禁地又起了反應，想起曉晴昨天晚上在我家喝咖啡時嘴邊沾滿奶泡的可愛模樣。

靠著雪糕我們走得更近了，然後不知不覺我們牽起了手，像第一次般有點緊張的溫熱蘊藏在兩手心中。當我們到了一條清幽雅靜的小村後，曉晴已經挽著我的手臂在走了。沿路我們只有笑意卻不語，她偶爾會靠靠我的肩膀後說這裏很舒服。

可能是這裏環境太宜人清靜，我幾乎想在這裏就和她纏綿。

雖然這裏清靜，但還是有其他人在。除了來這邊的遊客外，其餘還有些穿著十分樸素的村民，大多是比較上年紀，六、七十歲的樣子。

那時曉晴看見了一位坐在家門前木椅、正在撥著竹扇的婆婆，二話不說便上前閒聊了幾句。我有一刻以為是碰到舊相識，但原來曉晴只是問路，不過聊下去又自然而然地讚賞起婆婆的精神和健康，以及婆婆門前種的一些小盆栽，讓婆婆最後也笑得十分開懷地請了我們吃金桔。

曉晴歡笑地接過婆婆的禮物後道別，那麼自然地散發著平易近人的氣質。我想她不會知道，世上多麼缺乏像她這樣的人。

「酸酸甜甜，幾好食。」曉晴滿足地笑著，然後也向我嘴前遞了一小片金桔。

「我唔係好食金桔㗎……」我皺眉笑著：「你食啦。」

「試試婆婆種呢啲，唔同㗎。」曉晴像慈母般溫柔地笑道：「試完唔啱就我食。」

因為曉晴誠摯的邀請，我開口吃了第一片，也很快想起小時候吃金桔也是母親細心幫我剝開後，一小片一小片餵到我嘴邊。

那段日子，還是有點溫暖片段的。

「點呀～？」曉晴問，也給自己添上一片金桔。

「係幾好食㗎。」我摸頭笑著，曉晴有點自豪地給我打了個眼色：「有啲嘢係要試咗先知。」

曉晴和我順著婆婆所指的方向去，一邊走一邊吃金桔，慢慢便走到能看見湖綠大海的一片石灘。石灘上有人在釣魚，也有人在閒聊和拍照。我們從這裡開始也透過相機快門一點一點收藏回憶。曉晴愛拍景色，而我愛拍有她的美景。我們甚麼都拍，在石灘上拍，在大樹下拍，在浪邊也拍。

這樣緩緩地走著拍著，快樂不知時日過，原來我們已經到了長索島。那是一座小小綠綠的島嶼，一眼便能看清它的正面全貌，給人一種很乾淨舒服的自然感。

雖然這裏也非無人之境，但確實很平靜。來到的人們大概都是來感受這樣的平靜的，就算說話也是輕聲細語。

當我望向曉晴的時候，她已經閉起雙眸深深呼吸著，臉上浮現著耐人尋味的微笑。我很想知道她心裡在想甚麼。如果可以，我想知道有關她的一切。

靜看了一會兒景色，曉晴忽然問我：「你知唔知呢到如果潮退嘅話就會有條石路出現，然後可以行過去長索島？」

「幾時會潮退？」我還是第一次聽過這個現象。不過看看前方，確實有一條若隱若現的短短石路藏在水面之下。

「好浮動，好似話冇一個確實嘅時間。」曉晴查看網上的資料後說。

「你想過去睇睇？」

「冇呀.....我純粹好奇行咗過去之後會係點嘅樣。」曉晴說。

我想了想，看著眼前平靜的長索島：「都係嘅，宜家我哋剩係離遠見到佢嘅一部分。」

「唔緊要啦，呢啲都好睇緣分。」曉晴從容地笑著，然後再在四周用相機留影。

曉晴拍照的時候總是專心一意，幾乎不太會說話。如果要說的話，她可能只是和景色在說話，以旁人無法竊聽的方式互相分享光影之中的秘密。而我會靜靜在曉晴身邊陪伴和凝望著她的身影，既不打擾也不想打擾她，只因那也是我眼中的美景。

而我不敢想象的是，我可以佔有眼前的美景。

我們在那邊等了一會兒潮退，期間曉晴先開口再次道謝我昨天晚上的陪伴，因為每次父親出現的時候，她都會有點煩躁。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想一個人喺出面，喺啲少人啲嘅地方靜靜咁休息。」曉晴望著藍天輕聲說。

「屋企太多聲音？」我問，大概能感覺到。

「係呀，」曉晴想到後說：「同埋你都知我細佬有時候都可以幾咁百厭。」

我聽到後和曉晴相視而笑，我頓時明白了，但也發現原來我已經差點忘記我們之間的聯繫是來自軒仔。

「我都唔會成日留喺屋企，不過我係因為」我想了想：「有時候覺得屋企太靜，好似會亂諗嘢。」

「都係嘅，一個人有時候都會諗好多。」曉晴在這裏會有同感，這是我意料之外。

曉晴，我們思索、掙扎與深陷的事情有相近的地方嗎？我很想知道這一切。

不過，還沒待我說出我的疑問，曉晴便已先開口：「你一個人住咗好耐？」

「都係呢一兩年。」說畢，我從曉晴好奇的眼神知道如果不續說下去的話，她會藏著更多的問題。

所以，我決定今天乾脆一次過說完。

要說的話可以說很久，畢竟破碎的回憶抽取出來從來不易。記哪事不記哪事，說哪些不提哪些，都不容易。

我簡單地總結，我和父母從小到大都住在現在的單位內，像平凡的家庭一樣長大，直到九歲的時候母親有了婚外情，我才只跟父親在本來三人的單位生活著。

父親本來就不煙不酒，與母親離婚以後也沒有因此變得暴躁，甚至可以說是冷靜得很疏離。我一個人起床遲了一小時上學他不管我，我欠交功課到老師打電話來他也只是問我要不要補習，從不指責。

他對我的要求只有不要帶朋友到家中，除此之外，我自從升中以後要在外面玩到凌晨才回家，他也不會有所微言。

我想到父親唯一一次罵我，以及後來那個女人的故事，但我沒在曉晴面前說出口，很快，我的口述回憶便跳到父親和他的女朋友兩年前移民。

那時候我大學剛畢業不久，家人都不在了，但至少留下了他們的屋子。

「不過我都有乜嘢，因為都過咗好耐。」我不想讓整件事情變得太過沉重。

曉晴聽後沒有追問甚麼，只是默默地為我送上溫柔的擁抱，而我想大概這樣就足夠了。

天清氣朗，來的遊客並沒有變多，潮也沒退下去。

「好似唔會潮退添。」我指著眼前還是隱於水面之下的石路。

「唔緊要啦，唔一定要過對面嘅。」曉晴拉著我的手，走到岸邊問：「我哋自拍一張？」

我笑著點頭，自動自覺舉起了電話，而曉晴挽著我的手臂微微側靠著我，眼中只有滿溢的笑意。這是我們第一次自拍，而我相信只要第一次出現了，第二、三、四次便會接踵而來。

我們只要習慣了這樣的關係，一切都會慢慢出現的。

不久後我們沿路折返，那路並不難走，舒服得讓我和曉晴可以慢慢聊聊待會我們可以做的事。

「你有冇食過呢間？好好食！」曉晴把電話遞給我，是間素食餐廳：「不過佢好少位。」

「冇喎。」我能看出曉晴很想吃，便提議：「外賣到我屋企食？」

「好呀～」曉晴笑著輕輕握拳，好像贏了甚麼一樣，而她做得那麼可愛。

是我們關係變得不同還是本來便是如此？現在曉晴的一舉一動，在我眼裏好像都不會出錯——我希望自己在她眼中也是如此。

我們聊著想吃的素食餐點，聊著今天晚上可以送飯的美劇，還有今天晚上要不要喝杯咖啡或朱古力云云。

我喜歡這樣，喜歡我和曉晴隻字不提，但同時知道我們今天都會迎來那美好結局的默契。

我們最後點了一份蜜汁素叉燒、帶子炒西蘭花、老火湯和白飯，家裏的圓桌攤開後擺上溫熱的餸菜與湯飯，驀然便有了家常的感覺。我們吃著佳餚看著《宋飛正傳》，不用說甚麼，因美食和喜劇而來的感嘆聲和歡笑聲會代替交流。

吃完飯的時候才晚上七點多，曉晴和我收拾了飯盒後主動幫我丟到外面的垃圾桶去，回來洗了手後，她便扎起了柔順的馬尾，這是我今天第一次專注看曉晴的穿搭，上身穿著淺藍色的短袖外搭著米白棉麻布背心，而下身則是寬鬆的米色長褲，手上戴著的是昨天沒戴上的白藍色碎花小手繩，我喜歡一些平凡的飾物在她身上會變得特別的感覺，像藝術般讓平凡變得不簡單。

我們坐在梳化上聽著音樂和彼此的低語，聊著今天很快樂，聊著坐在梳化靠著彼此的感覺很舒服和安穩，聊著大家開始漸漸不知道在聊甚麼的話題——一切只為了我們不會宣之於口的事情，直到曉晴從小背包中拿出一份黑朱古力來問我：「你食唔食呀？」

我喜歡這樣的儀式，禁不住在吃朱古力的時候低頭笑著，而曉晴也臉紅地笑。

很快，我決定主動親上曉晴帶有朱古力香的雙唇，她欣然接受後，我便像吮吸雪糕般慢慢品嚐著，深深淺淺。雖然雙眼閉著，但曉晴呼出的甜蜜氣息與纏綿的舌頭讓我的愛慾有了方向，我和她時而輕柔時而用力地吻，從嘴唇到臉頰，從耳輪到頸項，從梳化吻上床。

不知不覺我和曉晴已經吻到近乎一絲不掛，但晚夜很長，我們不用急著直達高潮，有的是慢慢探索彼此秘境與蜜語的時間。

「啊嗯」我順著曉晴胸前柔香的曲線輕吻，她輕撫著我的肩膀喃喃呻吟著，氣音傳遞到胸前微微顫抖，我吻回她的鎖骨，彼此雙腿隔著內褲上下摩擦著，隔著片布也能擦出慾火與潮湧。

慢慢我進入了，如昨晚一樣緊密地與曉晴交融為一體，但今天的她更吸引，是朱古力香、是更多的愛、是我們更熟悉彼此的身體所有所有。

你是我的眼前的曉晴此刻只有我獨佔著，任何人都分享不了一絲這般極致的美。

「呼」我深呼吸，曉晴主動捧著我的臉下去吻著，直到我問她想不想轉換一下感覺。

只見在小夜燈下也能看見臉紅的曉晴點了點頭，毫無疑惑地隨我一起轉換著不同愛的方式。

曉晴翻過身去，側著優雅的臉龐在我的枕頭上微微喘氣笑著。我把手輕輕放在她緊緻的臀部上愛撫了一會兒，然後稍微抬起再緩緩進入。

曉晴的身體反應更強烈了，一時捉著枕頭一時捉著床單，她緊閉著眼，讓翹臀如輕輕起舞般配合著我的動作而顫動。我的探索驅動著她，她的律動驅動著我，彼此以低聲呻吟交會。

「啊嗯」淡黃夜燈下，曉晴那柔美的腰上閃出點點薄汗如線，我像追蹤般吻著、碰著，然後抱起她一點再用力加速。

一下、一下我們的肌膚貼合又分離，雖然看不見曉晴的正臉，但原來想象能帶來更刺激與興奮——她的臉紅耳赤、她的含羞答答、她的依賴幾聲低吟後，曉晴直接把我本來放在她腰間的右手握到她溫熱的胸上，我攥緊她那美麗的柔胸繼續擺動，她的呻吟聲變得更加激情。

「好鍾意咁」話說到一半，曉晴再次搖頭吟著刺激我不知多少神經的激情，我終於在接下來的兩分鐘內棄械投降，一切都奉獻給眼前絕無僅有的秀麗胴體。

呼

完事以後，夜燈仍在溫柔照耀，而我們在擁抱著彼此的餘溫。

「啱啱最後咁樣」曉晴撥弄著稍微亂了的瀏海，臉有點紅地表示：「幾舒服」

曉晴大概不會知道那句說話讓我的心有多雀躍多興奮，我靠上前輕輕吻了一下她的前額，然後，我們擁著剛完事的溫熱說起了彼此的秘密，起初她有點不好意思地抵著嘴，但最後還是願意說她更喜歡和想嘗試的感覺和方式。

說著說著，因為想到畫面，我的身體不禁再起了反應，曉晴發現我的生理反應後，帶點意外地掩嘴靠往我胸前噴笑著。其實我也未嘗過這樣的狀況，但有反應的，原來不只是我。

於是我們就這樣又開始擁吻，然後又做了一次愛。

幸好這夜很長，我們分開洗澡後才剛過十一點。曉晴穿回衣服的時候，還可以吃一些我剛切好的火龍果，才在我的陪伴下歸家，然後在夜裏繼續和我隔著電話聊到深宵都覺不夠。

一切都是那麼的完美，完美得有點不真實。

翌日是如常的軒仔訓練日，我經昨夜走過的路回到藍家，不知為何，我開始覺得回藍家好像回到樂園一樣，忽然有種越來越沉迷的美好。

「嚟緊你屋企喇」途中，我傳了一則訊息給曉晴。而她不過一分鐘便傳來回覆：「想快啲見到你」

我一邊走往她家一邊笑著。沒有甚麼可以比熱戀當中的互動更讓人回味無窮。

「文哥哥！」軒仔一看見我到訪便從客廳飛奔過來，反應好比在銅鑼灣碰見姜濤。為我開門的藍太臉上掛著欣慰的笑容，說軒仔不見我的時候都說想跟我玩。

「係咩！？ 」我拍了拍軒仔的肩膀，內心同樣欣喜地說：「想玩咩先！」

「玩咩都得，但我今日要挑戰你！」軒仔精神奕奕地笑著指向我。

只見藍太和我相視而笑後翻了翻白眼，總感覺她今天心情很好。

「咁我做嘢先。」我笑著跟藍太說，她點頭之時，軒仔已經扯著我手進客廳。我們一盤腿而坐好，軒仔便立刻倒了全堆UNO層層疊出來，繽紛色彩散落滿地。

我看了一眼走廊的盡頭，那時還是關上的。但當下一秒我望回軒仔的時候，最後的房門就開了——

穿著淺藍T恤和純白長棉褲的曉晴從她的房間走出來，微笑而客氣地向著我揮了揮手，我亦裝作一切如常地點頭示好，然後再次望回低頭在拼積木的軒仔。

「放多啲紫色喎到先！」軒仔一邊將積木放高一邊說，但老實說我有點無法集中在想他的事情，心神飄蕩了數秒，又望了一眼在開放式廚房沖咖啡的曉晴，剛好那時候我們的眼神又再次交會。曉晴發現後低頭莞爾，我瞥見藍太往她方向走去，也立刻回過神去幫軒仔擺放積木。

「等我排！我想自己排。」軒仔的話與藍太的聲音重疊：「曉晴呀，我今朝先睇你嘢日影啲相。」

「好咁你排好我哋再玩」我回答軒仔，惟心不在此。

「好似都幾舒服喎啲邊。」藍太說後，曉晴便回答：「都幾舒服㗎。不過嘢日冇等到潮退，過唔到去。」

「唔緊要啦，整污糟對鞋又係麻煩。」藍太笑道：「你自己一個去？」

「唔係呀，」曉晴邊沖調咖啡邊說：「同朋友去。」

我聽後低頭微笑，喜歡那樣不經意的偽裝。

「下次我都同你去影吓相啦。」「等你得閒先啦。」

不久，曉晴沖好咖啡後便靜靜回房間去，留下一抹溫潤的榛子咖啡香味在客廳徘徊。

頭幾次跟軒仔在做訓練的時候，藍太如果有時間的話都會坐在旁邊觀察，但最近這幾次幾乎都是任由我們在客廳玩得多亂也可以，而自己則戴著耳機在處理工事。

因為我不太習慣被旁觀的壓力，所以這對於我來說是好事；但對於軒仔是不是我則不能夠肯定了。如果作為家長的藍太從觀察中學習了一些和軒仔的相處方式，然後在日常中也應用出來，我相信也會有不錯的成效。畢竟我在藍家的時間一定比我不在的時間少，而說白了，我也不可能永遠在這裏。

不過要家長配合又是另一回難事了。

「最近細佬好似比之前開心咗唔少，同埋都有咁多反叛，阿媽都好開心。」曉晴過了幾天後跟我去看電影之後說。

「咁就好。」我微笑，牽著她的手在商場到處逛逛。

那天曉晴戴著粉紅色洛杉磯道奇隊的棒球帽，十分活潑。不過沿路這樣走著走著，尤其是在兩邊扶手電梯的上落交替中，也會不時有些迎面而來的人故作不在意地望向曉晴後又飄走的情況發生。

我還未能好好梳理那種感覺，因為和以前的女朋友在一起的時候，好像不太有發生過這樣的狀況。

不過如果換轉是我是路人，我也會想在擦身而過的時候望一眼曉晴，所以——或許就是這麼回事吧。

後來我們到了商場內的一家大型玩具店，我仔細篩選後，買了兩款還沒跟軒仔玩過卻很適合他的桌遊。

「睇你揀得咁細心，唔怪知得細佬咁鍾意同你玩。」曉晴牽著我的手稱讚著。

「你想嘅話.....我都可以私底下同你玩㗎㗎。」我本來的意思是這兩款桌遊也很適合二人遊玩，但說出來之後頓時就變得截然不同了。

「玩啲咩呀？」只見曉晴聽到後，靠近我肩膀地好奇笑著。

「Board game呀.....」我說，但好像越說就越奇怪了。我和曉晴相視而笑，幸好那時玩具店裏很少人，小孩也沒多個。

深呼吸後，我正經說回：「不過聽日我都會過你屋企同佢玩。」

「好呀，如果唔係佢日日都話好掛住你，冇同你玩兩日就悶到咩咁。」曉晴說。

「咁你呢？」我把握機會地半開玩笑半認真：「我哋都冇見兩日，你有冇掛住我？」

但見曉晴聽到後沒有立刻回答，反而帶著反叛的笑容挽著我手臂，直到靠近我耳邊時才柔聲密語：「等等返到你屋企你咪知囉？」

我不肯定曉晴是否知道自己身上的葡萄柚淡香味有多誘人，但當下她的甜言蜜語就在我的側臉隨香氣盛開，我毫無辦法只有徹底沉淪。

回到家後，我們不出兩句便已在玄關吻在一起。

曉晴的回應，來得比想象中還快。

我們舐吮著彼此的靈魂，舌吻所帶來的濕潤咂嘴聲大得若有鄰居經過一定能聽到的，但我們毫無顧忌地靠著牆邊繼續熱吻。曉晴把手圈在我的頸旁，我們一步一步從玄關吻到床上，甜蜜地纏綿得如棉花糖，我抽離不去，也不會讓她離開。

我們在熟悉的床上一件一件地脫去枷鎖，全脫去後，我從曉晴的耳朵開始慢慢往下吻，先是耳輪到下巴、再是透汗溫熱的玉頸與胸口，還有肚臍邊微小得可能曉晴也不曾發現過的一顆痣越往下吻曉晴的身體反應便越是敏感，我的神經也一樣緊緊聯繫在一起。

我一邊在曉晴的肚臍旁游移一邊把暖熱的手放在曉晴的嘴唇之上，她二話不說地吸吮著我的手心，然後是第一次，直接跟我說出的她想要的。

「馴喲到」我們交換位置，輪到曉晴伏到我的身上。儘管我們並未交融在一起，但她騎上來的地方已微微濕潤——我想，我們的身體往往能代替一切語言。

我以手指輕輕在那濕潤之處打轉與輕撩，曉晴漸漸整個人酥軟地伏在我的肩前，曖昧而動聽地喘著氣。

「好濕」曉晴在我耳邊喃喃地說，聲音雖然細柔，卻能一下子喚醒森林裏的野獸

我深呼吸，曉晴輕輕地咬著我的肩膀，像個小孩子般溫柔輕力地咬著，我想那是她快要達到那點的訊號，也是我終於忍不住進入的一刻。

那天我們只做了一次愛。但對於我而言，這是最完美的存在。

如果把性愛當成一天中絕無僅有的饗宴，我們將可以毫無保留地奉獻自己所有。

完事以後，我和曉晴互擁共枕在纏綿過後的床上。在窗外陽光和暖的沐浴下，我們安靜地感受著彼此一呼一吸的溫熱鼻息，彷彿靈魂互相依存地共生。

我輕聲地問曉晴這一次的感覺。她擁著我，柔柔地回憶道：「咁樣好親密，我好鍾意同埋你對手好暖、好舒服。」

「咁你返到去會唔會掛住我？」儘管曉晴已經以行動回應，我還是想再問一次。

只見曉晴露出了俏皮的笑容，聲線迷人地告訴我：「會掛住你對手囉」

我不得不在內心讚歎曉晴的話語越來越誘人，我生理反應一起，忍不住伸手輕掃她的大腿：「聽日我都會去你屋企啫。」

只見曉晴像老師罰打手掌般拍了拍我在她側臀的手：「你要乖啲，唔好以為我唔知你成日喺到偷望啫」

我湊近她胸前，感受著那抹永不散去的柔香：「你唔可以怪我我學生個家姐咁靚會忍唔住望多幾眼。」

「靚線」曉晴笑著靠往我又接吻了一會兒，一切明明如此美好無暇，卻迎來她下一句——「不過我聽日唔喺屋企呀～」

在曉晴說她明天不在家後，房間內那有點迷幻且催眠的夢幻泡沫才終被戳破。

我清醒了一點後便問：「點解嘅？」

「聽日我要去觀塘同人拍片。」曉晴輕輕以指尖理順瀏海，像是深思熟慮後才向我解釋：「不過我之前都有同你提起過其實我有拍開片擺上YouTube。」

原來只是如此。

我輕笑，因為曉晴不知道軒仔已經私下跟我說過那回事。我想了幾秒，還是想跟曉晴坦白——畢竟我覺得情侶相處還是坦誠些好。

「其實我之前聽軒仔提起過話你有拍YouTube。」我笑道。

說完之後，我還想過曉晴會不會怪軒仔多口，但她不但沒有覺得意外，好像還很輕鬆地笑著說：「佢講嘅應該係另一個channel，我估佢唔知我除咗拍配色之外仲有另一個channel。」

「你有另一個channel？」我的預期被打破，突然像夢中醒過來。

「係呀不過我覺得你之前未睇過仲好。」曉晴低頭笑著，越過我的胸膛到床頭櫃拿過手機：「先認識我本人會好過從片入面認識我。」

「睇幾眼好喇」曉晴從她手機開了她的頻道給我看，著我不可以笑。

我接過手機，看了才發現曉晴原來真的還有一個十多萬人訂閱的頻道。

「Hello～！歡迎」首頁預覽的影片是她在一年前有六十多萬觀看次數的宵夜店食評影片。打從影片一開頭，曉晴說話和身體語言所展現的能量便是我從沒看過的她——舉手投足都是那麼的奔放、外向。

我按了暫停，往下滑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影片：旅行、開箱、與某些KOL合拍有關不同話題的討論影片等，數之不盡。

「唉呀，都係唔好睇住先！」曉晴有點害羞地笑著手遮我雙眼，我思緒有點混亂地把她的手立刻拉下來，一不小心用力過猛竟讓她連忙叫痛。

「Sorry」我立刻醒過來道歉，臉上掛回笑容嘗試緩和氣氛。曉晴似乎並沒有察覺到我的異常，還是笑著說要起床了。

「我要沖涼先喇。」曉晴起床後在床邊拾回衣服和內衣褲後，又問我：「定係你都一齊？唔使你好似上次咁等咁耐。」

「唔緊要。你沖先，我休息一下。」我微笑地呼著氣，儘管並不感到疲憊。

「咁好啦，我沖咗先。」曉晴聽到後微笑地吻了一下我臉頰便開了門出去，絲毫不記得她的電話還在我的手上。

我沉著呼吸，靜聽著房門外的腳步聲一步一步走遠到浴室的方向，心跳像懸掛在獨木橋上忐忑。

「呿——」曉晴關上浴室門的一剎那，我立刻再次查看她的電話。

幸好她沒有設定螢幕逾時，即使剛才兩三分鐘我沒碰它也仍未關上鎖。

我把剛才的YouTube頁面關掉，桌面是一幅男女在大樹下肩並肩的插畫，我在曉晴的電話桌面中左右滑移，很快找到集齊社交平台的區域。只見曉晴的WhatsApp有34則提示、Instagram有52則、Telegram有

呼我瞥了一眼虛掩的房門，拇指伸近螢幕又停下。

「如果你又咁做」驀然，心中浮現了阿白那細柔若輕雨的聲音：「以前嘅嘢又會重複㗎喇喎」

剎那間，世界好像停頓了一秒。

我往左右尋望，但阿白曾經在這床上與我談心說笑的身影，已永久不能復見。

一念之間，我沒有再查看曉晴的電話。

如果連這一點信任也沒有的話，那我們就不用走下去了。

梳洗過後的曉晴包著純白浴袍出來，身上仍散發著讓人安心的雪松沐浴露香。

「慢慢食住等我啦～」我指了指餐桌上剛洗好的新鮮藍莓。

曉晴看見後甜蜜地笑著，素顏的她雖然看起來分別不大，卻有種更清純甜美的感覺：「次次你都咁好！」

「又唔係啲咩大事。」我愛撫她的手背，輕拍兩下：「我沖涼先。」

曉晴嗯聲點點頭，笑著吃起藍莓來。到我洗澡後出來，餐桌上已經擺著一碟用蘋果、奇異果、藍莓拼出來的笑臉水果拼盤。

「登登登——！」曉晴的笑容十分燦爛地展示著她的傑作給我看：「我啱啱即時整㗎整得唔好睇唔好笑。」

我靠近一看，不同水果的色澤與擺位漂亮地配合在一起，儘管曉晴僅僅我梳洗的短時間內即時操刀，也根本看不出任何瑕疵。

看見曉晴立刻用心製作地回應我的心意，我當然打從心底感到快樂。但原來到了心底還可以挖更深——而那無底洞裏，還藏著難以察覺的萎靡。

「你幾時學識擺盤？」那時我們坐在梳化上分享著水果拼盤，喇叭播放著一些記不了歌名的美國流行音樂。

「之前為咗拍片自學過。」曉晴笑著把一顆藍莓放到我嘴前，輕輕啊聲餵食。

我微笑地吃過，也拿了一顆藍莓餵她：「整得好靚。」

曉晴笑而不語，雙手環抱著我腰間地靠近我胸膛，像細聽我心跳地側耳伏著。

送曉晴離開的時候，她理順頭髮後又戴上了今天早上戴著的棒球帽，我想起她之前好幾次外出好像都有戴口罩，如今好像心裏有了解答，便問她是不是因為拍片的關係。

「都算係因為我其實唔太習慣被人認到或者好多目光望過嚟嘅感覺，尤其多人地方會尷尬啲。」只見曉晴的眼神像思考了一會兒才輕笑回答：「不過我最近都練習緊大膽啲接受呢種目光，所以你見我今日都有戴～」

「大明星。」我本想只是開一句玩笑，但吐出口的話語卻讓曉晴突然有口難言，好像空氣沉重得她頓時受不住。

「唔好咁講啦」曉晴低聲地說，我不知怎的竟覺得那有點像求情。

「冇事冇事，我都係講吓。Sorry」我說，試圖挽救被破壞了的氣氛：「我都想象到如果出街隨時好似都被人望住係會有壓力。」

然而我說畢後曉晴只是安靜地繫著鞋帶，直到她鞋子都穿好後才問我：「你會唔會唔鍾意我拍片？」

我搖頭說不會，儘管不太肯定那是不是自己的答案——但如果連這樣的自由也要干涉，我覺得也不用談甚麼戀愛了。

「如果令到你冇壓力，唔好意思」曉晴低聲說。

「冇啦」我拉著曉晴的手到面前擁抱著，反而有點不敢相信自己那麼容易被讀懂：「我真係講笑㗎咋。」

「如果你有咩覺得唔舒服嘅地方都可以同我講，好嗎？」曉晴在我的懷中說，聲音溫柔得讓我已經頓時忘記了剛才為何突然發展至此。

我笑著點點頭後便牽著曉晴的手送她回家，但或許是我知道曉晴的身份後更敏感了，確實能漸漸感覺到周圍確實有一些目光會不斷停在曉晴身上，或者擦身而過後又回眸觀望等。

我嘗試從旁觀察曉晴的反應，卻甚麼也看不出。她還是像平日一樣和我說說笑笑，有時候話題的空白中也會像思考地看看天空看看周圍，絲毫沒有讓我感覺到對周圍偶爾迎來的目光感到不適。

然而，即使一切仍然帶著陌生的奇怪感，但曉晴還是主動牽著我的手，這對於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那天晚上，我們如常地Facetime關心彼此的日常，她笑著說起晚上 Eva 煮了一頓雜菜烤雞和白汁蘑菇闊條麵，好吃得她感覺要上天堂；我也跟曉晴分享自己晚上煎了雞扒自製沙律，剛才還敷了很久不敷一次的面膜。

「好想睇你敷面膜嘅樣」曉晴突然抿嘴而笑，我很好奇地問她為何，她竟說因為我一定看起來很像恐怖份子。

「以前玩CS嗰種恐怖份子？」我突然想起以前玩過的電腦遊戲，曉晴聽到後更加開懷大笑地點著頭，把我也逗笑了。

我們整夜聊著一些沒甚麼大不了的事，就只是一些我們沒見面的時候發生的日常，但我喜歡這樣，那能讓我有種彷彿可以知道曉晴那天的一切的感覺。

後來曉晴很自然地聊起明天拍片的事情，我沒想到她會主動提起，但也很慶幸她會想跟我分享。

一聽才知道，原來曉晴明天要為一個香水品牌出活動幫忙作宣傳，可能會拍一些短片或拍宣傳照之類的。我以為曉晴已經參與過不少同類型的活動，但原來這也是她的第一次。

「因為我都係唔習慣嗰種好似焦點嘅感覺」曉晴說，不過這次有拍片的女生朋友陪她，而她也最近想嘗試踏出一點自己的舒適圈，所以想嘗試一下參與一些宣傳類型的活動。

儘管曉晴不是第一次這樣說，但我還是不太理解能被十萬多人訂閱的她為何還會害怕成為焦點。

不過每個人或許都帶著自己與旁人難以梳理的困擾生活著，我想大概如此。

而我翌日的困擾，從第一步踏進藍家便開始。

「阿文，我真係唔知點算好」藍太在我一踏進藍家便面色陰沉地跟我說，我有一刻以為軒仔出了甚麼關乎生命危險的意外，但很快我便瞥見他獨自在客廳一角玩模型。

「咩事？」我望了一眼軒仔，隱約能發現平日臉上的神采今天都不見了，也沒有像平日般衝過來打招呼。

藍太長嘆了口氣，著我先到家門外去說句話。我如是退到家門外，仔細一看能發現藍太軒仔兩母子的表情都喪失了希望。

「我都唔知佢發乜神經今日班主任話佢喺學校小息竟然推跌咗同學，搞到個小朋友跌損膝頭同手掌，家長差啲話要報警處理，好彩班主」我一邊聽一邊感受著藍太複雜的情緒：憤怒、無奈、失望、自責還有很多無以名狀的感受。

「軒仔有冇講咩？」聽完整件事後，我問。

「佢話個同學笑佢同埋玩佢頭髮先啫！」一聽藍太憤怒的口吻，我大概能猜到她接下來的反應：「咁我話你咁就可以推人㗎喇？如果人哋真係報警呢？成日剩係喺度製造麻煩，我幫佢同其他家長道歉都道到煩喇！」

我沉默地思考了兩秒，好像說甚麼也不太合適，於是便只點頭表示在聆聽。

「跟住佢宜家返到屋企就成日冇講過嘢，好似撈咗我話佢咁」藍太說到這時又吐了口大氣，好像一次過發洩了後又冷靜了一些。只見她摸了摸褲袋，最後才跟我說：「麻煩阿文你幫我搞搞佢，我真係唔想望到佢先——我要出去啱啱氣。」

「好」我點點頭，本來懷著開朗心情打算輕鬆來輕鬆去的，現在都不可能了。

重新踏入家門，軒仔仍舊一聲不吭地在角落玩著模型。我慢慢靠近他，然後在他面前坐下。

「軒仔，文哥哥嚟㗎喇。」我輕聲地說，只見軒仔往我的身影瞥了一眼，然後又面無表情地望回手上的模型，頭上像頂著一大片烏雲而雨仍未下。

一切好像回到我們第一次見面時的境況，甚至比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還差。

那時候軒仔正在以手上的士兵打著周圍的怪獸，有時候怪獸倒了，他還是會很用力地用士兵再打幾下倒在地上的怪獸。

「呢個士兵好似好多怪獸要打喎似乎好想打低曬周圍嘅怪獸咁。」我嘗試跟隨軒仔的節奏說著，不過他並沒有回覆，只是更加用力地用士兵打怪獸。

「士兵因為一啲原因，所以好想將怪獸打低」我凝望著軒仔的眼神，只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把士兵也丟在一邊了。

「打低都有用啦明明佢錯先。」軒仔垂頭喪氣地說，第一次給予了我回應，給予了我進入他世界的機會。

「你覺得好唔公平。」我想這是軒仔最強烈的想法，而我相信說出來會更好。

軒仔點了點頭，但沒有說下去。可能今天發生的事，讓他覺得說了也沒甚麼用——儘管如此，我還是要讓他帶有一點希望。

「不如你慢慢同我講今日發生嘅事？」

一問之下，軒仔好像在心裏悶了一整天地吐出心聲，並說出自己聽到對方笑自己是「白痴」和搞亂他的頭髮，才在一怒之下忍不住推倒對方。

「佢咁講真係令到你好受傷，好嬲你諗唔到其他方法，所以就推低咗佢。」我嘗試以說話感受軒仔的狀態，軒仔點頭後續說：「係呀我係有錯，但係佢都錯。」

「佢都講咗啲唔好嘅說話，你好想佢都接受佢做錯嘅後果。」感受到軒仔最核心的糾結後，我把地上的另一個公仔拿過來：「如果公仔唔知道怪獸對士兵做咗啲咩，但佢又好想幫士兵，士兵會點同佢講？」

軒仔望著公仔，眼神裏雖然還是帶點灰心，但還是重複了剛才被人說自己是白痴和玩頭髮的遭遇。

說完自己的遭遇後，軒仔輕輕地呼了口氣：「我其實知我可以同其他人講先我上次都有同老師講我只係今次忍唔住。」

「今日你已經好勇敢，將自己受傷同嬲嘅感覺講咗出嚟。你覺得唔公平，因為對方都有錯，呢個我都聽到。」我說：「你亦都記得其實你係有方法可以處理，例如同老師講，呢個係一個好叻嘅選擇。雖然今次你忍唔住，但你已經知道下次可以點做，慢慢練習就會越嚟越好。」

如此，軒仔的臉上才重新出現一點釋懷的笑容。

眼見軒仔的狀態雨過天晴，藍太回家的時候也欣慰地笑著感謝我：「多謝你阿文有你喺到我真係安心好多」

「最主要係軒仔都好投入嘅。」我說，把讚賞還給軒仔：「佢都努力學習緊點表達情緒，我哋都可以慢慢觀察。」

「有你喺到就好。」藍太似乎沒聽懂我的說話，還續說：「依家好少年輕人好似你咁穩陣。」

我微笑地接受藍太的認可，但心裡仍然不敢肯定甚麼。

畢竟關於對小朋友的態度和做法，我只是想著要做父母當初沒對我做的事情而已。

多點關心和理解，說不定就已經拯救了不少生命了。

不過很多事情總是說易行難，所以到最後總是事與願違。

人性，往往到最後都讓人感到失望。

離開了藍家後，我在她家樓下的花園拍了一張藍天白雲的照片給曉晴。今天她不在家，身體總感覺缺乏了靈魂地不太自然，但我想自己至少能傳訊息給她，並從她的回應中覓回一點。

只是——她並沒有像平日般短時間內回覆。

曉晴應該在宣傳活動上忙碌著？我想像著，能想像到她穿著正式優雅的打扮在那樣的場合的樣子，但想像不太到她和其他帶著大大小小名氣的嘉賓交流的情況。對於我來說，那始終感覺不太像是她擅長的事情。

我坐在她家附近的公園，望著對面街長長排隊人龍的麵包店，打算多等她的回覆一會兒。因為曉晴並跟我交代活動完結的時間，所以我想說不定我可以等到她回家的時候再給她買份甜甜圈作驚喜。

過了好一陣子，曉晴仍然沒有回覆。但從她那十多萬人追蹤的IG專頁中卻能看見她十分鐘前才剛發佈一些在宣傳活動和其他人的合照。我看了又看，那兩三張照片中充滿著活力和奔放的男女笑容，看完後，我的訊息仍然沒有回覆。

半小時後，我不再等了，頭腦有點模糊混沌地回家倒了杯可樂、開了套荷里活電影來看。黃昏來的時候電影的片尾曲剛響起，我看著夕陽，劇情已經差不多記不起。

再看看訊息，曉晴不知在甚麼時候已讀了。

只有一個愛心。

幸好的是，曉晴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狀況。

「今日有啲唔開心」
「夜晚電話再講」

收到訊息後，纏繞我整個下午的忐忑頓時煙消雲散。

這天曉晴還是像平日一樣晚上打了電話來，只是她的談話中，並不像平日般充滿溫柔的笑聲。

簡單地寒暄了兩句，曉晴便以低沉的聲音說：「我諗呢啲event可能都唔係咁適合我。」

「點解咁講？」至少從今天她發佈的限時動態中不會發現任何不妥。

「可能我仲未習慣咁多鏡頭」曉晴低聲地說：「然後嗰到又有好多KOL，好多自己唔認識嘅人隨時望住我、拎個cam過嚟撩我傾兩句咁。」

「同你平時拍片好唔同？」

「嗯我拍片可以決定出咩唔出咩，但呢啲我控制唔到。」

我想確實像她說的，如果是自己拍片對著鏡頭還好，至少能自己控制和剪輯。但交給別人的話，又是另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我陪了曉晴許久，原來那天她真的發生了很多倒楣的事。不但是 event 參加體驗不佳，過程中還有一段時間丟失了電話，最後才經工作人員協助下失而復得。聊著聊著，她或多或少也把當天的煩惱抒發了，便又像平日一樣語氣輕鬆了點。

「不過我想講，無論你係鏡頭前同鏡頭後，我諗大家都會咁鍾意你，只要你做自己做得舒服就好。」我在最後安慰曉晴，曉晴聽後終於笑了。

那天晚上我們如常地聊了很久，不知不覺間，曉晴已經能像平日一樣會說起一些日常的無聊玩笑話題，我想她已經平復了不少。

「好彩今晚有你陪我。」曉晴溫柔的聲音傳進我的心房。

「我係你男朋友嚟㗎嘛。」回答的時候，我很想立刻擁抱她。

「可惜你宜家唔喺我面前」曉晴說後輕笑，像和我心有靈犀地悄悄道：「如果唔係」

「如果唔係咩呀？」我已經能感覺到身體有點發熱，答案像在禮盒中，我迫不期待要拆開。

「嘿呀」曉晴笑著，有點些微頑皮的語氣道：「你又唔喺到，唔同你講住。」

「我可以直接過嚟㗎。」我果斷地回答後才看了一眼房間上的時鐘，原來已經過了凌晨十二點半。但我想時間並不能阻礙到任何事情，只要她願意的話，我會排除萬難過去。

「竊線！」雖然曉晴反應如此，半秒後卻已經在笑問我：「你認真㗎？」

我鼓起勇氣接著說：「我對你好認真。」

曉晴笑了，隔著電話也能看見她因為我的話語而甜笑的樣子。

我們並沒有掛掉電話，當我把緊身的內褲換上，噴上檀木香香水後再次拿起電話時，曉晴也正戴著耳機回應著：「我行咗行出廳睇睇，佢哋宜家全部馴囉」

「咁咪好危險？」我一邊穿鞋子一邊開玩笑：「屋企冇人知道會發生咩事㗎？」

「等等係咪有恐怖分子上我屋企？」曉晴也一樣笑道。

「係呀，而且佢會直播住自己行到去邊。」我帶上鎖匙後開門：「佢宜家出門，行緊去你屋企」

「咁我鎖好門先，如果唔係我男朋友唔喺到，保護唔到我」曉晴說的時候聲音帶著輕笑的顫抖。

「你男朋友被恐怖分子綁架咗喇」我笑說，就這樣和曉晴你一言我一語地快步走到她家去。

街上還有少許車輛與路人，有些在沉默地等著紅燈轉綠燈，有些像洩氣的氣球般低頭看著電話過馬路，沿路上帶著城市沉睡以後的茫然。

但這夜我並不寂寞且不茫然，因為我的每一步都有她陪伴與向她而行。

「我到咗喇。」到了藍家的家門時，我輕聲地在電話說，電話的另一面雖然沉靜，卻充滿著期待。

再過幾秒，大門悄悄地被打開了，迎接我的是只穿一件白寬T恤睡衣的曉晴。一看見我真的到了，她的臉上立刻洋溢著無窮的驚喜，像是從來沒想過我真的會在深宵來到她家中一樣。

曉晴牽著我的手輕輕一吻我的臉，我往下一看，只見她修長的雙腿在月色和客廳小燈的映照下顯得格外誘人，像披上一層淡黃的輕紗，只差我去掀開探索與佔有。

「鞋擺出面先」曉晴說後，我立刻像聽話的小孩子一樣做了，但鞋子擺好後，卻又變得像小偷一樣偷偷摸摸地走進去。

曉晴一路笑著，雖然甚麼也沒說，但以她那溫熱的手牽著我，輕輕帶我走進通往她房間的走廊——那我第一天到來時被告知不要走近的盡頭。

「慢慢」曉晴牽著我的手悄然地經過藍太和丈夫的主人房，再分別經過軒仔和Eva的房間，門縫中並沒有透出任何一絲光，大概他們真的睡了，但也不能肯定。

一步、一步

砰砰、砰砰

終於，我們在心跳不斷加速的路上到達解放的終點——

不出半秒，我把曉晴撲在她最熟悉的床上後身體緊貼上去，我們二話不說地吻著，像是要把一整天沒見而壓抑的慾望都釋放在熱吻的一呼一吸中。

我們越吻越激烈，雖然隔著衣服，肌膚的溫熱卻像是要把彼此融化一樣。

「我哋要細聲啲」曉晴主動脫去了我的衣褲，然後溫柔地，如同細味一樣在我的下腹留下好一些吻痕。那輕柔的吸吮聲，在寂靜的夜裡像是配樂一樣代替了我們的交流。

後來我忍不住，便再次把她輕輕推回枕上靠前吸吻著她甜美的嘴唇。

但外面的走廊就在那時忽然傳來開門聲了，曉晴立刻把我抱入懷，然後用被子輕輕蓋過我的後背，我們靜靜地像定格一樣留意著外面的動靜。

「應該係軒仔」曉晴輕聲說：「佢去廁所。」

其實這裏並沒有隔其他人的房間太遠——幸好我們都克制著彼此的聲音，不然也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儘管如此，那一刻我並沒有一絲害怕。或許人在極樂之時，危機並不存在；也或許是來自曉晴那溫暖的棉被如輕柔雲朵般包覆著我，讓我有滿滿的安全感躲於其中。

那時我輕輕地把曉晴身上僅穿著的白T恤拉到她的胸上，然後在她溫熱柔香的身體上緩緩探索。每一下輕吻與舔吮，彷彿都觸碰著曉晴肌膚血脈的流動，而她的身體是如此的甜美，如同她的房間、她的被鋪、她的床、她的地毯，所有所有都帶著讓人樂而忘返的甜蜜香氣。

終於，我們等到軒仔回到房間。

「等等」我離開棉被，到脫在床邊的長褲口袋上掏出安全套。

才剛拿出，曉晴便從原來安躺的姿勢坐到我面前，二話不說地拿過我手上的金色包裝。我心裏一喜，凝望著她像拆禮物一樣輕輕撕開包裝的鋸齒線條，然後細心地辨別正反，再帶著那讓我不能忘記的甜笑地慢慢為我戴上——那時我頓時有種自己的身體臣服於她手下的感覺，而我願意被她佔有，願意奉獻一切只為了我們的極樂。

高潮過後，房間的空氣仍有溫熱的愛意流淌著。那時候曉晴赤裸地半伏在我的胸膛前，似在靜聽我的心跳一樣側著臉。

「你心跳仲係好快」曉晴輕笑地對著我的心臟呢喃。

「因為我好鍾意你」可惜我不夠浪漫，沒有情話與更多的象徵，只能這樣直說了。

不過曉晴聽到後笑得臉上酒窩也浮現了：「我都係。」

那天最後，我順利在凌晨四點多從藍家溜走了。但是一不見面，心裏又癢癢地記掛著對方，直到我回到家後一看電話才發現原來曉晴也一樣。結果我們又繼續Facetime聊下去，直到日出的時候才一起放下電話休息。

那天我睡得很沉很舒服，如像身體所有美好精華都奉獻出去後帶來的坦然感，讓人格外容易安睡。

只是睡得太舒服自然的時候，夢的枷鎖便在無意漂游間解開了。

似真亦幻，阿白的身影依稀地浮現著，像以前一樣伏在我的胸前。

「我覺得」她側著頭，帶著那懷念的聲音：「如果可以錄你嘅心跳聲做鬧鐘咁就好。」

迷戀當中的人都糊糊塗塗的，偶爾像說夢話般說情話，也有時說情話般說夢話。

只是當我想答應的時候，夢已碎開了——而世上再沒角落能聽到她的聲音與心跳。

起床的時候，想找回和阿白的對話記錄，不過還沒打上她的名字，曉晴的早安訊息就來了。

「已經好掛住你」曉晴傳來的訊息帶來甜蜜的風，我點進去，不知不覺笑著聊到差點不想離開床。

下午，曉晴拿了手提電腦到我家剪片，我不會這些，但能在旁邊給她沖杯泡沫咖啡打氣。

曉晴喝到嘴唇上有奶白泡沫時，會嘟起嘴在螢幕前可愛地察看，而我總忍不住上前吻她。我們笑著接吻，不過曉晴會在快要到下一步的時候拍拍我的胸膛停下來，說要先專心剪片。

沒關係，我想我可以等。

有時候我會伏在桌上凝望曉晴專心剪片的樣子，有時候我會回答她有關片段怎麼擺位的問題，儘管我不太熟悉這些。有時候，又會像曉晴後來在床上說的——像求偶不成的拉布拉多犬般側伏在桌上發出想要和她親熱的信號。

不過因為忍耐，所以當我們真的做愛的時候，身體的快感好像更澎湃了。

好像一波接一波的浪潮，我們忘我地互相熱吻、我們轉換不同表達愛的體姿、我們說著讓人羞澀的情話——當我們在床上接連感受高潮後，還要做第三次的溫熱感覺彷彿仍飄在空中。

只是，一通突如其來的電話吹散了氛圍。

「唉呀，唔記得咗今晚要去個直播meeting。」曉晴把電話放下後，連忙從床邊撿回內衣褲快快穿上。

「吓？」我坐了起來，像剛從睡夢中醒過來般來不及反應。

「之前約咗其他YouTuber一齊去直播，差啲唔記得咗」曉晴很倉促地整理自己的衣服，我忽然有種被遺棄的感覺。

「同邊個？」我問，雖然幾乎不曾關心過這些——也或許因為如此，曉晴愣了一下後才反應過來：「等等我send條link畀你？嗰到啲人都一齊拍開片有男有女。」

「哦好啦。」我爬到床尾，把曉晴的襪子從地上拾起遞給她。

「唔該～」曉晴快速地吻了一下我的臉，不過那時候房間本來瀰漫的浪漫與激情氣氛已漸漸淡去了。

我笑著送別曉晴，但門關上後，躺在床上的我頓時像靈魂脫落軀殼般動也動不了。

後來，我慢慢開了曉晴YouTube上的影片來看，一條又一條，一則留言又一則留言看。

不少人喜歡她舒服的拍片風格，也有人讚賞她清純可愛、很有氣質的樣子，像我對她的最初印象。

看著看著，內心的雜念終究讓我再次打開了和阿白的對話訊息，還有以前在一起時唯一沒刪除的那條做愛影片。

「你可唔可以放過我？」

「我求下你」

讀下去，讀不下去。

只是為甚麼自己要這樣做，有時候連當事人也無法說清。

晚上，曉晴傳來直播連結，直播有兩千多人看著，包括曉晴在內兩男三女在閒聊直播著。

他們坐在兩張梳化上，有個啡髮的男生坐在曉晴旁邊，不出幾分鐘就讓我感覺到他特別喜歡跟她開玩笑或著鬧著玩。我立刻在資訊欄尋找那男生的社交媒體資訊，點進去一看，是有二十萬人追蹤、專拍飲食和生活影片的YouTuber。曉晴公開的社交媒體跟他互相追蹤了，但私下的並沒有。

五人突然聊起了未來規劃，終於到曉晴說話了，她提及最近想跟一些機構合作，並帶同自己的觀眾一起參與一些義工活動，例如淨灘、探訪劊房住戶和獨居長者活動等，都是一些我沒有從她口中聽過的事。

「哇好有心呀」旁邊的啡髮男站起來拍手讚賞著，浮誇的動作比初中生尋求關注的舉動來得更明顯。

曉晴翻了翻白眼地笑著，直播的留言也有不少人讚賞她。

不過直播的氣氛，頓時被一則訂閱訊息傳來而影響了：「曉晴依家係單身？」

那時曉晴剛好喝著水，現場和留言區都有點躁動地等待著她的答案。只是她不徐不疾，喝完口水便輕笑地回答。

「感情問題就唔回應喇」

我按停了直播，畫面定格在曉晴回答後的微笑。關上螢幕後，我的呼吸忽然變得緩慢而沉重，想去摸摸枕頭感受黃昏時彼此在床上留下的溫度，但原來在悄然無聲間，溫度已全然流失。

渾渾噩噩地過了凌晨，我才第一次離開床。有點頭暈地沖了冷水澡和吃了麻辣杯麵後，身體與靈魂才逐漸感覺回到地面——也是那時候，曉晴打來了。

「我喺啱上咗小巴喇。」她說，聲音有點疲倦，像是說了太久話後喉嚨有點使不上力。

「會唔會辛苦呀？你把聲聽落有啲冇。」我本能地關心。

「偶爾一次直播，用聲係用多咗少少。」曉晴說後輕笑：「嘻嘻，你好細心。」

我摸了摸頭，頭腦清醒了一點，暈眩的感覺忽然散去了。

「係呀，我諗直播咁耐都應該冇。」我說：「如果你見冇我哋就唔傾咁耐啦。」

「你啱先都有睇直播？」曉晴的語氣看來有點期待。

「我睇咗睇開頭，之後有啲嘢忙就有睇。」我說：「後日要過嚟同你細佬做訓練，啱啱去咗準備定啲工具。」

「好有心喎！」曉晴像是開玩笑地說這句，但想到啡髮男剛才直播也說過同樣一句玩笑話，我本來想風趣回答曉晴的興致頓時也一掃而空了。

沉默之際，曉晴突然想起：「聽日日頭我屋企好似都有人，不如你過嚟陪我拍片？」

「我未必可以過到嚟。」我一反常態地無法做到立刻答應。

「日頭你有嘢做？」曉晴很自然地問。

「唔係呀」我呼了口氣，想了一下：「不過我有啲劫。」

曉晴聽到以後安靜了片刻，我那幾秒想到的只有剛才直播的畫面——然後，她溫柔的聲音才傳來我的耳邊：「發生咗啲事？」

「冇咩事。」我立刻回應：「純粹有陣時個人會突然有啲劫。」

聽到這樣說後，曉晴似乎更加不懂得如何回應了。我們就這樣陷入了沉默數秒，我於心不忍，還是打破沉默：「可能聽日就會好啲，如果我到時候想過嚟就同你講，好唔好？」

「好呀」曉晴喃喃地答後：「咁你今晚好好休息先。」

「嗯，Bye bye。」我先道別。

「Bye bye」曉晴雖然大概有話想說，但我還是聽完她的道別後便掛了線。

電話一掛斷後，胸口就開始像被誰人誰事偷偷刺了幾個洞般隱隱作痛，我想立刻打回電話給曉晴道歉，但軀殼卻再次被兜兜轉轉的愁緒捆綁至動彈不得。

明明白天時候還在身邊的美好，黃昏過後卻溜走了。

沒有留下溫度，沒有留下聲音，沒有留下畫面。沒有證明的事情，有時候甚至有種沒有發生過的感覺。

正當我要開手機相簿的時候，曉晴傳來訊息了，是一張看來從她窗邊拍出去的夜空，只見夜空裏掛著淡黃色的小圓月，小圓月旁邊還有一些應該是在手機螢幕上畫的愛心線條。

「Send個月亮畀你 等你今晚發好夢」

「記得我會喺到陪你～」

我凝望著那段訊息和照片一段時間，臉上雖然輕輕浮現了笑容，但身體卻還是遲遲沒有反應。

但我還在祈求甚麼？

「Sorry呀 啱啱有啲邋」終於，我給了她答覆：「我聽日可以過嚟」

因為軒仔參加了兒童歷奇活動日營、Eva

請了幾天假回印尼的關係，所以藍家一大早便只剩下曉晴一個人在家，直到傍晚藍太他們才會回來。

也許是因為家裏沒其他人，曉晴開門迎接我的時候比平日都要熱情地跳前緊緊擁抱著我，像永遠都放不開。我擁抱著她溫暖的身體，輕輕吻了一下曉晴的前額後抱得更緊。我想，曉晴不知道我對她的需要勝過她需要我。

「要窒息喇～」曉晴甜蜜地笑著說：「入嚟先。」

我們牽著手進內，家裏安靜得像我們做甚麼都不會有人知道，光是這一點已經讓我的身體起了反應。曉晴問我要不要喝點甚麼，我笑著搖了搖頭，根本想不到這些，於是她便牽著我到她的房間去，像我偷偷溜進來的那夜。

門一開，房間床前的木桌上架著小小的一部白色相機，我的雙眼閃過一點過往拍過阿白的畫面，神經不知不覺間被挑動了一下。

「我仲拍緊片頭呀，你坐一陣陪我好唔好？」曉晴從客廳拉了一張木椅進來放在書桌的斜後方。

「好呀，今日拍咩？」我看了一眼相機反過來的螢幕，裏面剛好從側邊拍到曉晴的床和貼著一些明信片的白色衣櫃，像她平常拍短片一樣很日常的取景。

「之後我會同一啲機構合作啲義工計劃，睇下會唔會有觀眾有興趣一齊join，拍片介紹下先。」曉晴對著木桌前的鏡子梳了梳頭髮，她化了舒服自然的淡妝，我凝望著她側臉上的微微紅暈，不自覺地想到了待會我們會做的事時，胸口也有點悶熱。

「你覺得呢個妝點？」曉晴望向我，那花容月貌讓人著迷得頓時說不出話。

我微微靠上前，打算用行動回應——不過曉晴很快笑著推了推我的臉：「等等先專心拍一陣片先」

「我嚟剩係負責監工咁慘？」我笑問，雖然只要她在身邊就甚麼也沒所謂。

「你出現係幫緊我打氣㗎！」曉晴聽到後嘟了嘟嘴笑著，然後突然靠近我耳邊柔柔地說：「最多等等出返糧畀你喇」

那陣蜜語隨著曉晴身上散發的葡萄柚淡香味傳來我的耳邊，我抿著嘴，多想讓曉晴知道每一次的平息衝動需要我多少次深呼吸。不過，她很快又回到鏡頭前調整狀態，我也就靜靜地在鏡頭看不見的旁邊的陪伴著。

深呼吸後，曉晴第一次按了錄影的紅鍵。

「Hello大家我」曉晴開了開口又忽然像忘記要說什麼地停下來，不過她很快又繼續說：「今日我就」

「唉呀」曉晴摸了摸頭髮，按停了後深呼一口氣又重拍。

只是，看似簡單的一段開場白，曉晴卻接二連三地因為說得不順而一次次重拍。

前幾次我還是靜靜地看著她調整狀態，但到了第六次，我終於忍不住開口。

「唔舒服？」我從鏡頭旁問，同時正在錄影的鏡頭也依然對著她身後的粉紅色床鋪。

「有啲搵搵咁」她微微向我吐出舌頭，那鮮嫩嘴唇與桃紅蜜舌，始終有種喚醒深谷野獸的力量。

「使唔使我幫你整返順佢？」我笑問，心中的烈火快要無法按捺。

「頂你咩我要拍」雖然曉晴口頭拒絕，但邊說邊笑的她並沒有想反抗的意圖。

於是我唯有靠前，輕輕地吻了一下她的柔軟嘴唇：「噓」

「快啲」曉晴緊抵著嘴，臉泛紅得像是剛完成劇烈運動一樣，她並不知道紅色是讓人性慾幾何級數的提升的危險顏色。

如是者，我一下將她抱起上床，就這樣在攝影機 Rolling 的情況下做愛

「好香」微溫而濕潤嘅嘴唇互相交接下，我在她的香唇前輕輕讚歎。

曉晴沒有回答，只是在彼此交合的過程中甜笑，她的嘴唇時而緊抵、時而嬌喘，溫熱的呼吸又和我的呼吸交融，加上她乳白皮膚散發的淡香味，頓時令我有種徹底忘記自己是誰在哪裡幹什麼的刺激感

「阿文」曉晴雙手微微交叉靠著我後頸，我靠上前擁抱著她，像抱著拆開精緻包裝後的珍貴禮物。

熱血湧動，我一邊舔吻著曉晴的耳輪一邊問：「啱啱唔係話要專心拍片嘅咩？依家你喺到做緊咩？」

曉晴聽到後雙眼閉著地笑，像一個乖巧的女孩決定擺脫那些綁在她身上的規訓後所露出的笑容。

只是，沉默的笑容還不夠。

「你依家想要拍片定係要點？」我追問，問題與身體一樣探索得更深、更深。

「嘎呼」曉晴輕撫著我的側腰，終於說出：「你我想要你」

一切都值得，這一切都值得，我的心在熱潮中湧現了這句話。

我瞥了一眼相機反過來的螢幕，只見鏡頭毫不羞澀地記錄著我們的性愛，像見證人般聽著我們在床上忘我時說出的句句誓詞。

「你好淫一個 YouTuber 對住部 Cam 做愛」我在曉晴微微冒汗的胸前留下深深的吻痕後，腦海漲熱得像快要爆發。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後靠近曉晴耳邊：「係咪想拍低畀人睇？」

「收聲」臉頰通紅的曉晴笑著點頭輕聲答後，喘氣聲隨即變得更加急促，而交叉於我頸後的雙手亦同時格外肉緊

曉晴加重兩分投入，我亦再次加快速度。

「快啲啊啊唔好停」一下，兩下，三下

終於

「嚟啦」我在曉晴耳邊輕聲說。

「嗯！」她緊緊抱著我，像我是她的所有。

這一切，全都值得。

完事後，秋日陽光微微灑在粉紅色的床鋪上，合宜得猶如是對我倆的祝福。

綿延的擁抱與細語延續著剛才熱愛的溫度，再休息冷卻了一會兒後，曉晴剛才脫在床邊的桃紅蕾絲胸罩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撿起到眼前，慢慢欣賞那優美的繡花紋路後又輕輕摸著，直到興致漸漸被勾起後，我閉上眼，讓鼻尖湊近胸罩聞香。

是因為愛一個人所以如此還是曉晴本來就是如此？只要輕輕一嗅，那讓人臉紅耳赤的香氣便融入在呼吸當中，彷彿香氣會永遠停留在心間。

「變態佬。」曉晴笑著靠近我的肩膀後挽著我的手臂，柔胸的優美線條再次觸碰摩擦著我的肌膚，那瞬間讓仍是一絲不掛的我的生理反應一覽無遺。

「真係好香喎。」我大方地笑著，像要留住這一刻地再在曉晴德胸罩內深深地用靈魂吸一口氣。

曉晴頭靠著我，像沒好氣地笑著。過了一會兒她才說：「以前都有諗過你有呢一面。」

曉晴說的時候是笑著的，我很慶幸。

「怪你囉」我敲敲她的頭，再摸摸。

「怪我囉」她捶捶我的胸，再吻我。

意識到相機仍在錄影，已是幾分鐘之後的事。

「竊線，啱啱唔記得cut機添。」曉晴笑著說，關上了錄影按鈕後喃喃道：「睇咗啲位」

「曉晴」我知道她下一步要做甚麼，便立刻牽著她的手：「不如留住呢條片先？」

「啊？」曉晴皺了皺眉，手中的相機螢幕縮圖可見我們剛才性愛的優美體姿。

我輕輕一笑，另一手再搭上她的肩膀後湊近說：「我諗住我哋難得記錄咗，不如留多一段時間先——何況，呢段片只會屬於我哋兩個。」

曉晴聽後沒有立刻答應，眼神裏似乎還是在考量著很多東西。

以她的身份來說，要考慮的東西自然是更多的。我知道她這樣想下去一定會放棄，沉了一口氣後，便決定改說：「不過如果你都係覺得唔放心，都係 del 咗佢啦，唔緊要嘅。」

只見曉晴立刻搖了搖頭，眼神雖然帶點憂慮，卻說：「都唔係唔放心嘅不過我唔留㗎 SD Card 喇，我驚等等」

「我明。」我拍拍她的肩膀，後讓她安心一點：「我哋可以放去外置hard disk先。做埋加密，咁就萬無一失。」

曉晴微笑地點了點頭，我輕吻著她前額，遙望窗外，那時天空一片澄清。

所有驚天動地的改變，都來自第一次跨出限制。

曉晴從前想像不到並存在我體內的另一面，她會那麼快接受這一切，對於我來說也是意料之外。

「我哋都係嚟緊四日唔見啫邊洗影咁多㗎～！」那已經是幾天後的假日，穿著純白蕾絲吊帶睡衣的曉晴在我的床上靠著衣櫃，抱著那可愛的熊仔抱枕甜笑著。

自從那天曉晴的相機記錄了我們的性愛後，往後我們激情的留影開始陸續在我的手機裏出現。

「拍多少少，咁我呢幾日掛住你都有嘢望㗎嘛」從手機第一下快門到當下，大概已經拍了五六個角度、二十多張照片。

「我哋平時啲合照唔夠你用咩？」曉晴輕輕用腳掌撫著我的大腿。

我笑著搖了搖頭，手挽著曉晴修長美麗的右腿親吻著，那柔嫩的肌膚伴隨著沐浴露所帶來的乳香，即使我在深吻的過程中呼吸多少次，仍覺不夠。

那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自己有多喜歡呼吸，尤其是在曉晴身邊的時候。

如果呼吸帶來了生存，那麼我生存只因有她在。

沐浴過後，曉晴包著浴巾包著頭，臉頰微微漲紅地坐在飯桌旁和我一起看YouTube。

我們甚麼都看，旅行、食評、開箱、休閒短劇等。這天我們剛好開到一條情侶到沖繩的旅遊影片，而影片裏的情侶正為著浮潛作準備。我問曉晴有沒有試過浮潛，她搖了搖頭，發亮的雙眼眨也不眨地望著電視螢幕。

「哇好靚。」我們一起為著他們浮潛拍下的美麗畫面讚歎著。

「我哋之後一齊去沖繩？」我在看完片段後問曉晴，曉晴不斷點頭，然後笑得天真爛漫地抱著我，好像小孩第一次知道考試成績不錯的話會有獎勵的樣子。

「如果你得閒，聽日可唔可以嚟送我？」曉晴明天就要跟好姊妹一起到大阪四天三夜：「我同Karen會到機場之後一齊食個早餐，咁我可以順便介紹埋你畀我個姊妹識。」

「你有同佢提起過我？」我摸了摸鼻子，雖然偶爾聽說過曉晴和好姊妹 Karen 的有趣經歷，從中學到畢業以後都有提起過，倒沒聽說過她跟對方提起過自己。

我心裡既雀躍又帶點緊張地等待曉晴回答，曉晴倒是很輕鬆地笑著拍拍我肩膀：「有呀，不過冇畀過佢佢睇。佢冇所謂㗎，佢話想認識下你。」

「好呀，」我帶點玩笑地說：「希望我唔會令佢失望。」

只見曉晴笑著接了我的話題：「係呀！咁佢真係好冇正義感，如果你以後有咩做得唔好，佢會幫我鬧你。」

「咁你覺得我宜家表現如何？」我環抱著曉晴，頭輕輕靠著她肩膀像貓咪般磨蹭著。

曉晴臉上浮現了一言難盡的笑容：「我怕講咗之後你會太冇自信㗎。」

「講一句？」我只想聽一點點。

「我越嚟越鍾意你囉」曉晴也靠著我，輕輕柔柔地說：「你令我好舒服自在。」

我聽到後大笑著，不論她舒服所指為何，我都打從心底裏感到激動。

「睇下你！講一句就咁講埋仲得了。」曉晴像是被我的大笑感染了一樣地笑著。

我呼了口氣，坦白：「其實我好少聽過人讚我，尤其細個嘅時候。」說後，我眯眼笑了一笑。帶點玩味的包裝，悲劇大概會甜一點。

「Oh」曉晴頓時收回了笑容，眼神憐惜得猶如望著受傷的小動物般輕撫著我的後背。

那反應讓我想到了阿白。

她們總是如此，只要我提起一些小時候的畫面，她們那彷彿天生的母愛便會發揮作用地讓她們對我充滿愛憐，又總讓我想起母親在婚外情之前給過我的溫暖。

於是——儘管我並非刻意為之——好像總是在每段感情中透過憶述童年經歷，來換取一點點自覺缺失了的溫暖。

不論如何，至少有一點溫暖。

晨光初現，我帶著笑容起來，感受了好一會暖暖陽光照在臉上和被鋪的溫柔。那時候我發現，自從跟曉晴在一起以後，起床的時候好像也會不知不覺地微笑著。

帶著那樣的微笑起床、刷牙、換上衣櫃裏最喜歡的黑色襯衫和卡其色短褲、噴了一點曉晴送我的檀木淡香水、打了 Morning Call 讓曉晴慢慢醒來，她慵懶的聲音充滿依賴，一切都那麼完美。

為了避免碰見藍太或者 Eva 等人，我在藍家附近的公園聽著歌等曉晴下樓。

等待的時候，我想到了昨天曉晴說要介紹我給好姊妹認識時的笑臉，但隨著碰面的時間越來越近，心跳和呼吸卻有點像迷失方向般變得凌亂而沉重。

對方會覺得我是怎樣的人？有趣的？沉悶的？大方的？小氣的？熟識曉晴比我還要久得多的她會覺得我配得上曉晴嗎？她聽過曉晴提起過我，那麼暫時對我的印象會是怎樣？待會見面後，她們一定會在旅行的時候再提起感情事的，她們會說甚麼？

呼

我用力按住左胸用力呼吸，儘量不讓凌亂的思緒支配心跳。

畢竟，至少曉晴喜歡現在這樣的我。

這樣就好。

過了不久，戴著頂草帽的曉晴拉著一個小小的淺藍行李箱下樓，臉上的笑容充滿小孩子第一次到旅行的雀躍和活力。我笑著幫她接過行李箱，截了的士往機場去。

在舒服的車廂後座裏，我抱著曉晴溫暖柔軟的身體，十指緊扣著即將幾天無法牽著的手。

「呢個噏夠用？」沿路我問。

「夠啦，都有咩要帶。輕少少，人都輕鬆啲。」曉晴精神奕奕地看著窗外，我忽然有點害怕，卻不明所以。

窗外的藍天萬里無雲，沒有甚麼特別的，但曉晴看得特別入神，像久病初癒的小孩再一次看見天空的快樂。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跟曉晴之間隔著很遠的距離，那是一瞬間的感覺，像一陣陰風吹過後的感傷。

我們很快來到了機場，一下車的時候，客運大樓大門走來了一個面帶開朗笑容的女生，我很快知道她是

Karen，因為下一秒曉晴和她就興奮地抱在一起了。於是我便笑著在旁邊當著觀眾，直到曉晴為我們彼此介紹對方。

「佢好麻煩㗎，你要小心佢呀！」Karen 笑著說，我笑著點頭和應，引得曉晴又可愛地生氣又好笑。

「係呀，我宜家就想麻煩你幫拎一拎個噏。」曉晴順勢笑著拍拍我肩膀。

「睇下佢」我和 Karen

短暫地站在同一陣線，好像我們認識彼此一樣，但其實我們會存在在同一個空間只是因為隔在我們中間的曉晴。

只是不論如何，那天早上的見面都是順利的。我們在咖啡館坐了好一會兒才到了她們離港的時間，那好一會兒足以讓我大概瞭解為何曉晴能和 Karen 做了那麼多年好友。因為她們二人都分享著同樣單純、善良和體貼的特質，像連體嬰一樣。

有幾次我瞥到 Karen

在我分享想法後向曉晴給了微妙的眼神，無法解讀那眼神的我初初還有點擔心，但曉晴在上機前很快就傳來短訊：「Karen 對你好好印象，話覺得你好好人，又好奇我點樣識到你，仲話我執到添」

「雖然只係啱啱認識

Karen，但我表示十分認同」我鬆了口氣地笑著，傳出訊息。無論過去的自己是怎樣，現在都不重要了。

「你去死啦，你要孤獨幾日喇」很快，曉晴傳來甜蜜的詛咒。我會心微笑著，希望她這幾天夜深人靜的時候也一樣寂寞。

「唯有睹物思人，睇多幾次你啲靚相」

「好啦，我差唔多飛喇，到咗再講！Love you」

「Love you」

我搭上巴士離開機場，窗外的日光和煦溫暖地照曬進車廂裏，我本來想眯著眼想打瞌睡，但雙眼一合上，卻出現曉晴剛才傳來的話。

「Karen對你好好印象，話覺得你好好人」

我用力地吐了口氣，好讓快要湧進來的雜念都要吹得四散無形。

那程巴士坐了很多入，我看看周圍，有剛放好行李後安坐在車門旁座位的西裝客，有看起來剛送行後的阿叔、阿姨和年輕人等。

那時候我想到，大概這裏每個人一生也做過大大小小的錯事。

只是原來這樣想，並沒有感覺好一些。

我側頭望回窗外遠處的白雲，阿白最後那些掙扎的日子不知不覺如影浮於眼前。

那程車，時間過得好慢。

或許我並沒有提起過，其實我和阿白的甜蜜期只維持了大半年。

我們在極短時間下確定關係、攀纏到床上、分享著大家最深的秘密、每天見面、或見不到面就一直傳訊息開視像，彷彿無時無刻對方都存在。猶如生命只剩下一天地緊緊擁抱著對方，一切都是那麼美好而夢幻。

但當生命延續下去，我們才漸漸意識到單靠激情總會被日常慢慢磨蝕，最後總會敵不過質疑。

我從阿白的語氣找證據，我從她電話的對話記錄找證據，我甚至從她在床上的反應找證據。

不論結果如何，似乎都像是在告訴我，一切都無法回到最初。

為何回不到最初？

她質疑我的質疑，分手一詞總是很衝動被拋出，沒人覺得是試探。

一個月後，我投降了。但再次找回她時她不要。她說她已經找到身邊更適合的人。

更適合的意思是甚麼？比我更好看？比我更瞭解她的喜怒哀樂？比我更懂得在她脆弱時照顧她？比我更懂得在她一次又一次質疑自己的時候鼓勵她？比我更懂得在她因為和家人爭執而發脾氣時諒解她呵護她？

愛是恆久忍耐，愛是原諒，愛是理解，愛是接納。

我是愛她才這樣做以往她所喜歡與不喜歡的一切

她怎麼可以這樣？

無緣無故地想起阿白，令我突然覺得整段車程格外鬱悶，猶如塞車時被四面八方的喇叭聲無休止地轟炸。

我戴上耳機播放曉晴拍的 YouTube

片，那是我幾乎不曾做過卻現在十分需要做的事。如此一來，就算她不在身邊，我至少也有她的笑容和聲音陪伴那程孤獨的車旅。

看著看著，我好奇地開了她最早拍攝的那些短片來看，雖然剪接上沒有現在那麼成熟，題材也不算特別有趣，但她給人的感覺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純，像是心裏不會有一絲邪念的女孩。

「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經歷過啲好叻嘅時候呢？其實我」

「有陣時，我哋會覺得」

那時候她的聲音也很溫柔動聽。於是我閉上眼，想象著她和我擁抱時的溫暖。

時間確實好過了一點。

只是，好的心情往往不能維持太久。不論我相不相信命運，但好像總是如此。

大概到了車程的一半，我收到了曉晴新片的通知，是一條她已經排定在這個時候上架的影片，那是她和一男一女合拍的短片，主題在聊生活上的趣事。

我一眼便認出影片裏的男生就是那天直播不斷嘗試向曉晴開玩笑、和應的啡髮男，只是我沒想到原來他跟曉晴除了那天的直播外還有私下再這樣拍片。

更讓我不安的是，曉晴並沒有告訴過我任何有關這個男生的事。

影片裏那男生還是和當日直播一樣，故作風趣地對曉晴開起一些玩笑，你可以說他也有向另一個女生這樣做，但明顯頻率和開的玩笑是不同的，我很分得清楚。而偏偏他這樣的人這樣的玩笑能換來曉晴和另一女生的笑顏，一次又一次，好像他真的很風趣地逗得大家很快樂很喜歡一樣。

儘管我完全不認識他，但世上有二十多萬人跟隨他、喜歡他。

被二十多萬人喜歡的感覺是怎樣的？相信自己做甚麼也會有人喜歡嗎？只要隨便開一個玩笑都會有人笑逐顏開嗎？

我不知道。我只被一個人喜歡著，同時只喜歡著一個人。那樣的世界我不清楚。

但曉晴呢？曉晴是怎樣想的？那樣的世界我也不敢肯定。

曉晴預計到達大阪的時間是香港時間下午兩點四十五分，辦完入境手續估計也要四點左右，再到酒店 Check-In 的話

回到家後，我只是一直想一直想曉晴在另一邊的時間，不知不覺就這樣呆坐窗邊了整個下午——直到意識到自己像殭屍。

我嘗試跟曉晴說到了的時候可以跟我傳一段訊息。訊息雙灰剔了，代表她應該已經到了，那至少讓我放心許多。

只是到了六點，她的訊息還沒給我傳來。

我再傳了訊息關心她，擔心是不是到了但是入境或者 Check-In 的過程有甚麼問題，還是在找酒店的路上遇到甚麼情況。

還是沒有回覆。

我並不知道這樣迫切地盼望她回覆是否有問題，但我相信平常的我不會這樣的。

已經七點了，還是沒有半點新訊息。擔心和焦慮已塞滿我的軀殼，我頓時陷入一種再飢餓也吃不下半點飯的狀態。

直到七點半，曉晴才終於給我傳來訊息——原來她早早已經到了，不過一直沒留意電話，而傳訊息來的時候，她已經吃完晚飯準備逛商場了。

我看著她和 Karen 笑著在燒肉的合照，才知道安心是短暫的。不過幾秒，充斥在我腦海的便只有冷冷的孤獨。

「Enjoy!」我傳去訊息，不再看了。

拆了盒杯麵來吃，還久違地喝了一整罐冷冰冰的啤酒。其實我並不喜歡啤酒的口感和味道，但我的雪櫃還是長期會有一兩罐啤酒。

喝完後我再看了一次電話，再沒有新的訊息來——看來曉晴真的很享受吧。

我想問曉晴今天晚上會不會可以跟我視像聊天一會兒，但很快又打消了念頭，轉而到了樓下跑步，好讓自己清醒一點。

但跑步真的能讓自己清醒一點嗎？還是只是讓自己清楚一點？我開始越來越想不透。只是想一直跑一直跑下去。我從旺角跑到深水埗，再跑下去到九龍水塘、沙田城門河，一直跑一直跑。沿路雖然也有一些陌生人和我一樣往相同方向跑著，但我只覺得整個世界剩下自己一個人。

越跑下去，我便越分心，配速多快、跑了多少公里我根本不在意。我記掛著的，只有與我相隔著二千多公里的她。

她吃飯後到了哪裏去呢？有逛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店鋪嗎？還有，她會想起我、和我一樣深深地記掛著對方嗎？

我都很想知道，想知道得我決定立刻飛奔回家，想知道得我決定洗澡過後就立刻問曉晴可不可以開視像聊天。

就在我洗澡過後，電話真的傳來曉晴的訊息了。

只不過，她說的卻是今天晚上和 Karen 走得太多路，累了想早點休息，今天晚上就不聊太多了。

「你今晚都早啲休息呀～」

「好呀

<3」我疲倦地傳出訊息後關上電話，沉黑的螢幕倒映出我的面容，那面容，看起來怎麼都不像是我。

過了一個晚上後，多少清醒了一點。雖然決定得可能很草率，但我接下來兩天除了早晨晚安還有吃飯的照片之外，都不打算再傳太多訊息給曉晴了。如果她傳訊息回來給我，我當然會回覆。但如果她沒有這樣做的話，那我也就算了。

結果，曉晴早晨和吃飯都有回應，也偶爾會問我當下在做的事情，但晚安也是她先說的。她笑說太累了，反正後天大後天又見面了，就先休息多一點。

大概旅行都是盡興而疲累的，我理解。

何況她難得跟好姊妹去旅行，應該珍惜相處時間，我理解。

我只是和自己的內在聲音過不去，而同時只能想像她回來後一切會變得比較好。

曉晴，你可以做到嗎？

你可以做到吧。

兩天後，曉晴回來的日子。

因為是下午機的關係，回到香港時應該也入夜了。雖然曉晴在前一天晚上說不用接機，但我還是決定過去接她了。一來是不放心，二來是女生說的不用不用可能也只是口不對心。

我估算了她回到香港的大概時間再預早一點出發，結果到達的時候還是太早了，連黃昏的美麗霞色也仍未散去。我在客運大樓門口被夢幻的黃昏徹底迷住了，那好像為我們待會的見面薰染出更浪漫的色彩了。

我不禁心想，曉晴在飛機上也能看見嗎？還是她睡著而錯過了？

如果她錯過了可不行。我接著拍了幾張眼前的黃昏，但思考過後並沒有立刻送出去——始終不想壞了驚喜。

我帶著黃昏的祝福走進機場，穿過人來人往的斜坡和大堂後確定了曉晴大概還需要兩小時才出現，便在接機附近的位置坐下等待。

等待是浪漫的，我滿心期待。

不知道甚麼原因，曉晴比我預期更久來到——但這都不重要。當她和 Karen 有說有笑地拖著行李出來時，我沒有第一時間向她招手，只是傻傻地看著她迷人的臉龐，好像忘記了自己來這裏的原因一樣。戀愛的人都有這樣呆滯的時刻嗎？

很快我意識到曉晴沒有戴上口罩，感覺很自然地笑著，彷彿去了一趟大阪之後笑容更開朗了。

我輕笑，因為這個傻女孩並不知道還有一個驚喜正在等著她。

她們倆越走越近，但到了十米左右的距離，曉晴還是沒看過來。我猶豫了許久要不要揮手，但想起她提起過不喜歡成為焦點的感覺，所以還是打消了念頭。

最後，是 Karen

先發現我的。儘管她很斯文，但離遠發現我後還是驚訝得張大了嘴，然後又望回曉晴，看起來像不知道怎麼反應。但這不重要，我嘗試讓自己不多想甚麼，反正我本來就不是為了看她反應而來的。

多虧了 Karen 先發現，曉晴很快就往我的方向看來

那時候我站在原地微笑著朝她遞了個眼神，她雙眼一愣，喜悅才剛感覺要浮面，我以為她會和我一樣笑逐顏開，我以為她會表露出我預想當中的驚喜一樣的時候——那笑容就在我的預想之中瞬間像不曾存在過地沉下去了。

我想，我會永遠記得那樣子。

後來的事情，我在以後一直懷疑自己是否有辦法記得清楚。

我跟 Karen

互相打過招呼以後，曉晴第一時間拍拍我的肩膀微笑道：「唉呀，你有需要接我哋㗎嘛～」

我看著她的笑容，卻完全感覺不到她有半點因為我的出現而高興的樣子。

「我幫你拎？」我向曉晴的行李箱伸手，但曉晴很快便又掛著剛才那誰都看得出不真心歡喜的笑臉說：「唔使啦，唔係好重。」

我愣一愣，忽然覺得自己好像可有可無的佈景板。我內心一片慌亂，卻根本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儘管誰都知道這感覺不對。直到過了幾秒，Karen

停了下來說想先去一下洗手間。曉晴點了點頭的瞬間，我才閱讀到她們眼神中的默契，也知道曉晴快要對我說些話。

「估唔到你都係嚟咗。」曉晴牽起我的手，但說的話卻讓我無法感受到她半點驚喜。儘管我總是覺得自己很瞭解她，但她此刻牽起我的手是想討好、想親近，我也忽然之間分不清楚。

「你唔鍾意？」我問，不知道臉上已經浮現了甚麼表情。不過曉晴立刻把另一隻手也輕輕地放在我的手背上，像安撫地說：「唔係呀，我哋幾日冇見，我梗係想快啲見到你。」

我凝望著曉晴臉上有點僵硬的笑容，眼神有點迷惘地聽著她斷斷續續的解釋，甚麼Karen比較害羞尷尬可能會覺得自己像電燈膽、甚麼她和Karen都沒預計我會到所以會比較意外、甚麼甚麼

「前幾日我哋唔係先一齊食早餐咩？」我開始感覺到呼吸既悶熱又沉重。明明前幾天我們才好好的吃早餐，有說有笑，也說對我的印象很好，覺得我很好人現在見面忽然就變成這樣？

「嗰日我有問過佢先，但今次我同佢講你唔會嚟接機，所以」曉晴有口難言地看著我，話浮空中——不用說了，所以我錯。

「Sorry，搞到你哋唔舒服添。」我雙手在髮間焦慮地拉扯，曉晴見狀又輕輕挽著我的手下來：「唔係呀，咁你想快啲見到我都係好㗎，不過係我擔心Karen佢會」

再聽下去就像受審，我果斷省略了，只繼續道歉直到Karen回來。

後來Karen已經換了一張臉回來，換了一張不介意我在的臉。

但我會記得的，當她和曉晴在接機大堂第一眼看見我後的反應。

那反應，才是最真實的表情。

好像喝得爛醉，後來我們在巴士上發生了甚麼事，我都記不太起。

Karen 說讓我和曉晴一起坐後自己坐前面、我和曉晴一言不發地看著電話、還有太多太多畫面。

我想像喝得爛醉的樣子。

如果只是一場夢就好，至少也有驚醒發現只是虛驚一場的時候。

不然讓我徹底忘記也可以，至少我會忘記此時此刻的感覺。

最好可以讓她們都不記得今天晚上發生過的事。

最好不要讓我的印象在她們的心中變成腐爛下去。

我想道歉，我想道歉到她們對我的想象能回到那天早餐後。只可惜住得相鄰的 Karen 和曉晴在同一個巴士站下車，就連想補救也沒有機會。

回到家後，一片死寂。

那是自從阿白離開以後，我第一次想像著如果可以回到過去的問題。

如果可以回到十小時前，我就乖乖留在家中，寧可甚麼事情都不做，甚麼愛意都不表達，甚麼驚喜都藏起來。

這樣，或許反而能讓彼此不會受到傷害。

我洗澡後喝了一點威士忌，甚麼也不想做地陷進軟弱的梳化裏——梳化能讀懂我現在的心情嗎？我拋出問題到虛無的空中，沒有回答。

想了很久很久後，直到我終於想起曉晴喜歡我的地方，直到我終於想再傳訊息跟曉晴道歉的時候，訊息就從曉晴那邊先過來了。

我不敢看，但身體自然地反應了。只能說，我對曉晴所做的一切，一直都毫無抵抗。

幸好的是，傳來的是我所想像不到的溫柔。

「文」

「啱啱係我表達得唔好」

「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

「我諗我一定令你好唔開心」

「我可唔可以同你傾傾？」

一切都是值得的，儘管會經歷誤解與失望。

一切，都是值得的。

呼

停更一天

唔好意思，今日要停更一日！
聽日開始會回復每日更新嘅狀態！

2026 年 6 月 4 日

我已讀後沒有回覆，讓道歉留在訊息欄的最後。

然後，我打通了電話。

「」大概有三秒，我們互相都沒有說話。

「Sorry」曉晴先開口，我感覺到她還有話想說，但我決定先說，其實自己才是錯的人。

「我同你共識係唔去接機，我應該尊重你嘅睇法，唔係自己覺得好就好。」我想先承認一切她有可能說我做得不夠好的地方：「我本身諗住可能咁樣會有驚喜，點知反而搞到件事變成咁添」

「件事其實冇咁差㗎」曉晴說：「只係我唔知點解當下唔識得畀反應，好似搞到件事嚴重咗後面我都同 Karen 講返，其實佢冇乜嘢，只係佢怕醜同怕做電燈膽所以先有少少尷尬。」

「我明希望佢唔會覺得我勁奇怪。」我連用半秒回想她們當下那真實的驚訝反應都不想，只想快點完結這個話題，讓這段回憶從彼此記憶洪流中沖走。

「唔會啦」曉晴輕笑，她終於笑了。雖然不知道她出於安慰還是真心，但那至少讓我緊繃了不知道多久的身體終於鬆了些許。

就當一切重新開始，我在心裏暗自安慰自己。

那天晚上，曉晴終於像回到旅行前一樣，帶著無窮無盡的精神跟我說起很多在大阪發生的事。

一些轉角神奇地發現有趣小店的故事，一些與本地人聊天後發現的趣事，一些我以為這幾天會聽到的故事。

雖然遲了幾天，但至少現在我能聽到她盡情分享她的旅行大小事。我需要的，可能其實只有這些——這些讓我覺得她這一刻只想跟我說，只向著我說，只留給我的時候。

我們像忘記今天傍晚發生的事一樣說說笑笑，說說笑笑到忘記時間，忘記了明天我們就會見面，因為我還得去見軒仔。

「聽日我出廳同你哋玩得唔得？」曉晴問，電話裡傳來的微笑聲帶著輕柔的挑逗意味。

「唔得㗎，我會唔專心。」我笑道。

然而，曉晴並不放過我：「咁唔專業㗎咩你～」

「係你令到我唔專業。」我笑著，身體已經起了反應。

後來不知道怎麼樣，我們把話題接著續著，就接到明天晚上可以到我家去。

我們總是可以這樣把話題帶到這裡。我想只要有愛，怎樣也可以帶到這裡。

把話題帶到這裡和把曉晴帶上床，一切連續而自然得像川流，而我們濃烈的愛意川流不息，和我們濕潤溫熱的吻一樣。

我們激烈地吻在彼此最敏感的地方，終於我忍不住把曉晴的雙手壓在床頭，然後從她香嫩的唇瓣和猶如潮汐般輕柔起伏的酥胸和柔腹都留下溫熱的吻痕和鼻息。

我們纏上這頭又倒往那頭，彼此像融為一體地轉換了不同姿勢再交合。

不分隔四天不知道小別勝新婚的道理，熱血到盡頭，我拿出電話放在一邊的床頭櫃拍攝。躺在床上的曉晴像有話要說，才想伸手去拿電話，我便把她的手拉住到我的腰間，在她尚未來得及反應的時候便深深進入。只見曉晴眯著眼後雙手緊緊抱著我後腰，沒再說話，取而代之的是低聲投降的呻吟。

你是我的，永遠都是。

當愛慾最終滾燙地飛濺時，內心的吶喊，是那樣清晰。

二人甜蜜共浴以後，我用毛巾輕輕在背後幫曉晴溫柔地擦著髮絲，她笑著吃我準備好的水果拼盤。她每吃一口就遞一口給我，我每吃一口都吻她一下，於是我們的吻都充滿著淡淡的香蕉與藍莓香。

「送畀你㗎！」那天晚上，曉晴還送了從大阪帶回來的手信。

我雖然猜到她会送禮物，但拆禮物的時候還是內心欣喜。曉晴送了我五對長襪子，有白有黑，不用細心一看便能發現上面繡著舉起「I Love You」字牌的可愛公仔。

我喜歡得立刻抱著曉晴，她在我的懷中笑著，說她也給自己買了。

「想你每次著住佢出門嘅時候都會諗到我。」

我會，我一定會。

「我日日都有㗎。」我靠近曉晴的臉，就在她的嘴唇前喃喃地把心意盡訴：「你唔會知我之前幾晚有幾咁掛住你」

正當我輕吻完曉晴微笑的柔唇時，她的電話傳來幾段訊息了。

是他。

「邊個嚟？」我問曉晴。

「之前識嘅一個男 YouTuber Friend，佢 send 咗條外國片畀我。我哋有時會 send 啲片畀大家參考下。」曉晴點開了對方的頭像，向我介紹之前那個啡髮男 YouTuber。「你有冇睇過佢啲片？」我搖了搖頭，曉晴才說他某些影片其實挺有趣的，關於一些生活上的觀察。

「我有睇你同佢上一條片。」我坦白。

「竟然！？」曉晴訝異，然後又輕笑地坦白：「不過，唔知點講呢其實我仲未習慣到你會睇我啲片。」

「會怕尷尬？」我牽著曉晴的手，她點了點頭：「畢竟你識我又唔係因為我拍片。」

曉晴見我點了點頭，又像是要快點轉移話題地問我覺得那影片怎麼樣。

「幾好睇呀。」有見曉晴的憂慮，我便決定把自己關於那片的鬱悶藏起來：「無論係拍片嘅你定係私底下嘅你，我都鍾意。」

曉晴聽到後立刻擁抱著我，那讓我頓時感覺到拍攝對於她來說的快樂與憂愁。但我並不透徹理解面對鏡頭對於她來說有多大壓力，始終我並沒有被十多萬人關注過的經驗。

「但講起拍片」擁抱過後，曉晴似乎還有話未說完。

她雙手梳順了一點擁抱過後凌亂的頭髮，像是理清要說的話一樣後才輕聲說出

「以後我哋喺床上嘅時候，不如都係唔好留底？」

在曉晴意外地直接提出請求下，我不知為何幾乎想也沒想就點頭答應了。

曉晴牽著我的手解釋她不是不相信我，也不是覺得我做得有甚麼問題：「只係我更想投入啱我哋兩個嘅互動入面，但係鏡頭有時候會令我覺得唔自在。」

「冇問題。」我輕撫她的手背，儘管不安和忐忑如輕煙散漫眼前，但我果斷答應她。

曉晴輕笑，好像解決了一件大事一樣擁抱著我。

這樣的擁抱是真的嗎？那溫暖和實在的感覺，大概是真的。但也有很多事同時真實存在，包括那啡髮男傳出來的訊息，包括曉晴叫停我的記錄。

我緊緊擁抱著曉晴，無法想像她再次長時間離開我的話會是怎樣。

「唉呀唉呀，我咁唔到氣喇」曉晴笑著在我的肩膀上噴氣。

我沒有鬆抱，只是喃喃地在她耳邊說：「想永遠抱住你。」

儘管我知道，「永遠」一詞在愛裏的人有多容易說出又有多容易被遺棄。

可是無論如何，永遠都只是情話，真實往往不是如此。

送曉晴回家後的路上，儘管我有多麼不想，但我還是回到一個人的狀態。

那時候，情話與纏綿所帶來的甜蜜感才漸漸開始消散。我形影單隻地走著，沿路只有路人三四個。在黑夜的寂靜之下，雜念就像細菌般從暗角悄悄滋生。

剛才的訊息是怎麼回事？在我眼裏，已經不只一次發現他私下還有傳訊息給曉晴。但曉晴並沒有跟我提起過對方的事，也沒有讓我看看訊息是否真的像她所說般簡單提及一些有趣的影片，更別說，曉晴幾乎絲毫感覺不到我對他的反感。

剛才曉晴跟我說不想再留下紀錄，又是怎樣回事？如果她真的不習慣、不喜歡、不想要這樣做，我們第一次在她家拍下來的時候，她在床上的反應怎會是那樣愉悅？剛才我拿起電話來拍的時候，她怎麼一點反抗也沒有？

是下床後洗澡過程發生了甚麼事所以影響了她的想法？是吃水果閒聊的時候？

我循著回憶的痕跡尋找她轉念的線索，只能記起，她是在那啡髮男傳來訊息的時候提起這個話題的。

是那時候她才說出，她不想要被記錄下來的。

意識到的時候，忐忑的浪潮忽然襲來。不論剛才我們擁抱時說的情話有多偉大，不論我們在床上纏綿時有多緊密，那都不能證明甚麼，都不能證明永遠。

我連忙回到家中，心跳很久沒有這樣快跳過，但我不得不立刻將電話裏有關曉晴的照片和影片都傳到外置硬碟裏。不論是床上穿著蕾絲內衣拍的那些照片，還是對上兩次拍下來的做愛片段。

我必須守護這些記錄，因為隨便一次意外發生，都有可能讓記憶變得不可靠。

唯有記錄下來的事情，才能證明我們濃烈的愛。

這樣就是我們愛的答案了嗎？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只知道當照片和影片一幀一條地隨著綠色的進度條轉移到外置硬碟上時，我的內心才終於漸趨平靜。

隔天早上，日光刺醒了惺忪的我。我不知怎麼地連心也覺得有點刺痛，在床上平躺休息了好一會兒，嘗試撇走夜夢裏想起的過去，心才慢慢平復下來。

下午，我一如以往地到了藍家去跟軒仔做訓練。

軒仔今天比平日看起來特別快樂，整天都掛著那猶如棉花糖般的甜笑。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最近在公園認識了一個新朋友，兩個小朋友雖然讀不同學校，但每次碰面都會玩得很盡興。

「我都想學校認識啲咁嘅朋友。」軒仔說的時候，帶著一種超越他年齡需要經歷的苦笑。

我記得軒仔在那天我們在陽台獨處時提起過自己在學校被其他同學取笑和排擠的經歷。儘管小孩要結交朋友看起來比大人要來得簡單直接，但對於這小孩來說卻是難能可貴的。

暑假也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大半，原來我已經陪了軒仔一段時間，也見證了他很多進步的階段。

我想到軒仔快要開學了，而我的合約其實也只有寫到今個月尾——畢竟對於藍太來說，當時也只是觀察階段吧。現在她會想再跟我聊長一點的合約嗎？我希望會是這樣。

不過未來的事，未來再算就好。

「你會慢慢識到多啲咁嘅朋友㗎，軒仔。」我拿著一個玩偶，像自己又像是代表玩偶向軒仔說。

軒仔聽到後咧嘴一笑，也感染到我也不自覺地笑了。小孩的笑容，總是帶著簡單而純粹的溫暖。

「文哥哥都係我朋友。」軒仔輕聲向著我說。那單純的雙眼，不知離別為何物。

我們玩了大半個下午，到了接近五點的時候，軒仔說想跟 Eva 到公園去找他的朋友了，所以我們那天的輔導工作就到這裏差不多。

可是從我踏入藍家到現在，曉晴都沒有踏出過房門。我知道她就在裏面，她早上說過她今天要認真剪片。我只是沒想到她認真到連出來偷偷看我一眼的時間也沒有。

不過就在我正打算收拾帶來的玩具的時候，本來戴上無線耳機在客廳工作的藍太跟我笑道：「阿文，我個女整咗啲蛋糕，你食啲先返去啦！」

聽到之後，我又驚又喜，不自覺地泛起微微的笑容，不過藍太應該完全閱讀不到當中的意味。

「好呀多謝。」我客客氣氣地點頭。那時候軒仔也衝到客廳飯桌坐下：「我又食多塊！」

「你食咁多做咩呀，今朝先食完咋喎。」藍太皺了皺眉，但臉上還是掛著親切笑容的。看起來，她也心情很好。

看來軒仔也知道自己吃多了，所以就牽著 Eva 的手到餐桌旁坐好：「咁我同 Eva 分一半！」

Eva

笑著說自己正在減肥，但還是無奈地點點頭。我的眼前像一幅溫馨的家庭流動畫，雖然我不是其中一員，但我還是被溫馨感動，看得入迷。

待藍太取蛋糕的時候，我在餐桌旁第一次認真地看了看周圍的擺設，只見藍家的客廳也擺放了幾幅大大小小的家庭合照，去旅行的、吃飯的、中學畢業禮的

我留意到的，除了曉晴從小時候便已是清秀迷人的女生之外，還有他們每張照片都笑得很開心。

雖然現實可能不全然是如此，雖然曉晴跟父親的關係似乎也並不是那麼好，但至少他們也留下了美好的留念。

想到這裏的時候，我突然嘆笑了一聲。

沒甚麼，只是我突然想起原來我們家連一家三口的合照都沒有。

幸好，就在寂寞悄悄來襲的時候，曉晴的房門也悄悄被打開了。

「阿女，我分埋啲蛋糕畀大家食。」藍太從雪櫃裏拿出曉晴作製作的士多啤梨慕斯蛋糕來，看起來色澤很美，有種讓人看到後會想快點吃一口嚐嚐的衝動。

「好呀」曉晴從走廊走出來，穿著簡單的居家T恤和棉質短褲的她看起來像終於鬆了口氣地微微伸展著雙手。

我們帶著幾分拘謹地揮手，在眾人面前繼續扮演著只偶爾因為工作關係而碰面的陌生人。只是當我的眼眸不自覺地停留在曉晴修長而美麗的雙腿上時，曉晴還是忍不住快速給我遞了一個假裝凶狠的眼神。我們因此不約而同地微微一笑，以誰人都難以發現的幅度。

「我都食一塊啦。」曉晴從我的對面拉了餐椅來坐下。而藍太見蛋糕分配後只剩下一小片，便說自己也乾脆吃一點。

於是，我們忽然變成五個人都在分享著自家製的甜蜜士多啤梨慕斯蛋糕，多麼美好的下午時光。

我用叉子輕嚐了第一口，口感綿密的慕斯蛋糕帶著香濃的果香味衝擊著我的味蕾，我點頭微笑著，看了一眼曉晴。

「味道可以嗎？」坐在我對面的曉晴問我。

我點頭讚美蛋糕很香，曉晴泛起了禮貌的笑容，和我一起吃著蛋糕。

「下次可以整朱古力味啲！」軒仔邊咀嚼邊說，藍太和曉晴又笑又皺眉地再次提醒：「食完嘴入面嘅食物先講嘢呀～！」

「哦」軒仔果真把嘴裏的蛋糕咀嚼後再重複一次，他很想吃朱古力慕斯蛋糕。

「下次試下整啦～」曉晴抿了抿唇，將叉齒上留下的香甜的碎屑溫柔含吮。

「朱古力都應該好香。」有豐富烹飪經驗的 Eva 和應。

那時我和曉晴對了一眼，不知是否所謂默契，我們又微微抿唇。我因為朱古力而想到她的唇和她的吻。她也一樣嗎？我在心裏極好奇，但假裝什麼事也沒發生地繼續專心吃蛋糕。

就在那一瞬間，我的腳背傳來一陣輕輕的觸感。隔著一層薄薄的襪子，那力道被揉得模糊而綿癢，像一絲微弱的電流竄過，酥酥麻麻。

我輕輕抬眼一看，雖然曉晴正在低頭專心吃著蛋糕，但那桌下的觸感卻比剛才更清晰

我用紙擦了擦嘴，不讓含笑的嘴角顯露出來。只見曉晴也微微抬起頭來，嘴角上浮著若無其事的淡淡笑容，桌下的雙腿卻再次撩動著我。

如是者，我也不甘落於下風，我用腳板輕輕把曉晴的腿推下來，然後輕輕在上面像雙腳彈琴般柔和地碰著。

「軒仔你去公園玩要小心呀宜家啲」那時藍太雖然在說話，但那聲音幾乎都要微弱得不見蹤影。我想曉晴也一樣，只見她假裝在聽地點著頭，臉上那一絲甜笑卻出賣了她，不過沒有誰會看見。

不出幾秒，她悄悄地把我的雙腳夾著，然後順著我襪子以上的腳踝寸寸游移而上。那滑膩如絲的觸感毫無阻隔地傳到我的身體內，近乎滾燙。

某一刻，我呼吸一滯，以為曉晴撩人的攻勢要一路攻陷我的大腿，她卻在我膝蓋下方停了下來，隨後又順著小腿輕緩地下滑、摩挲。那種極致細嫩的肌膚摩擦，大膽得像是一雙柔荑正黏膩地揉捏著我的

思緒至此，我生理反應已毫不猶豫地湧現，曉晴看來早已知道，眼神那時便得意地笑著說，吃完了。

說畢，曉晴便擺動那雙白皙修長的美腿站起身

，拿著碟子到旁邊的開放式廚房清洗。不久，水龍頭的水聲嘩啦嘩啦地傳來，像我的心跳一樣快亂失序。

只是這裏始終是藍家，而且還是白天，我不可能做些甚麼越軌的事情。

離開時間已到，我只好穿好鞋子與藍太他們道別。

然而就在我離開藍家家門的時候，曉晴就打來電話了。

「我都要出門，等埋我呀。」曉晴似乎已經回到房間了，所以才如此光明正大地跟我說。

「去邊？」我問。

「你估下我宜家想去邊？」曉晴誘人的語氣透過電話輕聲傳來，那聲音在電話裏多了兩分虛幻，但驚喜是實在的：「你喺後樓梯等我十分鐘先」

果不其然，曉晴如約在十分鐘後來到後樓梯，上身已換了白桃色的寬T恤，但下身還穿著剛才的那條棉褲。

不用說話，我們互相都忍不住立刻吻到牆角，我輕輕壓著曉晴，手貼著那終於可以好好輕撫的側臀，我們的呼吸就在一瞬間的交替、纏吻中變得溫熱。

我讓曉晴轉過身面向牆去，差一點就直接脫下她的棉褲。但理智叫停了我們倆，在這裏不可以、不可以

後來我越來越清楚，每一次的壓抑都是迎來更強烈的爆發。

剛才餐桌下的躁動再接著後樓梯的壓抑所以當曉晴躺在我床上的時候，我並不意外自己有多享受、像狂熱的野獸般舔吻著她滑嫩的雙腿。

而曉晴也不再顧忌，果真讓雙腿猶如蔓藤般延展，然後溫柔地侵略到我的大腿，再上游到叢林裏去。彷彿只是到樂園遊玩般卻又不疾不徐地輕撫與摩挲

「啊」曉晴一下突然用力多了，我握著她的腳，她嚇得像怕做錯事的小女生地看著我。

「Sorry」她又怕又覺得好笑地上前安撫我。

沒關係，我們有的是時間，可以任憑我們慢慢探索。

我喜歡她像是做錯事、那不好意思的笑容。我真想好好記錄下來——但回想到昨天的對話，我還是立刻拋開了心裏的衝動念頭。

盡興過後，我和曉晴同在床上抱著說了許久悄悄話。

曉晴說她喜歡這樣的親密，我何嘗不是？但我並沒有跟著曉晴一起沐浴，只因上一次我有這樣做了，而我想這一次有點變化。

這世上有太多事情變成習慣後就不再有動人的美，然後就會漸漸消失，我不想這樣。

如是者，今天我跟平日不一樣地準備了一份清爽又能補充一點蛋白質的沙律配雞胸，現在才剛入夜，我們還可以把這當前菜吃完到外面吃晚飯。

吃些喜歡的菜式，聊些最近的快樂與哀愁，吃完晚飯後，慢慢沿著熟悉的街道或陌生的新路徑地跟她散步再送她回家。

一切都是那麼完美。

一切都是那麼完美，直到曉晴的電話訊息鈴聲響起。

如果是其他人傳來的訊息，我都不太會起進一步察看的心。

偏偏傳來訊息的人是那個揮之不去的啡髮男，偏偏曉晴的鎖定頁面只有顯示訊息的對象卻不公開訊息，偏偏曉晴現在正在獨自洗澡而留下電話在這裏。我不相信命運，但可能這一切都有安排在這當中。

我的呼吸沉了下去，往電話伸出的手能清晰感覺到微微的顫抖。但曉晴在浴室裏的流水聲給了我理由。為了我們的未來更穩定，這是必要的一步，這只是為了我們的關係。

「Martin：訊息」，不公開訊息沒關係，我看過知道曉晴的密碼：1、9、0、2、2、5

本來我不知道意思是甚麼，直到前幾天，我才發現是曉晴 YouTube 第一次拍片的紀念日。

按完密碼後，電話真的解鎖了——帶著未讀訊息的 WhatsApp 就在我的眼前。

阿白的聲音彷彿在遠方叫停我，過去的回憶忽然碎片地閃現著。但我不管了——情侶之間應該要可以沒有秘密地坦誠，以最赤裸的狀態相處。

我如是地按下去，真的按下去了，訊息卻沒有彈出來。

那時候我才發現，曉晴的 WhatsApp 連開啟也有另一把鎖，連我也被阻隔於外的鎖。

浴室裏的流水聲在那時完了，但我內心的掙扎仍然不停。那段訊息是甚麼？曉晴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會鎖定 WhatsApp？我從來沒有好好留意過這些部分是因為想防我？怕我？

我的呼吸和心跳變得沉重而急促，儘管按住胸口，也沒辦法好好冷靜下來。

很快，曉晴終於包著浴巾出來，臉上還是掛著甜蜜過後的滿足笑容。我也一樣很想像甚麼事情都沒發生過那樣笑著，但我沒辦法。

如果那段訊息沒有來、如果我沒有拿起她的電話來看，那麼現在我們可能會相視而笑，好好擁抱，邊吃沙律邊說說笑笑——但我就是看了。

「做咩呀？」曉晴本來想上前抱著我，但在一步之遙時停下來了。她俯下身，細細察看著我那混沌而無以名狀的眼神。

我凝望著曉晴的瞳孔，瞳孔裏的表情已扭曲難辨。

我深吸一口氣，試圖填滿內心的缺口，但還是忍不住問那個啡髮男和曉晴的關係。

曉晴愣住了，像是徹底無法預想到我會這樣問的無辜眼神。那讓我有一刻心軟，但我不能這樣——如果沒有了妒忌和害怕失去的感覺，愛就變得殘缺不全。何況，她根本沒有提起過那人的存在。

但見曉晴看起來愣住不懂反應，她一言不發，只是帶著那沉默的面容去接過那已解鎖的電話。我想她立刻就知道發生甚麼事了，但她還是一聲不吭。那就像是回到一開始認識她的時候，那樣收斂而不知她心底的思緒。

看見那樣的她會讓我不忍心，但事到如今也不得不看下去。如果我不問曉晴和他的事情，那只會是因為我不在乎這段關係。

「你睇啦」曉晴突然好像放棄了一樣，直接把電話的對話頁面袒露在我眼前：「因為我諗我點解釋都不及你親眼睇一次。」

我接過曉晴的電話，鎖解開了，但那些訊息看起來卻只是合作伙伴的日常訊息：推介某條外國影片可以觀看，某些討論的議題值得在香港拍攝等等，而曉晴的回答，也是那麼簡單而平淡的回答，盡是友好的界線，而對方也沒有絲毫嘗試越軌的挑逗。我不敢相信地繼續往上滑，嘗試尋找不只如此的痕跡，腦海裏啡髮男在直播上那張自信爆棚的嘴臉、這幾次都讓我發現他傳來訊息的巧合，怎麼都不可能只有這些

然而我越看，卻只越覺得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我別過臉去，始終不相信地放下了電話。曉晴連電話也不拿就回到我的房間去，我知道她的意思。但我的雙腿已被愧疚捆綁，寸步難行。

不過五分鐘，曉晴便已換回衣服，臉上盡是無奈地從桌上拿回電話。我立刻握著她的手臂，但她用力甩開了——那是她第一次這樣對我做。我知道這樣下去不行，隨即站起來擋住曉晴的去路，她才終究停了下來，然而雙眼卻看也不看我地望著地板。

我開口道歉，但曉晴搖了搖頭，只是輕輕地問了我一句：「你唔信我？」

「唔係」我否認，但知道自己怎樣說都不太對：「我只係成日見到佢 message 你，又一齊拍片，但你又有提起過佢，所以先」

「佢只係我普通拍片嘅朋友，你上次問起嘅時候我有講過」曉晴這樣一說後，我確實想起那次她確實有提起過。

然而，那時候我已徹底失去理智，不解決心中的疑問也不想罷休：「但係你連開 WhatsApp 都 set 咗密碼」

「我 set 密碼係因為我驚好似上次出 event 咁整唔見咗電話。」曉晴低著頭，眼神近乎看不見希望地說：「而你唔知幾時開始偷睇我電話密碼，我係咪都應該知？」她抬起頭，眼泛淚光地終於望向我：「你從幾時開始對我哋之間有懷疑，你係咪又應該向我坦白？」

我無法直視曉晴的雙眼，心中有太多答案卻連一個能化作言語的選擇都沒有——除了道歉。

只是不論我如何道歉，曉晴還是毅然決定離開我家。

「宜家唔想同你講嘢」那是曉晴第一次對我說下那樣沉重的話語，我再沒有擋她去向的勇氣了，只能眼睜睜看著她委屈的背影離我而去。

【最後一週更新】

大家好！睇到呢到嘅各位似乎都對呢個故事有一定嘅喜愛，感謝你哋！

不知不覺已經連載咗呢個故事一個月有多了，而呢個故事都準備迎嚟結局。

呢個故事將會更新埋呢幾日就會正式完結。

放心，每日都會更新，所以大家都可以盡情追文！

如果有咩想講都可以留言，或者follow我嘅ig: @hang6cyun4 我哋可以再交流交流。

多謝你哋！

那天晚上我輾轉反側，只能一直像死循環般回想著自己一連串莫名其妙的舉動。但我始終沒有答案去理解自己，也沒有答案去回答曉晴最後的問題。

我本來以為事情到了晚上就有機會說開，但曉晴並沒有回覆我半句訊息。

這一次的衝突，明顯跟上一次在機場接機後的冷戰不一樣。

但這不應該是這樣的

如果曉晴足夠愛我，足夠愛一個沒有人能比我更愛她的我，那麼她一定可以理解我每次的憂慮、妒忌、質疑的背後其實帶著多濃烈的愛，她更必然可以原諒我偶爾會因為太過愛她而變得不像平日般穩定、溫柔。

我做錯了，但愛會原諒我，曉晴會原諒我——我是如此相信的。

儘管如此，曉晴還是整夜沒有回覆我，彷彿我只是對著一堵牆道歉而已。

就在我翌日假裝沒發生過任何事地到藍家的時候，曉晴已經出門了，但我連一則訊息都沒有收到。

我很想傳訊息問她到哪裏去了，但忽然感覺自己沒有資格問。在可以回答曉晴的問題之前，我彷彿失去了解她的去向的權利了。

於是那天我們彼此都沒有傳來訊息，早晨午安晚安都不見了。幸運的是，曉晴並沒有完全把我拒之門外。我還是可以看到她的限時動態，於是我才知道她原來跟 Karen 出門了，說是想散散心，發佈的地方是她私人的社交媒體。

曉晴會跟 Karen

提起我的事嗎？我有點擔心，雖然如此，卻好像沒有任何資格去阻止她。我只願自己沒有讓她那麼受傷，只願她冷靜幾天後會想念起我好的一面後忘記了我失控的部分。

雜亂的思緒四方八面撲來，偶爾我甚至會想到阿白，想到阿白最後痛苦掙扎的訊息，現在彷彿還像鬼魂般纏在我耳邊責怪我。我沒法還擊，就這樣又過了兩天沒有和曉晴聯絡的日子。寂寞空虛的時候，我甚麼也沒有，只能拿著有關我們愛的紀錄來安慰自己，這樣才感覺我們還在一起。

只是我知道，自己始終是要認錯和承擔責任的。

我是做錯事了——就算多愛也好，那樣做都是過火的。沒有人想被質疑，何況是被深愛的人。

我過去已經犯過這樣的錯了，如果這一次再犯，我也不能原諒自己。

於是，我終於做了決定。

兩天後，當我透過軒仔的話語得知曉晴就在房間內的時候，我便趁著去洗手間時從她的門縫下送了封信給她。

雖然沒想到我第一次寫信給她不是一週年紀念日而是用作道歉，但我想這是當下最適合的方式了。

回到家後，我也刪掉了手機所有有關我和曉晴在床上的影片，就連阿白的也刪除了。就這樣讓影片隨三十天過後自動送往回憶，或不再存在於腦海也好。

寄了道歉信、刪掉那些影片後，心裏好像多少舒坦了一點。好像少了包袱，過去某部分纏繞我的夢魘，彷彿都多少與我脫離了關係。

剩下能做的，我想就只有等待曉晴的回應。

幸運的是或許真誠與犧牲真的能換來原諒。

因為我和曉晴之間維持了接近一個禮拜的沉默，終於在寄信後的那天夜晚被打破。

翌日傍晚，黃昏已落。

我從藍家回來已經一小時有多，但心裏依舊還是忐忑不安——只因昨夜曉晴傳來的訊息，就只有說她讀完信後想跟我談談我們之間的關係一句。

訊息裏沒有提及過原諒，也沒有提及過我們的未來，曖昧得像甚麼都有可能發生。

而我剛才到藍家的時候曉晴並不在，無疑再次為我們相約在傍晚時分的見面蒙上一層迷霧。

如果一個人真誠地承認錯誤，愛可以原諒嗎？我有點不敢想答案。

但就在那時候，門鐘響起了。

站在門外的曉晴首先開口，不過可能因為一個禮拜沒見了，她輕呼我名字的時候，聲音格外柔弱沙啞。不過她清了清喉嚨，聲音很快又變回如常的樣子。

「入嚟先講？」我微微側身讓她先進去。我在不知不覺間變得客氣了，心裏始終害怕待會她即將會說的話。

她踏進了我家，換了我們之前一起買的拖鞋後就走到飯桌旁坐下。

「曉晴」我也拉了一把餐椅坐下，輕聲地說：「喺你講你想講嘅嘢之前，我可唔可以講咗先？」

只見曉晴的雙眼沒有了那天一去不返時的委屈與不忿，而是帶著一種有距離感的戒備。我不知道曉晴要說甚麼，但至少她看起來是要冷靜對話而非純粹發洩的，所以我必須先開口再說一次，我真的錯了。

「我知道自己嗰次所做嘅嘢可能會令你好難原諒我所有嘅質疑對你嚟講都係唔公平嘅只係我」只是我太害怕了——我太害怕失去她了。

曉晴靜靜地凝望著我，我低頭，愧對而不能對視。

不但如此，我連害怕失去她這件事也開不了口，深怕說了的話就會成真。

空氣就這樣沉寂了片刻，我依舊低著頭，但曉晴卻在那時候伸出手，輕輕地放在我的手背上。一切如夢似幻，彷彿隔了一世紀後，她再次輕輕地牽著我的手。

「可能係我嘅身份畀你太大壓力」曉晴輕輕嘆了口氣：「其實我哋都唔係真係認識得好深，好多嘢都應該要畀時間大家慢慢熟悉。」

那時候，我幾乎有種不想聽下去的衝動。因為曉晴大可以在那時候說分手，因為我們其實不太熟悉彼此——或者說，其實她要用任何理由分手，我也似乎沒資格說甚麼。

但是她沒有。

曉晴只是沉默了幾秒地沉澱了一下，猶如在選擇最溫柔的表達方式後說：「但我其實係唔想分手㗎」

聽到以後，我才第一次自覺可以抬頭望向曉晴，但曉晴的雙眼卻還是帶著憂慮：「呢幾日我諗我覺得我哋只係啱啱開始一段關係，會唔會係只係我哋未夠熟悉呢？如果因為一啲誤會而分手，我會唔會覺得好可惜呢？」

一定會，我在心裏默唸——曉晴，你能理解我的愛了嗎？

「或者我都有啲位不知不覺令你懷疑，」曉晴輕抵嘴唇，我以為她要連自己的責任都數出來，看著她不斷思索的樣子，我不禁想叫停她。因為我覺得夠了，如果她知道自己應該讓我更有安全感，這件事已經足夠了。

然而她在思索了一會兒後，最終說出口的卻是：「其實可能我真係對你太有信心？」

「我以為有啲嘢可能唔需要講出口，因為我覺得你會信我，你會知道我係點諗」曉晴低著頭說出她這個禮拜來沉澱的答案：「但原來我哋仲需要更多更多嘅溝通。」

我不能否認，但卻也不知道怎麼地心底裏沒有全然認同。

我寧願當那次是我一個人全錯，也不想她覺得自己不應該對我太有信心

「係我問題。」我說，但曉晴搖頭，只是再輕輕拍了拍我的手。

「雖然你個日嚇親我，」曉晴抿嘴苦笑著，雙眼看起來還留有那天的恐懼：「但我都有發咗晦氣我唔係真係唔想同你講嘢㗎——我只係冇諗到你咁需要我。」

我只係冇諗到你咁、需、要、我

我壓抑著內心快要決堤的話語，怎樣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只因曉晴在說出這句話時的眼神是那樣溫柔，就像平日的她。

可惜偏偏是這樣才殘忍。

那場溝通如何化解了過去的誤會，具體來說我並不清楚。我只是感覺到那天之後曉晴得到了她想要的答案。

很快我們又走在一起了。我們又傳回訊息，晚上會開視像聊天，到了見面的時候會像從以前一樣牽手擁抱——除了更進一步的親密。

不知為何，若非曉晴主動，我很少再主動迎上她的吻。自然而然地，也就沒有睡在一起的時光——儘管那曾是我想要不分晝夜深情纏綿的雙唇與胴體。

慾望雖然一點也沒有消散，但我確實知道恐懼就藏在那處，像神經陣痛般，無法捉摸卻一直存在。

「文哥哥你望住先！」最後，就連軒仔也察覺到我的異常。

再一次，我除了道歉還是道歉。

那幾天我到藍家的時候，曉晴都不在。

雖然沒法碰面，但曉晴還是傳了訊息交代她的去向。彷彿換了個人一樣，從前只會事後簡單跟我分享到過哪裡的曉晴，這幾天但凡出門也會一併把「跟誰、甚麼時候、在哪裡、幹什麼」統統都報告出來。過程中也都會拍照打卡記錄，晚了回家的時候，甚至會多拍幾張照片，彷彿要證明一樣。

因為這樣，我幾乎清楚了曉晴的行蹤，一切透明得沒有曖昧，透明得不可能懷疑。

這段時間，懷疑沒有再出現過在我心中，但我說不出我和曉晴之間是否充滿她口中的信任。

偏偏這時候，我們一個月的紀念日到了。

在紀念日前兩天，我本來打算訂一間以前吃過很滿意的西餐廳跟曉晴吃飯，但還沒提出建議，曉晴便已主動表示來我家慶祝就好，我沒有拒絕，於是就這樣決定。

後來我想，或許是因為她害怕偶爾被人認出的目光和竊竊私語，或許是她不想跟我一起在公眾面前表現親暱，所以她才決定來我家。

但不論如何，我都答應她來我家慶祝了，所以也就這樣。

到了紀念日那天，曉晴穿著我從沒見她穿過的純白吊帶連身裙到來，看起來頗像一個小公主，只是她手上拿的不是鮮花或手帕，而是一個她說是飯後甜品的小小蛋糕盒。

「你沖咗涼？」曉晴跼起腳，像緝毒犬一樣細心地在我的側臉嗅著，我點了點頭後，她便露出破案成功的得意笑容：「好香。」

我微微一笑，知道曉晴也一樣，因為她髮間散發的櫻花香味是那樣勾人。

大約半小時後，我和曉晴已經一起簡單地煮了一份牛扒和薯菜，然後倒上一小杯紅酒。客廳的燈光雖然並不明亮但欠缺氛圍，所以我們開了淡黃的小夜燈，配著餐桌兩側心形蠟燭的浪漫點綴。

不知不覺我便投入在當中了，於是我很快速意識到，其實曉晴的建議是對的——在我的家慶祝，或許我真的會安心一點。

「播啲音樂添？」曉晴提議，我點頭說好，便如她提議地點了一些輕柔的爵士樂。

不知為何，有著音樂的陪伴，我們彷彿回到了曉晴初來我家的那個夜晚，好像聊甚麼都可以聊得彼此相視而笑。偶爾，我會切下一小塊牛扒遞到曉晴唇邊，曉晴笑著接過後，又會同樣溫柔地給我餵上她的心意。

我們就這樣說說笑笑地吃著晚飯，彷彿過去的所有誤會與不解都成了過眼雲煙，我們又重新開始了。

飯後，我說我可以來洗碗碟，曉晴便笑著拿碟子和餐具走進廚房。那是我整夜第一次仔細看她穿著吊帶連身裙的背影，那光潔如玉的美背看得我漸漸入神了，我開始想象著那兩條吊帶從曉晴雙肩滑落的畫面，然後我輕輕吻在那赤裸的

「阿文」曉晴的聲音從廚房裏傳來，只見她貼心地叫醒了晃神的我：「定係我洗？我見你有啲邋。」

「我洗。」我搖了搖頭，便帶著那久違的生理反應到廚房去清潔碗碟。

曉晴站在一旁看著我，但因為廚房空間狹小的關係，曉晴身上的葡萄柚淡香又像是初初見面時一樣，隱隱約約地和我的呼吸玩著捉迷藏。

我知道我快要忍不住了，所以問她要不要出去先看看電視，但曉晴搖頭，帶著有點頑皮淘氣的笑容說喜歡看我洗碗的樣子，還有喜歡跟我閒聊，讓我不那麼無聊。

「咁貼心。」我輕笑地說，很久很久沒有過很想緊緊抱她上床的衝動。

「咁你幫咗洗碗㗎嘛～」曉晴輕撫著我的肩膀，我與她誘人的雙眼對望一眼後，終於忍不住主動吻她嘴唇。不過因為手上還有滿滿的洗潔精泡，我只是蜻蜓點水地吻後便停下來了。

「你塊面」那時候，我才意識到曉晴的臉頰比平日要紅。

「飲咗啲紅酒㗎嘛～」曉晴雙手捧著臉，眼神帶著接吻後滿足的燦爛笑意。

如果愛可以重新來過的話，如果愛可以忘記過去一切誤會與傷害的話

大概是那一瞬間，我重新愛上她了吧。

碟與餐具都洗好後，曉晴來到雪櫃前拿出一早準備的飯後甜品，是一份朱古力慕斯蛋糕。

或許我應該一早猜到的。只是這樣多了一點驚喜也好。我看著曉晴捧著朱古力慕斯蛋糕出來時那眼角淺淺的笑，不禁也甜笑起來。

「我第一次整咋。」曉晴向我遞了個眼神，我笑著點點頭，不用吃朱古力已經甜進心了，吃了後更被香濃的朱古力香和夾雜著其中的微微苦澀迷得不斷讚歎。

我好想就這樣輕撫她，擁吻她，佔有她。但是那時她拿出心意卡來了，所以我也拿出我為我們購買的純黑皮革編織手繩給她。

很漂亮，曉晴眯眼笑著接過手繩，看了一眼上面刻著的字句後，甜笑地讀出來了：「哇，『Always be with you』啲～」

我有樣學樣，拿著她送來的卡在手中輕聲笑道：「哇，心意卡啲～」

「你都未睇！」曉晴皺眉笑著，像跟小孩可愛地吵架：「哇咩哇啫」

我知道她的意思，所以立刻就拿起來讀。而曉晴也確實在等待著我，像想聽到我讀完最後一句般，眼神含情脈脈地等待著。

我一句一句地讀著，終於讀到最後一句的時候，我想我的靈魂已再次敗給了她。

「原來已經一個月了，但這或許只是愛情的種子。我們才剛開始，難免會因為還不夠熟悉而手忙腳亂。不如就由現在開始，重新去認識、去深愛一個更真實的彼此？」

「好唔好呀？」曉晴往前傾，輕輕向我靠近地呢喃。

那一刻，任何話語比起接吻都是多餘的。

我閉目親上了曉晴柔軟的嘴唇，她的雙手搭著我的肩膀，讓我吻得更加緊密。大概因為太久沒有主動深情地接吻，那陌生又帶點熟悉的觸感，剎那間便讓我慾火焚身。

你是愛我的

我一下將曉晴壓在梳化上，她乖乖就範地迎著我的吻。

我們重新愛上了這是真的

我和曉晴彼此的舌尖在唇邊縫綫游移，每當雙唇交合，便盪開一陣陣愛的美聲，或牽出剔透的吻絲。濃烈的朱古力香像催化劑，薰得我倆都像上癮般閉上了眼，只顧從狂熱的吻中索求對方最深的靈魂

「嘎啊」曉晴緊緊抱著我地輕聲呻吟，我不假思索地把她抱進了房間。

曉晴在我的懷抱中是那樣乖乖地凝望著我——彷彿只要我想，就能永遠佔有她。

「等我一等」我喝了一口水以滿足飢渴的靈魂，曉晴也拿著我的杯子喝了一口水，很快便帶著那微微濕潤的嘴唇繼續吻我。

我讓曉晴躺在床上，循著她香滑修長的小腿往上輕吻，然後慢慢將她的純白吊帶裙一點、一點地拉上。那動作彷彿是在偷窺般輕輕拉開窗簾，她的玉腿就這樣大方地展現在我的眼前。

思緒紛飛間，我已吻到了香嫩與溫熱的大腿。那秘密境界近在眼前，卻又像帶著某種禁忌的魔力般不易接近。我往上瞥了一眼曉晴，只見她已經咬牙喘著氣。那樣羞澀的她，彷彿想就這樣乖乖地讓我侵佔那片除了我以外從沒有人深入踏足過的禁地。

你明明那樣需要我，不是嗎？

終於，我的舌頭抵達了那片森林最嬌嫩的花蕾。剎那間，曉晴終於忍受不了地嬌喘出聲，那聲音多麼滾燙與動聽。

曉晴抱著我的頭，像是投降一樣地閉著眼輕聲呻吟，我沒有放過她，往未留下過吻痕的地方都一一吻遍。很快，臉紅耳赤的曉晴便已脫得一絲不掛，她把因微汗濡濕的頭髮撥到耳後，轉而主動地說讓我躺下來。

她並不知道自己臉紅而害羞，還帶點剛才那近乎高潮的迷暈感讓她看起來有多可愛，就像倔強的小女生要表現自己有多能耐一樣。

只見曉晴在我的胸口留下了一道溫熱的吻，雙手再自然而然地脫下了我的棉褲，我的心意已隨身體表現得清清楚楚。

曉晴咬了咬唇，手法很生澀地一點一點除去我最後的遮羞布。當那份最後的束縛終於滑落，壓抑已久的灼熱猛地釋放出來，帶著一絲笨拙的彈動。我和曉晴對視一眼，都不禁眯眼笑了。

「你唔一定要咁做㗎。」我輕輕試探地說。

聽到我這樣說後，曉晴果不其然俯下身，甜笑地凝望著那昂揚的線條片刻，她便仰起頭，散落的秀髮撩過我的大腿又帶起一陣酥麻。曉晴深情而直勾勾地望向我，輕聲地說：「我想啗」

就這樣，她輕輕地吻下去，嘴唇柔軟的觸感與那處肌膚綿密地貼近後，我也不禁倒吸了一口氣地讚歎著。曉晴臉更紅了，有點驚喜地問我：「真係咁舒服㗎咩？」

還沒待我回答，她便已笑著溫柔地包覆著我的一切。

「啊」那濕潤而緊密的包覆感與她舌頭的纏動簡直快要讓我按捺已久的激情全然發洩而出，但曉晴彷彿知道了一樣，停了下來又轉為輕輕舔吻，而且還用溫暖的手輕握著，幾乎像被她完全操控一般。

「晴」我輕輕拍了拍曉晴的手背，一時有太多說話想說反而甚麼也說不出。

可是曉晴彷彿明白了一切地點點頭，伸出食指抵在唇邊，著我甚麼也不用說後，便閉著眼像細味佳餚而不能輕語地舔吻著我。

我無法自拔地輕撫著她的秀髮，凝望著她凌亂的髮絲和陶醉的眼神，我不禁再次被勾起想用電話記錄下來的衝動，而電話就在我不遠處的床頭櫃上。

「嗯唔、嗯唔」曉晴口中輕輕溢出的細碎呢喃，彷彿在告訴我她對我有多麼需要。但她的吮吻卻同時徹底讓我難以動彈、難以記錄，剎那間，我終於不得不棄械投降。

那時曉晴剛好微微退開了，但溫柔的手心還是接住了我灼熱的愛。只見她像近距離看好戲一樣臉紅地看得入神。片刻過後，她帶著滿足的得意笑容向我眨了眨眼，那眼神洋溢著甜蜜的愛意，卻也同時彷彿再次告訴我——我有多需要她，遠多於她需要我。

「我去洗一洗手，順便飲杯水。」曉晴帶著笑意地靠近我的耳邊悄悄道，話語還帶著點香氣：「你休息下先。」

我閉上眼呼著大氣，回想著剛才曉晴投入的樣子，我只覺怎麼也不像只有我需要她——儘管她彷彿掌握了一切一樣。

當房間外傳來曉晴洗手時的流水潺潺時，我忽然像被水流沖得冰冷下來，忽然害怕今夜過後，那重新愛上的感覺與纏綿回憶就會突然蒸發。

我餘光瞥了一眼床頭櫃上的電話，雜亂的思緒，在身體停歇軟弱的時候是多麼容易陷進來。

我坐了起來別過臉去，逼自己想些別的，想待會要怎樣愛擁曉晴，想做愛過後聊的話題，想待會或許要吃的宵夜，都不要想床頭櫃上的電話，不要想、不要想

那時候曉晴剛回來，臉上帶著意猶未盡的笑意，絲毫不像初夜時那羞澀被動的她。只見她赤裸著美艷的身姿，不知不覺便主動從我床頭櫃的抽屜裏取了一片安全套出來。

櫃裏剩下兩片了，感覺今夜或許會用盡也說不定——我這樣想著的時候，曉晴已重新爬上床，依賴地伏在我輕輕起伏的胸口上說等你充電。

因著曉晴躺伏的體姿，她渾圓的柔胸就這樣貼合在我的右臂上，那若有似無的起落，彷彿溫熱地竊語。

有時候，我還是不敢想象如曉晴這般婀娜多姿、萬人喜愛的女生正睡在我的身旁。我憑甚麼呢？在愛情裏的我也搞不清楚。如像生怕只是發了一場甜蜜的幻夢，我幾乎想不眠不休地與她纏綿在一起。

思緒飛馳之際，我終於感覺到身體與慾望的重生，笑而不語的曉晴也配合地讓大腿輕輕搭上來，雖然她只是甜笑著，卻傳達著我最想聽到的蜜語。

我讓曉晴躺在我的枕頭上，輕輕地在那濡濕的花蕊邊游旋，曉晴的呼吸變重了，像想要我立刻進入地帶著陶醉而期待的笑容凝望我。

「想要？」我輕輕前傾地問曉晴。

曉晴抵抵嘴後點頭莞爾——我嘗試說服自己那樣已足夠，但內心還是不自覺地反叛。

「講出嚟。」輕輕的一聲黏膩水聲後，我破開那陣緊緻的溫熱。

只見曉晴深吸了一口氣，雙手緊捉著我的手心，唇還是咬著而不語。

「係咪想要？」我沉入到更深的地方，不放棄地問。終於曉晴帶著酥軟的聲音喃喃道：「想我想要」

那簡單的一句彷彿滿足了我內心角落最缺失的部分，所謂心滿意足大概如此。

「乖」我滿足地笑著後深深地進入，好讓曉晴的空虛也得以被熾熱的愛填滿。

我們就這樣邊吻邊交纏著，猶如密不可分的情愛樹根。大概是曉晴的玉體太過誘人，雖然我剛才已經抵達過一次高潮，身體卻絲毫沒半點麻木，而是格外敏感。

我深呼吸著，放慢了一點節奏。手心輕拍兩下曉晴的腰間，她便知道我想轉換體姿地轉過身去，一切如呼吸般自然。

曉晴，我們的愛會永遠都是如此吧？

曉晴雙膝跪在床上，細腰透著隱隱約約的汗，我輕輕一按她的香肩，她便自覺地雙手也落在枕旁，圓潤的美臀在我面前翹起地呼喚我。

「抬高少少。」我撫著曉晴的翹臀，她點了點頭，便像乖乖學生般照我的指示去做。

這一次我說也沒說便進入了，那緊密的內壁彷彿比剛才迎接得更綿密。曉晴嬌喘著，撐著床的雙手漸漸捉緊了我的枕頭。我滿足地加快速度，如潮汐拍岸般不斷推往她靈魂的最深處。

「啊」曉晴輕輕地吐出嬌羞的呻吟，雖然看不見正臉，但我幾乎可以想象到她紅著臉眯眼喘息的樣子：「好深咁樣我好啊！唔得好舒好」

「唔得？得定唔得？」在那猛烈的攻勢中，我雙手掐緊她的細腰地質問。

「得」曉晴明明搖著頭，顫抖的聲音吐出卻是那樣口不對心的蜜語。

我喜歡她這樣，不能自拔地迷戀她臣服於本能慾望下的樣子。

我揚手朝她的臀瓣掌刮了一下，情到濃時忍不住低吼：「啱先又話唔得嘅？」

「啊啱先」曉晴在那狂潮的衝擊中幾乎組織不了語句，但她沒有叫停我，於是我又更用力地拍在她溫熱的玉臀上，那掌刮之處變得漸漸透紅了，曉晴嗯唔地嬌喘幾聲後，反而翹得與我的肌膚更緊密，不但沒有反抗，反而似更沉溺在那激情的痛楚中。

「好鍾意你咁樣入」一陣斷斷續續的驚歎與呻吟後，她終於說出。

我因她的話語而狂喜，眼前卻頓時閃過阿白的身影，剎那與曉晴重疊又散開。

你享受嗎？——阿白的聲音幾乎像是在耳邊質問地閃現。

我閉目深深嘆息，用力地拋開阿白曾經也在如此體姿下說過類似話語的回憶，但一晃神，身體也就漸漸緩下來了。

曉晴眼見我的節奏轉變，主動提議讓我躺下來。深喘著氣的她臉真的紅透了，沾上點汗的瀏海也變得有點凌亂，但這點亂卻只讓她看起來更迷人。

阿白的殘影與話語仍不成形地瀰漫在空中，我的眼神失焦了片刻，但曉晴此時卻笑而不語地跨坐了上來，以她溫熱的肌膚與婀娜的腰姿，強行將我游離的雙眸拽回這場彷彿永不結束的慾望裏。

「啊」曉晴豐盈的雙峰隨著她一次次的起伏如波浪般輕輕搖曳。我想起初見她時便是被那衣服後隱約的輪廓勾去了魂魄——而此時此刻那美景就在眼前。我將那溫熱的酥胸揉進掌心，那飽滿酥軟的觸感瞬間填滿了我的慾望與想象，我們愈發激烈的撞擊，它們便越在我的指縫間瘋狂顫動。

「等等」曉晴喘了口氣，忽然有點癱軟地趴往我胸口地吻我臉頰。

只是我不願就這樣放過她，於是用力抱緊後便繼續擺動我的腰姿。

「啊」她沒有叫停我，只是循著我的耳輪在熱吻，又很快似是投降地緊抱著我：「唔好停」

「點解呀？」我其實已經快要忍不住了，但在那一刻，我刻意減緩了速度，深深地呼吸著，讓整體的節奏調慢，身體才勉強能像剎車般死死按捺著衝動。

「我想要你」曉晴緊緊抱著我，近乎哀求地說。

「大聲啲望住我講一次。」我說，彷彿哪處會有人見證著：「想要我做咩？」

只見曉晴半開半瞋眼地望向我，聲音已變得酥軟無力：「想要你喺我入面」

像等了一輩子，曉晴終於說出了她對我的需要。

我用雙眼雙耳記錄下那一刻她愛過的證據，但那樣似乎仍未足夠。

「轉過去」我示意讓曉晴將背轉向我。

只見曉晴二話不說，一如今夜般順從地轉過身來坐好，雙手微微撐在我膝旁的床單上。她雪白透汗的美背在我眼前，溫熱柔軟的玉臀在我掌心前，而無窮無盡的愛，正浸透在我們纏綿的甜蜜之中。

但我真的怕會忘記，怕會忘記她現在多麼需要我。

看看你現在如饑似渴的樣子，你不也是這樣渴求著我的愛嗎？

怎麼從你的口中，也會吐出那天晚上對我所說的話呢？

曉晴背對著我地搖曳著。明明她像是難耐地搖著頭，溢出喉嚨的卻全是令人面紅耳赤的浪潮。我咬牙掐緊曉晴那盈盈一握的纖腰，她順勢將手搭在我的手背上，像是找到了攀附的支點，更加陶醉在起伏的律動中

「其實可能我真係對你太有信心？」

「我只係冇諗到你咁需要我」

現在，不是你比較需要我嗎？對不對？

曉晴意亂情迷的腰線在微光中擺動，美得衝破了我最後的理智。

我拿起電話，終於忍不住把鏡頭對往曉晴的脊背記錄下來。

有那麼一絲擔憂與害怕閃過，但已沉淪在極致歡愉的曉晴一點也沒察覺到。

這樣更好，這樣才來得自然與真誠。而擔憂與害怕在愛情的偉大裏根本顯得微不足道。

你需要我，你要知道自己有多麼需要我。

「嘎啊呼唔得喇」太過激烈了，曉晴稍微歇了下來，但大腿還是夾得多麼緊密。

整個世界上，你最需要的人就是我。

「你話唔得但又夾得咁實，係咪好想要？」我輕輕捏緊曉晴的側臀，她嬌痛一叫後又搖頭地動起來：「係」

「係咩？」

「我好想要」

我不只要眼見而聽，我要永遠永遠不能磨滅的記錄去證明愛的存在。

「係咪想要我射曬畀你？」快要按捺不住的我把電話側側地放回床頭櫃上靠牆躺好，那角度大概能剛好拍到我們的纏綿。唯有將當下記錄下來，才可以讓回憶不敗給時間。

你已經被十多萬人看著你在無數影片中有多迷人，只留一條影片讓我一個人獨佔，那也沒什麼吧？

「係」曉晴搖曳得更用力，她那愛的嬌喘幾乎傳遍全身連靈魂深處都在呼喚我的奉獻。

「講全句」放好電話後，我再次捉緊曉晴的臀腰，讓徹底沉淪的她知道自己一輩子也走不了。

「啊我想呼」曉晴碎吟著，我眼前的景象也變得不真實。

「講——！」我連自己的呼吸與靈魂都控制不住地吼出來。

彷彿等待了一輩子，曉晴終於帶著顫抖的極樂吶喊：「想要你射曬畀我」

這就是所有，這就是愛的完全了。

不論天堂與地獄在哪，不論上帝與撒旦是誰，不論過去與未來我們怎麼樣。

那一刻，我已經死而無憾了。

我的愛剎那化成了源源不絕的滾燙愛液泄出。

可是不知不覺間，也化成了永遠無解的毒藥。

高潮過後，曉晴微微鬆開腿，幾乎是癱軟地爬伏在我的右肩旁。我們倆像馬拉松衝線後一樣大口喘著氣，但疲倦的眼神裏卻充滿了歡愉的笑意。

我知道自己今夜已沒精力再抵那樣的巔峰，而曉晴也一樣——我們把自己能給予最好的都已奉獻給彼此了。

死而無憾——我閉上雙眼，再一次在心裏默唸。

我脫下濕透的安全套，簡單地用紙巾擦乾清潔一下後，休息了一會兒的曉晴也坐了起來，輕輕地吻了一下我的臉頰。

「一個月快樂」激情過後，曉晴的聲音格外溫柔，眼神裏盡是清澈得不容置疑的愛惜。

「一個月快樂。」我也像變回了日常的自己一樣，淡而沉穩地向她告白。

我們重新愛上了。

你和我都互相需要彼此，不是嗎？

一切都是那樣完美，完美得我以為這夜會迎來如此圓滿的結束。

但或許是太疲憊了，我忘記了床頭櫃上的電話還在錄影。

也或許是命運捉弄人，電話就在那時候因為通知而震動了一下。

本來斜靠著牆安放的電話，就這樣被微微震倒了平衡

「啪——」那一聲摔落在寂靜的房間裏破開，曉晴和我同時瞥過去，但她的手伸得更快。我輕輕捉著她的手，才剛說等等，她便像意識到一切地愣瞪著我，絲毫沒有了剛才意亂情迷時的迷糊。

曉晴拾起電話，我始終沒法攔住她看見電話背後的真相。

「聽我講」我還可以解釋，可曉晴聽也不聽就刮在我臉上——啪的一聲，我終於醒過來。

我們的夢也醒了。

「點解要影呀？」眼神充滿空洞的曉晴把電話緊捉在顫抖的手中，我瞥了一眼螢幕，那裏正無聲地播放著我的罪證。

「Sorry我會刪咗佢」我低聲囁嚅，下意識想伸手去拿回電話。

可曉晴用力地將電話甩到床上，電話沉沉地反彈了兩下，歸於死寂——而曉晴那時終於崩潰。

「唔係刪唔刪嘅問題呀——！你明唔明——？」曉晴雙手捂著眼睛，聲嘶力竭地咆哮過後，又極力地按捺著自己的微弱啜泣。

「我明」近乎虛脫地跪陷在床的我勉強吐出這兩字，聲音卻弱得連自己都快要聽不見。

「你唔明呀你明就唔會咁做！」曉晴別過臉去，眼裡的憤怒漸漸冷下來。

我還想道歉，但曉晴雙眸的冰冷已凝固成彷彿看陌生人的空洞：「我哋不如算啦」

「或者係我從來冇了解過你」曉晴眼神裏像幻想破滅地輕聲說：「就當我哋呢一個月係發咗場夢」

曉晴想立刻就離開，我連忙要拉著她手，始終不相信她真的不能原諒我有時會感到——可她用力甩開我的手，多麼想掙脫我的挽留。

「唔好掂我！我求下你」她眼神驚恐地舉起雙手，一直以來自覺要保護她的我不自覺地退開，甚至覺得自己好可怕。

「當我最後求你一次」曉晴的聲音顫抖無力地說出那夜最後一句話。

當那話傳到我耳邊的時候，我已經沒有力氣和權利再挽留了。

那夜，我像被抽空靈魂般躺在凌亂的床褥上呆呆望向天花。濕透的安全套被隨意棄在床褥一角，那被曉晴甩掉的電話也近在手邊，但我絲毫沒有再動的慾望。

曉晴不再愛我了？因為我不再是她喜歡的模樣了嗎？為何她無法接受我全部的愛？

脆弱之際，內心剎那被另一把聲音掌控了，但我已無力去對抗。

讓自己變成壞人，把所有罪都放在自己身上，可能會好過一點。

曉晴拋棄你了，像以前所有你愛的人一樣。

係我做錯咗

無論你做了多少好事，但凡你有一點做得不夠好，她都會咬著不放。

但今次係好大嘅錯

愛是恆久忍耐。她不愛你。

唔係咁

癱睡了彷彿一輩子後，我終於撐起自己並拾起電話。一看才知道，曉晴連影片也沒刪就把它丟在這裏了。那影片正無聲地播放著，我沒有興奮，沒有留戀，沒有慶幸，只有萬劫不復的後悔與愧疚。

我知道這一次以後，曉晴真的不會再回來了。

我知道我有多麼憎恨無法挽留住她的自己。

我知道自己只要做過去同樣的事，就像對阿白那樣，只要讓影片不小心地流出，幾乎全個世界都會跟我站在一起。

但過去的我，已經毀掉一個深深愛過卻失去的女生了。

現在呢？

文，永遠都有得揀。

阿白的聲音於混沌之際溫柔地回到我耳邊，彷彿她真的在這裡，在這個她與我曾留下無數溫存的房間。

**你喺我就嚟要放棄自己嘅時候講過
要好好同自己內心對話。**

我很想跟自己說只是因為自己太累所以做錯決定，我很想跟自己說只是因為過去的伴侶無法給我安全感所以我又一次被陰影驅動，我很想跟自己說只是我的原生家庭破碎，我很想把所有事情推到過去。

——但我就是沒辦法做到。

我要走喇

阿白的聲音漸漸飄遠，遠至我永遠無法彌補的距離。

我的淚水終究在目光中化開如霧，世界如灰，我無處可逃——只是我已不想再沉淪於迷霧之中。

過去的一切，我都想永久刪掉了。

對不起。

翌日，我向藍太傳訊息請了一天病假——如果可以的話，我甚至想連這最後一個禮拜的暑假都請掉，就這樣草草結束我在那邊的工作。

只見藍太輸入又刪回，就這樣不斷在那文字前進倒退的循環當中，我蓋過電話乾脆不等待那訊息的到來，但願不是她知道了我和曉晴的事。

三分鐘後，藍太終於傳來訊息——是段一分多鐘的錄音。

點開錄音之前，我的脊背在發涼，連手心也在微微顫抖。但我很快便知道了，那訊息完全不是如我所想般的樣子。

「阿文病咗就好好休息先！」藍太輕笑的聲音在電話的喇叭傳來：「你唔記得我之前同你講，軒仔呢三日都要去個 Training Camp，你禮拜五先返就得，呢幾日你可以好好休息。」

藍太好像有這樣提起過，但我真的忘記了。這幾天實在太多事情發生，太多。

「——同埋呢，我發現我哋九月開始未傾過啲時間。軒仔開學之後佢會」後來，就是藍太開始說起九月新合約的事宜。

在她的心裡，我是個稱職且能幹的輔導員，延續合約是多麼自然而然的事。

「開學之後呢我想佢可以多少少時間係我覺得你啲方法都好有效，不如你再」

思緒斷斷續續，目光散散落落，我努力想像此刻最好的做法。

只是不論我怎麼想，這個禮拜五看起來都會是我最後在藍家的日子。

後來的三天，我幾乎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我用雞蛋與杯麵塞滿空洞的腸胃，用雜念與日記消磨空虛的時間，日子是有因此過得快一點——但我並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快點到星期五。

自從那天曉晴離開以後，我所有能聯絡到她的方式都被封鎖了。

已經再也沒法像以前一樣，只要想念，輕按一鍵便能彷彿抵達彼此身旁。

這個家再一次失去了其他人的聲音。我們一起買的拖鞋還像睡龜躺在玄關，曉晴給我買的情侶襪子還躲在我的衣櫃抽屜裏擁抱著其他衣物共眠——只是這場夢醒了。

不習慣的我依舊會偶爾開電話來看看，看看她會不會突然轉念解封我，而我便有機會真誠地道歉與道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到了星期四的晚上，雖然心裏有數，但奇蹟還是沒有出現。

那樣也好，那樣更好，我在心裏這樣跟自己說。

至少，這樣看起來便不會像甚麼事情也沒發生過。

度過了漫長的夜晚後，星期五終究還是到來。

我換上自己第一次到藍家時穿的衣服，白棉T恤配軍綠工裝褲，那是第一次，也會是最後一次。只可惜從第一次到最後一次所相隔的這個盛夏實在發生了太多事，我們已不再是當初的自己。

我踏著這個夏天走過無數遍的路往藍家去，樹蔭下還留著我與曉晴牽手走過的影子，可風一吹過後光影又變樣。

在門口站了半晌後，終於按響了門鈴，鋼琴門鈴聲隔著木門輕柔地傳來我的耳邊，我瞥了一眼後樓梯，雜念還沒撲來，藍太就先開門了。

「欸，文哥哥到咗喇～」藍太向著正在客廳獨自玩骨牌的軒仔道，臉上掛著一個不知道該怎麼說的尷尬笑容。

以為自己來遲了的我看了看手錶，結果我比平日其實還早到幾分鐘。

「我同佢講咗今日有機會係最後一堂，」藍太趁我脫鞋子的時候向我喃喃道：「所以佢好唔開心。」

那是我三天前在訊息中交托藍太的事，因為我猜如果讓軒仔提前知道這就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話，或許會比當天知道來得好一點。

「阿文你真係唔可以做多一段時間啊？」藍太問，眼神真誠得我不敢接受她對我的重視。

「Sorry」我道歉。除了如此，甚麼也說不出。

藍太是明白事理的人，知道留不住我了，只能無奈地笑著點點頭。我揹著背包走往客廳，正在開放式廚房清潔的 Eva 向我揮揮手，臉上還是親切的招牌熱情笑容。一切是那樣的熟悉，熟悉自然得不像今天以後就不會再有機會來到這裏。

直到我坐在軒仔面前看著他只顧低頭玩玩具，直到我再瞥了一眼走廊深處那緊閉的房門，離別才真正起了實感。

像那次跟同學起了紛爭一樣，軒仔再一次封閉了自己，彷彿對外間所有事物都失去了興趣，除了手上的骨牌以外。

「軒仔啊，今日係文哥哥最後一日喇，你唔好」在一旁觀望的藍太突然皺眉地向軒仔對話，或說抱怨。但我輕輕地向她舉起手說沒關係，她便又帶著她的愁眉苦臉安靜了下來。

我呼了口氣，可以想象到的所有辦法都用盡了，時間也不會剩下多少。我真切地問自己此刻還想要說的話或跟他做的事，於是只問了軒仔一句：「不如你帶我入你間房睇睇？」

從來沒有到過軒仔房間的我，忽然想要到訪一次。軒仔聽到後終於抬起頭，好像隔了一個世紀終於回應我地輕聲說好，便站了起來帶我到他的房間去。

房門打開後，我的雙眼迎來了七彩繽紛的世界，迪士尼主題的床鋪棉被、淡黃色的牆紙配著不同卡通的貼紙和海報，還有一個收納著很多玩具的箱子像寶盒般在角落閃閃發亮著。

但除了這些彷彿每個小孩都會喜歡的佈置之外，更吸引我目光的還是軒仔在他木桌前貼上的一幅蠟筆小畫作。那看起來像是兩個男生在公園牽手、笑得陽光燦爛的樣子。蔚藍的天空、鮮橙的太陽、紅花綠草、幾乎所有關於小孩畫作能聯想到的畫面都在這裡，但我覺得有更多更多不能明說明畫的，還在軒仔小小的眼眸中蕩漾。

日光微微曬落在窗邊，我們坐在房間裡東聊聊西聊聊後，軒仔終於告訴我那是他打算送給好朋友的一幅畫，也就是那位公園認識不久、很合拍的好友。

那樣很好，很有心意——還沒說出我的心聲，軒仔卻已低聲坦白，可惜對方過了暑假就要到另一個地方讀書和生活。

「佢媽咪嗰時話佢哋星期三就要搭飛機去英國，然後邀請咗我去禮拜二個 party，叫我一定要去。我本身諗住畫幅畫送畀佢」軒仔抱著手中枕頭，小小的拳頭一下、一下地打著它，如像打著自己。

軒仔說不下去，我往前傾地蹲在他面前，輕握著他想再打下去的拳頭說：「雖然你咁畀心機畫咗嘅畫送唔到畀佢手上好可惜，但佢一定會記得同你玩得咁開心嘅日子㗎。」

聽完之後，軒仔再沒有捶打枕頭，但眼神還是有點失去力量般垂著：「文哥哥，你係咪都要走喇？」

到那時候我終於知道，軒仔在這幾天承受了多大的打擊。我們都失去了我們所重視的人，而我們都沒有辦法好好道別。

我呼了口氣，坦承自己需要離開的事。在經歷過前幾天的離別後，軒仔沒有問為甚麼了。他只是靜靜地看著我，像是要永遠記得我一樣，眼神多麼清澈真誠。

於是，我想到了我們彼此為對方畫一幅畫的提議：「咁樣我哋如果之後掛住對方，就有得睇呢幅畫。」

軒仔聽到後連回答也沒說出口，但卻立刻微笑地拿出蠟筆和畫紙來。我們盡情地畫，動用不同顏色地畫，忘記時間地畫——終於在黃昏到來之時，我們送給了對方。

不約而同地，我們的畫裏都畫上了一顆愛心。

「記得有人錫你，軒仔。」那是我最後跟他說的話，也是我最想說的話。

後來，天空漸染薰衣草的晚霞，為藍家客廳披上了一層夢幻與哀愁。

「阿文，你真係唔食埋飯先走？」藍太在我收拾帶來的玩具時問了我第二次，我微微一笑，還是給出同樣的答案。

那時候 Eva

到了樓下採購零食和汽水，軒仔二話不說就跟了下去，整個家只剩下我和藍太，還有在房間裡還沒出過來的曉晴——如果她今天在家的話。

「你推薦畀我嗰位導師我都聯絡咗喇，下個星期佢就會上嚟試吓。」藍太坐在梳化上，似乎還有點話想說：「冇咗你，唔知軒仔會唔會變返以前咁。」

我停下了收拾的動作，認真地沉想了片刻後，便坦白了自己也不清楚或不可能說準。但同時，我也很肯定地告訴她：「軒仔有佢獨特同埋叻嘅地方，佢仲好細個，仲要花好長時間認識世界。但如果花啲時間去了解佢、陪伴佢、同關懷佢，我有信心佢應該會成長得好好嘅。」

藍太輕笑地點點頭，我看不出來她認同我的話與否，但都不重要了——我已經把我想說的話都大概說完。

只是在這個地方，我還有些話想單獨跟一個人說而已。

但我真的沒有辦法，只能再次把所有歉意寫成信，從那狹小的門縫中遞進去，盼望有天她會打開來看，不求她原諒，只求她知道我已經刪掉了過去的所有，只求她不會帶著那樣的陰影活下去。

最後，要收拾的都收拾了。

真的臨別之際，藍太像是突然想起甚麼地說：「我使唔使同埋我個女講聲你走喇？我見你哋都有兩句偈傾。」

「唔緊要㗎，唔使唔使。」我搖了搖頭，儘管眼神還是不自覺地飄往了走廊的深處。

「咁好啦，我哋再見喇。」藍太往走廊踏出的半步收回來，向著我輕笑道謝、道別。

我穿好鞋子後重新站好，雙眼快速地掃過眼前的畫面，把那些美好破碎難忘的一切好好記住，然後安靜離去。

直到最後，曉晴走廊深處的房門還是緊緊閉著，如像第一天到來時藍太說得那樣神秘，那樣不可接近，那樣遙不可及。

我對著自己說，這樣也好。

我對著心裡說，這樣更好。

接下來，便是我餘生漫長的救贖了。

——全文完——

【後記】

好多謝所有舊讀者同新讀者呢段時間嘅支持！

唔知你哋睇完故事嘅感覺如何呢？有冇最難忘嘅片段？我知道每個人睇完之後嘅感想都不盡相同，覺得好睇或唔好睇嘅地方可能因人而異，所以我都想聽多啲唔同人睇完嘅感想，咩感想都可以㗎，我諗呢個都係故事同閱讀嘅有趣地方，好多謝你哋每一位睇追故嘅時候願意講你哋嘅體會：)

最後，其實我本身都有寫開故事！如果有興趣，我會留我本身寫嘢嘅 IG 畀你哋 follow，同埋一啲我以前寫過，都想推薦畀大家睇嘅故事。

我哋有緣下個故事再見，好快會再見。

我嘅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hang6cyun4/>